

愛情的三部曲之二

雨



雨

巴金

雨

雨住了，這只是一陣過雲雨，滿天的愁雲都被雨點洗淨了，洗出一個清朗的藍天。那悶熱的空氣也被洗得新鮮清爽。是一個美麗的夜晚。

在一條馬路上走着吳仁民和陳真。這是一個大都市裏的馬路，但並不是熱鬧的一段。馬路中間一條電車軌道伸長出去，消失在遠處的綠樹蔭裏。綠樹叢中現出來一長串的電燈，一個連接着一個，沒有間斷，也沒有窮盡。沒有電車經過。只有兩三部黃包車在馬路上慢慢地移動。幾個行人很快地走過去了，並不說一句話，好像心中守着一種祕密。兩旁人行道上立着茂盛的法國梧桐。一簇簇肥大的樹葉在晚風裏微微顫動，不時撒下來一些雨點，牠們是因喜悅而感動了。

陳真大步穿過馬路，走上右邊人行道，正走到一株梧桐樹下，一些雨點打到他的頭上來。他不顯出驚訝的樣子，只略略把他的散亂的頭髮搔了幾下。他是一個二十五六歲左右的青年，中等身材，一個瘦削的臉上戴了一付寬邊的眼鏡。

吳仁民在馬路中間被一輛汽車阻止了，他隨後也走上這人行道。他是一個身材略高的人，有一個圓圓的臉，脣邊留着八字鬚。他的年紀顯然比陳真的大一些，是三十歲的光景。

「仁民，我說你今天的態度有些不對，你不該和劍虹那樣爭辯。鬧起來不但沒有好處，反給了別人一個壞印象，劍虹的年紀比我們大得多，就讓他一點兒也不要緊。別人常常說我們愛鬧意見，我們卻故意鬧給人家看，」陳真抱怨吳仁民說。

「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的性情差得太遠了，」吳仁民率直地分辯道。「他怪我輕浮，鹵莽。而我卻以為他是一個書獃子，一個道學家。他不曾了解我，我也不會了解他。這本來也是不要緊的事情，就這樣也可以過得去。然而他卻要我也像別人那樣恭敬他，崇拜他，我當然辦不到。」最後的一句話是用很堅決的語調說出來的，他又顯出憤怒的樣子。

「我們也不能夠說他就只有那種心思，這不過是你的猜度罷了，而且你已經有了一種成見。老實說你今天的有些話也太使他難堪了。我從沒有看見他像今天這樣地面紅耳赤的。今天我第一次看見他生氣。這可見鎮靜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陳真說到這裏，他的眼前就彷彿出現了李劍虹的瘦臉和禿頂，和那種氣得站又不是，坐又不是，話又說不出口，只是接連地唸着幾個重複的字的樣子。他不覺笑出聲來，但馬上又改變了語調對吳仁民說：「劍虹有許多地方究竟可以使人佩服。我雖

然不像如水他們那樣崇拜他，但我也不能說他的壞話。」

「如水，你還要說如水從前張若蘭表示願意嫁給他，他卻拿猜疑和猶豫把她拒絕了。他讓他所謂的良心的安慰和他所不愛的家裏的妻子的思念來折磨自己，其實他的妻子已經早死了。到後來他眼睜睜看見他所愛的女子嫁了人，自己好像是一隻斷篷的船，跑到劍虹那裏去躲避風雨，所以無怪乎他把劍虹當作父親那樣地崇拜，而且我想他對於劍虹的女兒佩珠也許還存了野心。」吳仁民嘲笑地說。

「這倒是很難得的事情。有許多人失戀以後不是自殺，就是墮落，或者到處飄泊。像如水現在這樣子，也還算是好的。我想靠着劍虹的力量也許會把他的性情和習慣改變一點，要是他能夠和佩珠發生關係，我也贊成。我早說過他需要一個女子，而且像李佩珠那樣的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對於他倒是很適宜的。」陳真這時不覺想起了三女性的故事。原來他幾年前曾經給他在李劍虹家裏常常遇見的那三個女子起了個「三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的綽號。那三個女子恰恰可以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的三種典型。於是這時候三個少女的面龐又浮現於他的腦際。一個是長睫毛，大眼睛，老是微笑着的團團的臉，那是周如水所愛過的張若蘭。她是一個溫柔的女性，也曾愛過周如水，本來可以和周如水結合的，卻被周如水的怯懦和猜疑把她失掉了。她現在到了遼遠的省分去，規規矩矩做着一

個大學教授的夫人。他還記得她曾經對他說過「我始終敬佩你」的話。一個是淡淡畫了眉毛染了口紅的瓜子臉，那是喜歡玩弄男子的秦蘊玉。據說她曾經有意於他，但是她現在到美國留學去了，雖然最近還寄了一封信給他。還有一個是富有愛嬌的長臉，那就是剛才說到的李佩珠。她比那兩個都要年青，聲音很清脆，臉上常常帶着善意的微笑。她的頭髮很多，平常總是梳成兩根短短的辮子。

「三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我這個綽號倒給她們起得很好！」他想着幾乎要笑出聲來，但是一個思想突然在他的腦裏湧現了。他埋下頭，把他的躺在溼地上的淡淡的影子看了一眼，他吃驚地發見這影子是軟軟的，多麼無力。他明白了。這時候一切對於他不再是像先前那樣地空幻了，在他的前面就立着死的黑影，非常確定。這黑影大步走過來，走到他的身邊，在他的耳畔大聲說：「這些女性與你有什麼關係呢？你自己已經是一個快要死去的人了。」他驚覺地抬起頭要和這熟習的聲音爭辯，可是這黑影又遠遠地隱去了。他知道這並不是幻覺。這黑影對於他並不是陌生的，這一晌來他不知看到若干次了，他不斷地和牠奮鬥，他宣誓要征服牠，然而事實上每當他想到一些可以使人歡樂的事物的時候，牠，這黑影，又威脅地出現了。於是他又繼續着一場更慘苦的鬪爭。

奮鬥的結果是這樣，這是很痛苦的事，然而他並不會因此失掉他的勇氣。他說他非要等到自己連些微的力量也沒有了的時候他決不會撒手的。事實上他並不會說過一句誇張的話。他的心裏充



滿着那樣多的愛和恨，他的前面堆積了那樣多的未做的工作，他當然不能夠就想到躺下來閉着眼睛不看見、聽見一切，不做一點事的那一天，他更不能夠忍受那思想：自己躺在墳墓裏，皮肉化成臭水，骨頭上爬着蛆蟲，而他的那些有着豐腴的皮肉的朋友們卻站在他的墓前爲他流眼淚，或者說些哀悼他，恭維他的話語，然後他們就回去了，回到那活動的都市裏去了，剩下他一個人，或者更可以說一付骨頭，冷清清的躺在土裏。他怕這樣的一天很快地就到來。而且他又知道要是他不和那黑影奮鬥，這日子也許會來得更早一點。所以即使奮鬥的結果沒有用，他還是不能夠撒手的。然而如今在他這樣苦痛地，絕望地奮鬥的時候，他的朋友們卻有許多功夫來爭閒氣，鬧意見，這對於他比那黑影更可怕了。

「仁民，我不知道我還能夠活多久，不過我活着的時候我希望不要看見朋友們鬧意見，」陳真苦痛地說，但他還極力忍住心痛，不要使自己的聲音帶一點悲傷的調子。

「鬧意見，你的話也太過火了。我是從來不喜歡鬧意見的，不過說到主張上來我卻不肯讓步。」吳仁民只顧望着前面，並不曾注意到陳真的臉色。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常常只去想自己所想的，他從來不想到去了解別人，他過於相信自己的心，以爲那是一面最好的鏡子，牠可以忠實地映出每個人的真面目。「我不能夠像如水那樣，自己老是隨隨便便做別人的應聲蟲。你總愛替別人辯護，你總

喜歡說我不是。」

「好，你總是對的。你有健全的身體，你有強大的精力，你有悠久的生命，你自然可以和別人爭閒氣。我呢，我只希望早一天，早一天有一點好的現象給我看，因為我活着的時候恐怕不會久了。我沒有什麼大的希望，我只想早一天——因為我不像你們。」陳真說着極力咬自己的嘴脣皮，為的是不要使眼淚流下來，他從來不會在人面前落眼淚或伸訴悲哀。然而他禁不住要揉他的胸膛，因為他這時起了一陣劇烈的心痛。他接連咳了幾聲嗽。他不能夠再說下去了。

吳仁民恍然記起了陳真是一個患着劇烈的肺病的人，他活着的時間的確是不會長久的了。這是很自然的事，沒有人力可以挽回的。他的死就好像日出日落那樣地確定，而且在朋友們中間早就有人說到這件事情。這並不是新奇的消息。然而在這時候，在這環境裏這樣的話卻有點不能入耳，況且是出於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的口。吳仁民掉頭去看陳真，他看見了一個黃瘦的臉，一雙似乎是突出的大眼睛在寬邊眼鏡下發光，他好像受了鞭打似的掉開了眼睛。於是在他的腦裏浮現出了這個二十五歲的青年的生平：生下來就死了母親；十五歲獻身於社會運動；十六歲離開家庭；十八歲死掉父親；沒有青春，沒有幸福，讓過度的工作摧毀了身體；現在才二十五歲就說着「要死」的話了。這是一件何等可怕而且令人痛惜的事，然而牠卻是真實的，真實到使人不敢起一點希望。他有過一個中

年朋友也是陳真的朋友，那人患着和陳真患的一樣的病，那人也是像陳真那樣地過度工作着，不過不是爲了信仰的指示，卻爲了生活的負擔。那人也像陳真那樣對他說過「要死」的話，後來那人果然死了。看見一個朋友的死本來不是容易的事；更苦痛的是在這人不死之前聽着從他的活着的口裏說出要死的話卻無法幫助他，而這人又是自己所敬愛的陳真。他不覺痛惜地用戰抖的聲音對陳真說：「不要提那些不愉快的事了！我說你應該到外國去休息一些時候纔好。你的身體近來更壞。你也應該好好保重，免得將來太遲了，沒有辦法。你年紀很輕，將來做事的機會還很多。來日正長，不要貪圖現在就賣掉了未來。」說到「來日正長」時他無意間抬頭去望天空。那藍天，那月光，那新鮮的空氣，那綠蔭蔭的樹木似乎都在嘲笑他。他才知道自己是說了多麼殘酷的話了。固然對於他是來日正長，他還有很多的藍天，月光，新鮮的空氣，綠蔭蔭的樹木，他可以隨意地把牠們浪費，他可以隨意地談着未來，等候着未來，然而對於陳真卻不是這樣，陳真是隨時都會失掉這一切的，他沒有未來。所以不得不貪圖現在了。

兩人都不再說話，只顧在這寂靜的馬路上走着，但脚步下得很慢，各人的心情都在很快地變換着。陳真忽然抬起頭去望天空，他仰頭向着無雲的藍天長地呼吸了一口氣。這時候他們正走到十字路口，頭上沒有樹葉遮住月光，也沒有車輛來阻礙他們。月光射在陳真的臉上好像一隻溫柔的手

在撫摩他的臉。他不忍把臉掉開。他喃喃地讚美道：「好美麗的夜！月光真可愛，尤其對於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她又埋下頭對吳仁民說：「你不要就回去罷，我們在馬路上多走一會不好嗎？這樣好的月夜！我恐怕再沒有幾個了。」他這樣說，因為他們快走到了吳仁民的住處。

「你爲什麼說那令人喪氣的話，你也許會再活幾十年也未可知，」吳仁民苦痛地說。「好，陪你多走走是很可以的，而且我比你更容易感到寂寞，我更怕回到家裏……自從我的瑤珠死了以後，我是常常感到寂寞的。家裏就等於墳墓。我要的是活動，是暖熱。家裏卻只有死亡。前些時候我還有工會裏的工作來消磨我的精力和時間。我可以忘掉心的寂寞。現在我卻不能不記起瑤珠了。」瑤珠是吳仁民的妻子，因難產在一年前死掉的。

陳真沒有答話，只顧仰頭看月亮，心裏依舊被痛苦的思想折磨着。吳仁民突然用另一種聲音問他道：「你還記得玉雯嗎？」

「玉雯？」陳真驚訝地說，「你還記起她？我早已把她忘掉了。」

「但是——」吳仁民遲疑地說，他正在開那回憶的門。

「但是——什麼？我知道你還想她，」陳真嗤笑地打岔說。這人的舉動確實使人不大容易了解。他方纔還極力要忍住眼淚，現在卻好像忘了一切似的反來嗤笑吳仁民了。「你總是在想念女人。」

說有了妻子的人，就好像抽大煙上了癮，一天不抽就過活不下去。你失掉了瑤珠，現在又想玉雯了。你看我從來沒有一個女人，我卻依然過活得很好。我不像你們那樣，見了一個女人就好像蒼蠅見了蜜糖一般，馬上釘在上面不肯離開。那種樣子真使人看不慣。秦蘊玉之所以成爲玩弄男人的女子，就是因爲有了你們這些不爭氣的男子的緣故。你們見一個女人就去追逐，包圍，或者只見了一兩面就寫情書給一個女人，請她看電影，上餐館……」

「你的話真刻毒，不過和我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爲我不是這樣的人。你只可以罵倒周如水，但可惜他現在又不在這裏。」吳仁民紅着臉帶笑地插嘴分辯道，他把回憶的門又關上了。

「你爲什麼專門罵如水呢？你不見得就比他好了多少罷。你幾個月以前不是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回事嗎？你讀了報紙上的一個少女徵求伴侶的通信就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寄去的？我那時勸你不要多事，你不肯聽從我的話，一定要寄去。難道你就忘記了嗎？」陳真嘲笑道。

「那是如水慫恿我幹的。」吳仁民分辯說，顯出難爲情的樣子。他最怕人提起這件事情，因爲他依着那女子的通信處把信掛號寄了出去，信固然沒有被退回，而回信也終於沒有來，後來從別處他纔探聽到那是一個男子假冒的。他顯然被人欺騙了，也許那人會拿他的信去做開玩笑的材料。這真正是一件令人難堪的事，別人在他的面前一提起，他就會馬上紅臉。可是知道這事的人並不多，陳真

自然是一個，周如水也是一個，此外還有兩三個人。周如水卻時常拿這事來做抵擋他的嘲罵的武器，他因此有點不高興周如水。

「你還要抵賴呢！」陳真嘲罵道。「不管周如水怎樣慫恿，信總是你親筆寫的。你還記得你的信裏面的話嗎？」

「不要再提那事情，你若要說下去，我就不陪你走了！」吳仁民恐怕陳真果真唸出那信裏的話來。他很發急，連忙把陳真的話打斷了。

陳真果然不說話了。兩個人慢慢地在那似乎是很柔軟的步道上，下面下着脚步。各人都把自己關閉在不連續的思想裏，有時踏着自己的影子，有時望着那天空中緩緩移動的皓月，有時在那明亮的玻璃櫥窗前略略停了片刻，懷着尋求安慰的心情去看那似乎含着熱力的燈光，和種種可以滿足人的需要的東西，因為這時他們已經走進比較熱鬧的街市了。

「我要回去了，」吳仁民突然用一種疲倦的聲音說，這聲音給人聽了是不會起愉快的感覺的。「再走一些時候罷，現在時間還早呢！」陳真誠懇地挽留他說，好像這夜晚別了他，就沒有機會再和他見面了似的。

「不要走了，我想回家去睡，」吳仁民說罷，不等陳真說話就轉身走了。陳真並不挽留他，卻也掉

轉身子默默地望着他的背影。他的腳步並不是堅定的，他走得沒有一點精神，顯然他今天很疲倦。

陳真微微搖頭，嘆息一聲，低聲說了一句：「這叫做沒有辦法。」於是又轉身向前面走了。他依舊慢慢下着腳步，他並不想馬上回家，所以也不上電車。一輛電車過去了，又一輛電車過去了，他還是沒有走了多少遠。他走得很慢，好像他自己也疲倦了似的。

忽然一隻大手在後面拍他的肩膀，他掉過頭去看，吳仁民站在他的身後，兩隻眼睛裏射出強烈的憂鬱的光。

「怎麼你不是已經回去了嗎？」陳真驚訝地問。

吳仁民只是苦笑，並不回答。

「你不是說要回家去睡？」陳真又問。

「我的心裏煩得很，家裏又是那樣冷靜，那樣寂寞。我不想回家去了，所以走到半途又來找你。」吳仁民的充滿了渴望的戰抖的聲音向陳真的臉打來，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吳仁民顯出這種煩躁不安的樣子。他的心也被這情形攪亂了。

「那麼我們兩個同着多走一些時候罷，兩個人在一起究竟還可以談談話，」陳真感動地說，便拔步往前面走。

吳仁民不作聲了，他跟着陳真走。對於陳真的問話他只是用簡短的、含糊的話來回答。他並不注意地去聽陳真說話。雖然他在陳真的身邊走着，可是他的心卻在遠處。

「好寂寞！這個城市就好像是一個大沙漠！」吳仁民忽然大聲叫起來，一隻手抓住陳真的右臂在搖撼。「真，這樣平靜的夜晚我真受不下去了。我希望的是熱鬧激動的空氣。我不要這悶得死人的沈寂，我寧願要那熱烈的爭辯，是的，我愛鬧意見，爭閒氣。你想想看，全身的血都衝到臉上來，那顆心熱得跳個不住，一直要跳出口腔，不管結果怎樣，這究竟是多麼痛快的事。然而現在什麼也沒有。馬路上這樣清淨，月光是這樣涼爽！我們兩個和平地，沒有生氣地問答着，心裏想着一些不愉快的事。真人說我近來大大改變了。我果然改變了嗎？你想這平靜空氣我怎麼能夠忍下去？這寂寞，這悶得死人的寂寞！只有你還可以多少了解我，在這個大都市裏只有你一個人——」

陳真半晌不回答他的話，只是緊緊地咬着嘴唇皮，爲的是要鎮壓住自己的心痛。他看不清楚周圍的東西，他的眼睛被淚珠迷糊了。

「我們進一個酒館去喝酒罷，我現在需要的是麻醉。今天晚上我真不知道把這顆心安放到什麼地方去？」吳仁民依舊用戰抖的聲音說。

陳真開口了：「仁民，你激動得太厲害，你的頭腦昏亂了，你應該休息一下……你還有更多的時



間來奮鬥，你還要經歷許多活動的日子，你怎麼也會像我這樣連這一晚上就忍受不下去了呢……？你不知道在那裏，在那墳墓裏才是真正的寂寞！（他說這句話聲音很低，好像是對自己說的。）現在不是喝酒的時候，你應該回去睡了……讓我把你送回家去罷。」陳真說到這裏掙脫了吳仁民的手，並不等他答應就去把他的手臂挾着轉身走了。

吳仁民順從地跟着陳真走，他並不反抗，他喃喃地喚着兩個女人的名字，除了他的瑤珠外還有一個玉雯。

兩個人的影子在那被月光照耀着的步道上動着。這一次卻不同了，吳仁民的影子顯得十分無力，而陳真的影子卻是那樣堅定，誰也看不出來這是一個垂死的人。

到了吳仁民的家，他把吳仁民安頓睡下了，才靜靜地走出來。他又一次發見自己是在月光下面了。方纔的一切好像只是一段不可相信的夢景。

他走過了冷靜的馬路，又走過了比較熱鬧的街市。他的眼睛裏充滿了紅色，綠色，藍色的 Neon light 的招牌。

汽車過去了，電車過去了，兩三部黃包車無力地在馬路中間移動。接着又是一輛電車過去了。電車消失在遠處了。馬路上又復歸於靜寂。但他的耳邊還留着電車的聲音。這聲音使他忘記了

吳仁民的苦惱。這聲音把他帶到了很遠的地方，帶到很遠的年代，那久已被埋葬了的年代。

在平日陳真很少記起往事的，他自己常常說不應該回想過去，只該想到現在，想到將來。事實上他果然做到了這樣。可是如今在吳仁民的一番舉動以後，那久已被埋葬了的往事竟毫無原因地浮現在他的頭腦裏了。他彷彿看見了那一個白衣少女，那一個代替了他的失掉的母親，第一個給了他以女性的愛的女孩。她曾經和他過了若干個夢景般的月夜。她是他的小母親，他是他的幼年時代的唯一保護者。她把那個和專制的王國一樣的富裕的舊家庭所塗在他的身上的憂鬱與黑暗給他完全洗掉，她給了他以勇氣來忍受一個小孩所不能夠忍受的苦痛。她告訴了他許多美麗的事物。他第一次知道關於電車的事也是她告訴他的。她的在日本留過學的父親常常說他從前乘電車消遣的故事。「將來姐姐會帶你到那裏去坐電車，看房子走路，看樹木賽跑。」遇着他哭的時候她常常這樣安慰他，這樣給他一個希望。他叫她做「姐姐」，因為她比他大四歲。這個希望不但沒有實現過，而且永遠沒有實現的可能了。他還記得在他十一歲的光景，這一個和他多少有點親戚關係的鄰家少女死了。別人告訴他說她死了，而他所知道，所看見的卻只是在故鄉的某山上留着她的小小的墳墓，一個小小的石碑和幾株小桃花。她睡在她的母親的墳墓旁邊。從此這個可愛的少女就消滅了。她的愛撫，她的關心都跟着她的身體一同消滅了。他那時並不知道死是什麼一回事。別人只告訴他：死就

是昇天，她是到天上去了。這昇天的話曾經給他造成了許多美麗的夢景，直到後來另一些事情，另一種生活使他把她完全忘卻了的時候。於是許多的年代又過去了。

現在無意間他又把她從墳墓中挖了出來。這時候他才明白他並沒有完全忘掉她。她還是隱藏在他的深心裏。她從墳墓中出來，並不是一灘臭水，一堆枯骨，她還是一個活潑的少女，尤其是那一雙溫柔慈愛的眼睛一點也沒有改變。她還是他的她。她並沒有死！

「她怎麼能夠通過這許多年代而來到我這裏呢？她還是像從前那樣地來愛護我，安慰我嗎？她是看見我已經走到了滅亡的涯沿，特地來拯救我的嗎？」他在迷惘中這樣自語着，然後他又否定地說道：「不能夠，現在已經太遲了，我已經不再需要她了。我現在只有勇敢地向着那死路走去了，死的黑影就站在我的前面，我遲早會被牠帶走的。」他又問自己道：「我為什麼要顯出悲傷的樣子呢？難道我還害怕死嗎？我的身體內的一部分已經開始在腐爛了。我的一隻腳已經踏進那永恆裏面去了。她的愛對於我還能夠有什麼幫助呢？我遲早是要離開我們的鬪爭的。我會撒手不做一事的。朋友們會繼續着生活，奮鬥，爭閒氣，鬧意見；然而我是要去了，去到那墳墓裏了。我的寫過許多的文章的手會腐爛成了枯骨，我的作過許多激烈演說的嘴會爛掉下來，從那骨頭架子裏會爬出許多蛆蟲。別人會掩鼻走過我的身旁，或者用腳踢我的身體，或者在我的骨頭上小便。從此再沒有人提起陳真這名字

了，好像我根本就不會存在過一般。即使有人提到這個名字，也會批評說：『陳真這傻子，他只顧盲目地亂幹，自己摧殘了自己，真死得可憐！』或者也會說：『陳真真是一個革命家，然而他現在死了。我們應該把他忘掉了。』這時候她的愛對於我又是什麼用處呢？我已經是一個無可挽救的人了。」

於是他的心又起了劇烈的陣痛，他用手去揉胸膛，但也止不住心痛，好像有一把刀在慢慢地割他的心。他喘着氣，他咳着嗽，他靠在電桿上咳了許久，好容易才緩過一口氣來。他就站住不走，把他的紛亂的心曲鎮壓了一下，他漸漸地又提起了精神勸慰自己道：「管那些事幹什麼？便是死在目前，活一天也要幹一天事。」說罷他又邁步往街心走了。

他走過熱鬧的街市，又走過寂靜的馬路，直到深夜他還在街中走着，因為他的住處是在一個偏僻的地方，而他的脚步又下得很慢，並且不得不因咳嗽時時停步。

他已經逼近他的住處了，只差了兩條馬路。他走進了一條僻靜的馬路，他依舊慢慢走着，他時時抬起頭讓月光撫摩他的燒臉，他的胸膛裏還似乎放着一個又熱又辣的東西，他的喉管好像被一隻手在輕輕搔着。他想咳嗽，但咳不出來，他又想嘔吐，卻極力忍住。

周圍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一個行人，甚至沒有別的影子，除了那街燈。他把他的全付精力用來鎮壓咳嗽和嘔吐，他忘記了周圍的一切。

漸漸地一輛汽車從他的後面馳來，沒有一點大的響聲來驚動他，車夫也不按喇叭。等到快逼近他的時候，喇叭突然大聲地叫了。

他吃了一驚，並不回頭去看，本能地往旁邊一跑。不知怎樣他的腳向前面一滑，把他的瘦弱的身子摔倒在地上。他待要努力掙起來，那汽車卻輕輕地在他的身上駛過。一陣喇叭聲壓倒了他的哀叫。汽車夫馬上加增了速度開着車跑，好像恐怕他會從地上爬起來追上去一般。車中坐了兩對時髦的男女，他們是坐了車在馬路上兜風的。他們坐的是轎車，而且正在裏面調笑，所以沒有注意到外面的事，問汽車夫，汽車夫回答說：「不要緊，不過輾死了一條狗。」

陳真仰臥在地上微微動着，腥血包圍了他的身子。他已經不能夠發聲，除了那低微的喉鳴。頸項以下就不是他平日的完整的身體。只有他的頭部還沒有改變。黃瘦的臉上塗了一些血跡，眼睛微閉着，上面失掉了那一付寬邊眼鏡。

死來了，但並不是如他所想像的那樣。他死着一個健壯的人的死，並不是一個患着劇烈的肺病的人的死。從那血肉模糊的屍首上看來，別人決不會知道他是一個垂死的肺病患者。月光溫柔地射下來，撫摩着他的漸漸冷了的瘦臉，一直到巡捕來發見他的時候。

在一個會館的義地上，人們葬了陳真。天落着微雨，土地潤溼着，眼睛也潤溼着。周如水和李佩珠兩個人差不多要哭出聲來了。

工人蓋了最後的一撮泥土。白色的棺木完全看不見了。陳真完全埋在地底下了。

「仁民，你說幾句話呀！」周如水拭着眼淚抽泣地說。「這一晌來你和他是最好的朋友……」  
吳仁民沈默了半晌，用手拭乾了他的黏着雨珠的前額，把眼睛在那許多被野草蓋滿了的不認識的墳墓中間輪了一轉，忽然一種異樣的痛楚的感覺來扭曲他的頭腦，他憤然答道：「我有什麼話說呢？陳真的死不是用話語可以哀悼的！」這時候在他的耳邊響起了一個熟識的聲音：「我活着的時候，我不願意看見大家再鬧意見。」他知道這是什麼人的話。他的臉上起了一個強烈的痙攣，他第一次感到了比針刺還要厲害許多倍的心痛。

在他的旁邊李劍虹開口了：「陳真時常夢想着一個殉道者的死，萬料不到卻死在車輪下面，做了一個不值得的犧牲……然而失掉了他，我們卻失掉一個如此忠實，如此努力，如此熱情的同志。像

他這樣的人在我們中間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來……他的死對於我們是一個絕大的損失……」他的枯澀的聲音抖着，他用一隻顫動的手握着他的女兒佩珠的手，用另一隻手揭下頭上的草帽，讓他的禿頂被微雨來灌漑。他深深地俯下了頭。

衆人繼續沈默着，直到一個瘦長的學生叫起來：「我們回去罷，再留在這裏也沒有什麼用處。」

「好。走罷，我們的哀悼是在心裏，不必管什麼形式，」李劍虹說。

「是的，再不走恐怕雨會落大了，」周仁水依舊帶悲聲說。他忽然注意到李佩珠頭髮上積着不少的雨珠，差不多要沿着髮腳滴下來。他便毫不躊躇地揭下自己頭上的草帽遞給她，一面說：「佩珠，看你的頭溼得像這樣，你拿我的帽子去遮遮雨罷。」

一個微笑把李佩珠的臉上的愁容驅散了，她搖了搖頭回答說：「周先生，謝謝你，我用不着牠，我們就要回去了，我今天忘了帶傘，爹本來叫我帶傘來的……」她的話好像還沒有說完就被她嚥住似的。這時候她開始跟着她的父親轉身走了。

吳仁民走在最後，那個名叫方亞丹的瘦長學生忽然在前面掉頭來對他說：「仁民，忘了陳真罷。人死了，他的責任就算盡了，我們不要再去想他，最好把他當作不會存在過一般。你應該記得人們常常說的那句話：『人死了，道還存在着呢！』我們不要再哀悼陳真了，在我們中間已經沒有陳真這

個人了。」

「但是你就從不會想到有一天你也會像他這樣地躺在泥土裏，別人會在你的墳前說：『我們中間已經沒有他這個人了，他好像就不會存在過一般』嗎？我問你能不能夠忍受這思想？」吳仁民抬起頭用憤激的眼光看方亞丹，瘋狂似地問。「這不是他的問題，這是我的問題。」

「你的問題？」方亞丹驚訝地問。「這意思我倒不大懂得了。快點走罷！爲什麼老是說死人的事？他們已經走得遠了……你爲什麼不戴一頂帽子？你的頭弄得這樣溼！快點走罷，再遲一點恐怕會趕落一部公共汽車。」他說着便開始大步向前面走去。

他們兩個走到汽車站時正來得及上汽車。車裏擠滿了人，已經沒有座位了。車身顛播得很厲害。一路上周如水不住地和李佩珠談話，李劍虹和方亞丹有時候也插入說幾句。只有吳仁民沈默着。雖然這和他平日的習慣不合，可是衆人也不去注意他。

汽車到了終點，衆人陸續下了車，周如水跟着李劍虹父女搭電車回去。

「仁民，你回家去嗎？」方亞丹問。

開始在微雨下面大步走着的吳仁民掉過頭看他一眼，遲疑了一下纔默默地點點頭，把脚步停住了。



「那麼你爲什麼不搭電車……我也要到你家裏去，我要去取一本書，你前天答應借給我的。」  
「好罷。」吳仁民應了一句，這好像是一聲長嘆。

電車在他們的面前停住了，他們跟着別人上了車，於是電車又向前走了，向着那些長的街道，熱鬧的和僻靜的，駛去。

他們從電車上面下來，雨還沒有住。他們大步走到吳仁民的寓所。吳仁民開了門進去，走上樓，又開了住房門上的鎖。兩個人是在二樓裏面了。

吳仁民脫了潤澤的西裝上衣，掛在壁上，自己就往窗前的一張沙發上面一躺，接連吐了幾口長氣，顯出十分疲倦的樣子，燃了一根紙煙吸着。

方亞丹在桌上的書堆裏翻出了他要的那本書，英譯本的妃格念爾的回憶錄，拿來挾在腋下，正打算走出去，忽然注意到吳仁民的神情，便關心地問道：「仁民，你怎樣了？」

吳仁民並不回答，只是喃喃地唸着陳真這個名字。抽完一根紙煙把煙頭拋了，又燃了一根來抽。  
「陳真是一個很好的同志，像他那樣熱心，那樣能幹的實在不多！」方亞丹感動地讚嘆道，但是

歇了歇他又加上這幾句：「然而他現在已經死了。我們應該忘掉他，我們會有更多的新同志。」

吳仁民狂亂地搔着頭髮一面粗聲答道：「是的，我們會有更多的新同志，可是再沒有一個能夠

像陳真那樣的了。」

「你說，再沒有一個能夠像陳真那樣的？」方亞丹驚訝地說，「你怎麼今天老是說喪氣的話？難道你連這樣的一個打擊也受不住？」

「受得住和受不住，又有什麼關係？我說血只有用血來洗的！」吳仁民從沙發上跳起來，把煙頭擲在地上用腳踏熄了，又用一隻手壓在桌子上，看得出來他是把全身的力量都用在這隻手上面，然而那張方桌極下面動也不動一下。「我說我們的方法太迂緩了。不錯，我們會有更多的新同志，可是我們也還有更多的不值得的犧牲，像陳真那樣。單是陳真的血就迷住我的眼睛了，我怕還有那更多的新同志的血……我不能夠忘掉陳真，你看你手裏那本書不就是陳真的嗎？那上面還有他親筆寫的註釋。我們能夠說他已經死了嗎……老實說，你還不懂得陳真，在你，在劍虹他們，失掉陳真，不過失掉一個忠實勇敢的同志，他遺下的空位是很容易填補的。然而我卻失掉一個最了解我的朋友。我認識他，不僅像一個同志，而且還是一個朋友，一個有着黃金的心的朋友……你們說他是死了，可是你們不知道他是怎樣地不願意死，甚至在劇烈的肺病蠶食着他身子的時候，他還不肯撒手放棄一切，還竭力和死掙扎。然而一輛汽車從他的頭上碾過，你們就說他是死了……你們都忘了他，但是我現在在什麼地方去找他？我又在什麼地方去找那個最了解我的朋友……」他絕望地說着，把手捏成

拳頭在桌上打了幾下。

「仁民，你說這些話又有什麼用處？你要知道陳真死掉了，我們還活着，我們要活下去繼續他的工作。只要我們的工作不毀滅，陳真的精神也就不會死。」方亞丹理直氣壯地勸告道。

「精神不死，這不過是一句騙人的話，我就不相信牠！」吳仁民憤憤地說。「工作，工作，難道我們就只是爲工作生活的嗎？不錯，我們要活下去繼續他的工作，可是那時候他的骨頭已經腐爛了。誰看見他的精神活起來？你看！」他說着伸手去指牆壁上的一張女人的照像。「這是我的瑤珠。她死了，她的精神也就死了。從前我每次回家稍微遲一點就要使她耽心，或者寫文章睡得晚一點，也要被她催幾次。她關心我的飲食，關心我的衣服，關心我的一切，有時我不肯聽她的話，就使她流眼淚。可是現在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現在隨便做着什麼事情，她卻不能夠對我說一句話了。同樣陳真常常說他有他的愛，有他的恨，他把愛和恨放在工作裏面，文章裏面，撒布在人間。可是現在他所愛的還在受苦，他所恨的還在作惡，他自己就已經不存在了。我們看見誰受到他的愛，誰又蒙到他的恨來？黑暗，專制，罪惡依舊統治着這世界，可是他現在卻不能夠從墳墓裏爬出來說「我反抗」的話了……我說我們的方法太迂緩了。不管我的身體怎樣強健，有一天我也會像陳真那樣地躺在地下，在我的上面黑暗，專制，罪惡，那一切都仍舊繼續着狂歡，然而我到那時候，連呻吟的力量也沒有了。這是不能夠忍受

的！」他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便又拿了一根紙煙燃起來猛烈地抽着，一面走回到沙發前躺下去，他坐得很快，好像跌倒在那上面一般。

「你太興奮了，而且你太熱情了。」方亞丹誠懇地說。「我們從事革命工作的人，應該有一個冷靜的頭腦才行。你太熱情了，怪不得有人說你鹵莽，又有人說你是一個羅曼諦克的革命家。要知道革命並不是一個政變，也不是一個奇蹟，除了用你所說的迂緩的方法外，恐怕就沒有便捷的方法了。革命是不能速成的，所以我們必須忍耐……」

「是的，必須忍耐，」吳仁民大大地噴出了一口煙便嗤笑起來。「我知道你還會說：怎樣地著書，出刊物闡揚真理，或者先到外國去研究幾年，熟讀幾本厚書，或者甚至把畢生的精力耗費在舊書堆裏，然後自己寫出一兩本大書來，就相信這幾本書會造成一種智的潮流再來感動千千萬萬的人。我勸你不要再做這種夢了。我告訴你，這許多年來李劍虹就做着這種夢，他見着一個青年就向着一個青年鼓吹：應該怎樣讀書，研究學問，學習兩三種外國文，到外國去留學，今年到日本，明年到法國，後年又到比國，這樣跑來跑去把一個人的青春跑完了，於是回到中國來，做什麼來唱高調！因為他們還不知道怎樣把販來的洋八股應用到中國社會上去。其實唱高調的那些還算是好的一種。這時候稍微有一點霧就會迷了他們的眼睛，升官發財在從前是他們所痛恨的，如今卻變成了可走的路了。這就

是劍虹的成績，他把一個個有着獻身的熱誠的青年都送進書齋送到外國去，在那裏把熱情銷磨盡了才回到中國來，或者回到運動裏來。一個個的革命青年就這樣地被斷送了。聽說你不久也要到法國去，好，希望你好好地在那裏販點革命方略回來。」

「我——我不——一定……」方亞丹遲疑地辯解說，全個臉都變紅了。兩種思想在他的心裏交戰，他再也說不出第二句話。

「不一定？」吳仁民譏諷地說，「就說不去，不更痛快嗎？老實告訴你，大學校，實驗室，書齋只會阻礙革命的精神。讀書愈多的人，他的革命精神愈淡薄。我以後不高興再在大學裏教書了。那些資產階級的子弟是沒有多少希望的，我們只該去注意貧苦的青年，我們不必去替資產階級培養子弟。資產階級的子弟，好的至多不過做個學者，然而學者只會吃飯。我最不滿意劍虹的，就是他開口是學問，閉口是讀書，他的理想人物就是個學者。你想，拿書本來革命豈不是大笑話！我看不慣他拿『讀書』兩個字來麻醉青年，把青年騙得到處跑，所以我常常和他爭吵，陳真怪我愛鬧意見，我知道這事情會使陳真痛心，然而我不能夠讓劍虹去做領袖。」吳仁民說到這裏又拿出了一根紙煙，但並不去燃牠，卻用兩根指頭把牠來揉來揉去。

方亞丹是比較相信李劍虹的，而且多少受了一點李劍虹的影響，所以他不能夠同意吳仁民的

話，不過他也略略了解吳仁民這時候的心情，便也不再多說話，只淡淡地搖頭說了一句「你的成見太深了。」接着就說：「我去了，後天再來看你。」他開了門，用很快的脚步下了樓梯，走出去了。這些聲音很清晰地送進吳仁民的耳裏。

「又是一個李劍虹的弟子。」吳仁民嘆息地說了一句話，就不再作聲了，他把紙煙燃起來狂抽，同時在想李劍虹究竟具有着何種力量可以使一般青年那樣地信仰。他愈想，愈不能夠了解，同時愈感到自己的孤寂。

門上起了重重的叩聲。

「進來。」

門開了，一個黃瘦的長臉擲進來，接着是穿着藍布短衫的身體。

「蔡維新叫我來拿稿子的，」樸實的臉上露了不自然的微笑。他站在吳仁民的面前。

「呵，我倒忘了！」吳仁民吃驚似地站起來走向桌子那邊去。「文章昨晚就寫好了，他原說今天早晨來拿的。」他在書堆裏去找那篇文章。

「今天早晨大家忙着開會沒有人空，所以到現在才來拿。他還說紀念陳先生的文章要請你快些做。」那人客氣地答道。

吳仁民把文章找了出來，順手遞給那人，一面說：「你拿回去罷。告訴蔡維新，我明天去看他。今天人太疲倦了，剛剛從陳先生的墳地上回來。」

那人並不就走，卻改換了語調問：「陳先生的墳已經做好了嗎？」他的眼光定在吳仁民的憂鬱的臉上。

「是，弄好了，那地方蔡維新知道的。」

「我們要去看他，陳先生那樣好的人會碰着這種慘死……他媽的，我們要替他——」話沒有說完就被他噤住了。他急急開了門出去，吳仁民沒有再和他談一句話的時間。然而他的未說出的話，吳仁民已經懂得了。

那個漢子的未完的話給吳仁民留下一線的希望，但是漸漸地希望又消失了。

於是寂靜統治了全個房間，再沒有一點聲音響起來。

吳仁民在房子的中央茫然立了一些時候，不知道應該怎樣做，隨後又走到沙發前坐下去。他不再抽煙了。他的眼皮疲倦地垂下來。他的思想變得很模糊，他終於忘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

一個黑影忽然在他的面前伸長起來。是一張瘦削的臉，上面戴着一付寬邊眼鏡。

「陳真！」他驚訝地叫道。

那黑影照常地坐在方桌旁邊一把椅子上，在書堆裏拿了一本書翻開來看。

「你已經死了！我們今天才埋葬了你！」

「那只是假象，我並沒有死。」那黑影抬起頭看他，一雙發射出綠色光芒的眼睛凝視着他的臉。但那雙眼睛馬上又埋下去了。接着是一陣使人顫慄的慘笑。「我並沒有死，我是不會死的。」

「我不相信，你拿假象來騙我！」吳仁民半憤怒半惶恐地說，好像在和自己爭辯，他想他的面前似乎並沒有黑影，那只是心的幻象。「你已經死了，一輛汽車在你的身上駛過，就把你的生命取去了。我們已經把你埋葬了，永遠地埋葬了。」

又是一陣慘笑，這一次黑影並不把臉抬起來。「你以為一個人能夠死得這麼容易嗎？我費了一生的精力來做一件工作，現在這工作還沒有完成，我就能夠閉了眼睛死去嗎？一輛汽車，幾個兜風的男女，這和我一生的努力和工作成績比起來，算得什麼一回事？他們決不能夠毀滅我的。我是不會死的。我要留一個長長的陰影在所有的人的頭上，使他們永遠不會忘掉我。」

「你在說謊！」吳仁民好像在和自己爭辯似地說，「我們就會忘掉你的，而且方亞丹已經說過應該把你忘掉了。你不會留下一點陰影。就在現今，人們一樣在享樂，在競爭，在鬧意見。而且每天晚上甚至在深夜，你在這屋裏就可以聽見許多兜風的汽車駛過，也許每天晚上都會有一個像你那樣的



犧牲者，然而你呢，你在什麼地方呢？你的陰影又在什麼地方呢？我說，只要過了一些時候，別人提起真就會驚訝起來：『好陌生的名字呵！』你還拿永生的話來騙自己！我不相信，我什麼也不相信了。」

那黑影又把頭抬起來，一雙綠色的亮眼睛銳利地在吳仁民的臉上輪了一轉，這眼光非常深透，使得吳仁民的脊梁上也起了寒慄。突然一個陌生的莊嚴的聲音響徹了房間：「你說我什麼時候會經對你說過謊？我從不曾欺騙過自己。我告訴你：我們的努力不會白費的。將來有一天那洪水會來的。那樣的洪水，地球上從來不曾遇過。牠會來，會來淹沒那一切，掃除一切，給我們洗出一個新鮮的世界來。那日子一定會來的。你現在應該忍耐。」

提起忍耐兩個字，吳仁民的憤怒又被激起來了。他瞥見了那黑影手裏的書，「社會科學叢書之一」幾個字鹵莽地撞入他的眼簾。他知道這正是陳真著的那一本解釋他們的主義的書，在青年中間散布得很廣。「忍耐？你也要說忍耐？究竟還要忍耐多久呢？是不是要等到你這本書傳到了每個人的手裏每個人都能夠了解牠的真義的時候嗎？我告訴你，那一天是不會有的。書籍根本就沒有用。如水不就是被書本弄成了現在這樣子嗎？還有劍虹，簡直成了一個書獃子。老實說我現在不再拿讀書的話騙人了。我在大學裏教了差不多兩年的書，還沒有宣傳到一個同志，而且連給資產階級培養子弟的功勞也說不上！把你的社會科學收拾起來罷，要革命，還是從行動做起，單是在一些外國名詞裏

面繞圈子是不行的。我說現在的社會科學確實需要大革命。全世界的學者如毛，但是到了大革命發生時便是連他們也只配陳列在博物館裏了，你們不能夠讓青年再中他們的毒。」

「你爲什麼對我說這些話？你知道我不是那樣的人。」這不再是陌生的聲音，他認得這是陳真的。他知道陳真是怎樣的一個人：拋棄了富裕的家庭，拋棄了安樂的生活，拋棄了學者的前途，在很小的年紀就加入到社會運動裏面，生活在窄小的亭子間裏，廣大的會場裏，簡陋的茅屋裏，陳真並不是一個單在一些外國名詞中間繞圈子的人。他怎麼能夠拿那些話來責備陳真呢？他想：「我錯了。」但忽然他又警覺似地自語道：「陳真不會到這裏來，我是在和我自己辯論罷！」

「我們是應該忍耐的。這不是說忍耐地受苦，是說忍耐地工作，到最後勝利的時候。那一天會來的，雖然我們自己不會看見，但那一天是一定會來的。」這又是陳真的聲音。

他的頭腦發生了熱和痛，陳真的話直向着他的腦子打來。他想一定是陳真在這裏說話，因爲他決不會和自己辯論，向自己預言，因爲他決不是一個說教者！

「這是你，這一定是你！」他狂熱地叫起來，「我在和你辯論。說話的一定是你，因爲你是一個說教者！我不是！」

然而這一次他錯了，說話的確實是他自己，這屋裏並沒有陳真，他在和自己辯論。

他的叫聲使他力竭了，可是在這屋子裏並不會生出一點回響。除了他的頭腦外，再沒有一件東西使他感覺到他曾發出過一些叫聲。

屋子裏老是靜寂的，直到三四聲尖銳的汽車喇叭聲響起來的時候。

夜來了，屋子裏黑漆漆的，他不知道夜是早或是遲，他也不去摸表出來看。

他直伸伸地躺在沙發上，身子軟弱無力，連動也不想動一動，他覺得自己已經死過一次了。

## 三

「你的那本書，妃格念爾的回憶錄我拿給佩珠去看了。前幾天忘記告訴你，」一天方亞丹來看吳仁民的時候這樣對他說。

「她不見得就了解罷，」吳仁民隨便應了一句，態度很冷淡，依舊在抽他的紙煙。

「爲什麼不了解呢？那真是一本好書，我讀了，是流過眼淚的，」方亞丹熱情地說，兩隻眼睛光閃閃的。

「這樣容易流眼淚，你們的眼淚太多了，」吳仁民冷淡地說，其實這冷淡只是表面的，他的心裏

卻有一團火在燃燒，「我們除了眼淚外還應該有別的東西流。」

「你只會說空話，正和妃格念爾讀過的那首長詩裏面的英雄一樣，」方亞丹氣憤地說。「到處散布雄辯的話語，然而只限於空談，決不會做過一件實在的事。話語縱然說得激烈，終於是話語。」

「是的，你們連激烈的話語也不敢說，」吳仁民只說了這句就閉了口，因為他忽然記起了陳真的話，原來當初陳真把這本書送給他的時候陳真曾經對他說過：「我已經把牠讀過了四遍，我每讀一遍總要流不少的眼淚。我在哭我自己，我自己太軟弱了。」於是他忘記自己地高聲接下去說：「我們太軟弱了。」他又改變了語調說：「我們都是說空話的，無論是到外國去，或者留在國內，我們都是一樣地過着小資產階級的生活，而且說空話。陳真也許是對的，我們太軟弱了。在那樣的一個女性的面前我們的確都應該流淚。」這聲音並不是尋常的讚嘆的聲音，這裏面盪漾着渴望、憤怒和悔恨。

方亞丹起先並不說話，他被吳仁民的話語感動了，然而在他與吳仁民中間究竟隔了一些柵欄，兩種差異的性格是不能夠達到完全的相互了解，不僅是因了年齡的相差。方亞丹的經驗比較是少些，他更樂觀；和每個新加入到社會運動裏面的青年一樣，他沒有什麼創傷，他只顧看前面，決不會想到回顧上面去。

「仁民，你近來太激動了，同時也可以說是太傷感了，」方亞丹誠懇地勸慰說。「像這樣下去，我

恐怕你會變成一個羅亭式的人物。難道你的思想上起了動搖嗎？不然你爲什麼這樣煩躁？」他說到最後想把話收住，但已經來不及了，因此他頗有點後悔，覺得不應該懷疑這個比較老一點的同志。他很想再說幾句話補正他的前言，可是吳仁民已經接口說下去了。

「你不了解我，亞丹，你還不了解我。思想上起動搖，那決不會的！這傷感，這煩躁，是對於某一部分同志的反感，同時也正是一種新的生活的醞釀。是的，一種新的生活，我要把過去的生活結束了。以後至少也得做一個像陳真那樣的人，不再在書堆裏或者外國名詞中間繞圈子。也許我的舊習慣太深了，很難擺脫掉，得不到新生也未可知，但我總要努力掙扎。如果得不到新生，就讓他澈底滅亡，我不願意再在矛盾中間過活。而且我勸你，以後不要過於迷信劍虹，否則你將來會後悔的。」

「仁民，我總覺得你有些成見，你爲什麼故意和劍虹作對呢？他在中國的確是一個很難得的人。他的信仰的堅定也是一般人所不及的。不然爲什麼會有許多青年那樣相信他，甚至把他當作父親一般地看待？你看，這樣大的感化力量！」

「是的，這樣大的感化力量卻不能夠感化自己的女兒，」吳仁民冷笑道。

「這又是你的成見了，」方亞丹半笑半氣地說。「佩珠也是一個很好的女子，很可愛的女子，思想似乎也不錯。她什麼時候得罪了你？你這樣不滿意她！」

「一個很好的女子！我只記得陳真的話：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陳真常說的三女性中，兩個已經有了歸宿，現在只剩她一個了，且看她的結局又如何。」吳仁民說罷，又冷笑起來。

這時候，被稱爲「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的李佩珠卻在自己的房間裏，躺在一把藤椅上熱心地讀着一個寒冷的國度裏的革命的女性的自傳，那一本使得許多人流淚的回憶錄。她已經接連地讀了幾天了。

她的英文程度使她不能夠讀得很快，但她並不因此減少一點興趣，至少她懂得大意，並且陳真在重要的地方還附了譯文。那一本十六開本的大書裏面的每一個字，即使是不認得的，也都像一點火星似的把她的血點燃了。她的心開始發熱起來，額上冒着汗珠，臉紅着，心怦怦地跳。好像她的全個身體裏有什麼東西要滿溢出來一般。她自己也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不過她覺得有一種含糊的渴望在身體內呼喚她，這種渴望是她從前不曾意識到的。

在她的手裏躺着那一本神奇的書，她從來不曾讀過這樣神奇的書。從這書裏面一個異邦的女孩站起來，在她的面前發育生長，長成一個偉大的人格，拋棄了富裕的家庭，離異了資產階級的丈夫，到民間去，從把瑞士學來的醫學知識用來救濟貧寒的鄉村的農民，經歷過了種種的革命階段變成

了一個使沙皇顫慄震恐的「最可怕的婦人」一個指揮革命運動的最偉大的領袖，一代青年的指路的明燈，於是在黑暗的牢獄裏被埋葬了二十三年以後，生命來叩門了，她又以新生的精力重回到人間，重回到社會運動裏來。這是何等樣的崇高的精神，堅決的性格與信仰，人格的吸引力！

這一切並不是李佩珠所能夠完全了解的。這種生活方式和她的離得太遠了。雖然以前從父親那裏她也曾聽到過關於這種生活方式的話，但她只有一點很含糊的概念。如今牠是具體地顯現在她的眼前了，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新奇而又富於誘惑力。固然牠是高到她所不能夠達到而且也沒有野心達到的程度，但牠究竟是值得憧憬的呵！

一段話鼓動了她的全個心靈，這一段話是被陳真用鉛筆畫了出來而且附了譯文在旁邊：「有一夜我從夢中醒起來。這是夏天，人人都睡了，不過我們的兩個親戚還坐在洋臺上閒談……她們在談論我和我的二妹利狄亞，說：『利狄亞會變成一個很好的婦人；她會是一個有用的人。然而薇娜卻祇是一個美麗的玩偶。她倒很像那個掛在她的房裏的好看的紅燈籠。在向外的面是很好的，但在靠着牆壁的一面卻是空的。』我把頭埋在枕上，傷心地哭着。這時候我一邊流着眼淚，一邊問我自己怎樣才能做一個好人。」

這一段話不僅指示出來一個美麗的玩偶居然會變為崇高偉大的精神，因而給了她一線的希

望；不僅因了陳真的那些似乎還在跳躍的細小的字跡使她確信這一段話曾經這樣地影響過那一個她所敬愛的人，是的，雖然她不很了解他，但是她因了父親稱讚他的緣故，她也多少敬愛他，尤其是在他死後。這一段話同時還使她記起了一段往事。於是她的過去十九年的歲月又連續地浮現在她的腦裏了。

五歲時失掉了母親，得着祖母和父親的鍾愛，跟着父親生活一值到祖母死的時候。祖母一死，父親便解散了家庭離開故鄉到外面去從事革命的活動。她被寄養在一個女學校裏，那裏的校長是她的親戚，那時候她纔十歲。在那個思想陳舊但性情溫和的親戚的照料之下過了五年，這其間父親的信函成了她的精神上的唯一安慰和指導，可是這樣的信函來得並不多，因為父親在外面的生活是很忙碌的。她的生活因此變得更孤寂了，但父親的愛依舊溫暖着她的少女的敏感的心，甚至使她常常忘卻孤寂。孤寂襲來的時候她屢屢拿微笑驅散了牠。這微笑有時是頗淒涼的，但常常含着溫柔的愛的回憶。她的不喜歡多說話的習慣就是從這個來的。不過因為有了溫柔的愛，或者愛的回憶來溫暖，她所以她不會變做一個陰鬱的人。五年過去了。過慣了亡命生活的父親忽然又安居在這一一個大都市裏，把她從故鄉接了出來，讓她繼續在一個中學畢業後就和父親住在一起跟着父親研究一些文藝上的知識和外國文。



在她中學將畢業的那一年，某一個春天的晚上，她已經睡了，偶然從夢中醒來，聽見兩個同學在談論畢業以後的問題，一個忽然說：「我看佩珠將來一定會吃男人的苦頭，她太軟弱了，而且質地太平凡，不會有什麼成就，她的希望本來也就不大。」這幾句話刺在她的心上，她不敢咳一聲嗽，怕使她們知道她已經醒過來聽見了這些話。她卻用被蓋蒙了頭低聲哭起來，哭溼了一個枕頭。

這樣，她也有過和妃格念爾的類似的遭遇了。她也像妃格念爾那樣傷心地哭過了。女人的心並不是善忘的。她後來也常常想到那幾句話，她屢屢問自己，問父親道：「我果然是太軟弱，太平凡，不會有什麼成就麼？」她自己雖然不敢給一個否定或肯定的回答，然而在心裏卻有一個聲音，她自己甚至不認識的聲音叫起來：「我不能夠是這樣！」她還不能夠知道這是什麼樣的呼聲。她的父親似乎更知道她，他回答她說：「你還年輕，還不知道自己。你並不是太軟弱太平凡的人，如果你將來不會有什麼成就，那是我的錯，因為我爲了自己的事常常忽略了你，而且又不曾好好地幫助過你發展，同時我的經濟能力太薄弱了，不能夠供給你受很好的教育。」於是一個微笑驅散了她的不愉快的思想。她被父親的愛感動了。她想只要有着父親在身邊，即使將來沒有什麼成就，在她也是無足輕重的。她太愛父親了，因為她曾經從父親那裏得到慈母般的愛護，因爲只有父親是她的唯一的親人；而且在五年的長期分別之後，那種渴望使她的愛慕變得更爲熱烈了。

父親也是很愛她的，差不多完全過着斯多噶派的生活的父親對於待人接物的態度是十分嚴肅，在平常他很少和別人做一個笑臉，說一句笑話，對於所有來拜訪他的青年，他總是拿出父親般的態度誠懇地勸導他們，因此獲得了他們的尊敬。的確，他是值得他們尊敬的，他自己過着極其刻苦的生活，使人覺得他吃飯穿衣單是爲了維持自己的生存來繼續工作，他好像是只爲了工作而生活的。他沒有個人的愛憎，沒有個人的歡樂，沒有個人的計較。總之，他有着可以做一個教主的條件。而其實他原不是這樣的一個人，不過極力壓制着自己勉強來做這樣的一個人罷了。所以他對待女兒的態度又和這完全兩樣。他的笑容只有他的女兒可以看見，那是她的特權。這笑容給她填補了她不會從人間得到的一切，這笑容把一個父親和一個女兒聯繫得很親密，而且這笑容使他們更近於互相的信賴了。

她自己並沒有澈底的思想，正如她的父親所說。她有時候盲目地接受了父親的思想，不管這是否爲她的知力所能夠了解，只因爲她信賴父親，所以也信賴父親的思想，然而有時候她也懷疑起來，不過她也不去深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她的面前從來沒有放着嚴重的問題，一切都已經由父親給她解決了。

的確，父親是愛她的，因爲愛她，所以他願意讓她也過着他那樣的刻苦生活。他是靠着譯書賣

文過活的，有時也偶爾在大學裏教幾點鐘的課。經濟的來源自然並不豐裕。他便讓自己一個人吃苦，而使他的女兒過着稍微富裕一點的生活。譬如在家裏做飯，他自己願意吃素，卻爲她特別預備了一碗肉。她了解父親的心情，而且她究竟太年輕了，不是預備來過斯多噶派的生活的，所以她也坦然接受了，或者這不能說是坦然，更應該說是感激。總之她讓父親這樣處置，又讓這處置成了習慣。結果她便被陳真取了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的綽號，而且被吳仁民拿這個來做攻擊她的父親的資料。吳仁民因此常常嘲笑李劍虹不能感化自己的女兒。

然而這兩父女是過活得很和平的，他們都感到滿足，沒有什麼缺陷，沒有什麼悔恨。彼此都成了另一個的唯一的安全和幫助。是的，彼此幫助，無論在生活或工作上。她有時也幫忙父親抄錄稿件。自然除了這個，父親還有信仰，還有事業；女兒還有女朋友，在某一個時期內她和那兩個性格不相同的女朋友張若蘭和秦蘊玉過往得頗爲親密，恰巧湊成了陳真的「三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的數目，從她們那裏，她也曾受到一點影響，一點使她接近於小資產階級的影響，然而如今她們都離開她去了。秦蘊玉還偶爾從美國寄一兩封信來，前幾天的來信甚至讚美好萊塢的電影藝術，紐約城建築的華麗，汽車的衆多，以及夜生活的神祕有趣，差不多變做了資本主義文明的崇拜者。張若蘭嫁了丈夫後就規矩做起溫順的太太來，跟着丈夫到遼遠的省分去了。這兩件事很引起她的反感。尤

其使她覺得難堪的是父親常常說起「女性脆弱」的話，她因此常常對父親暗示說，她將來決不做一個脆弱的女性。然而怎樣才算得是一個不脆弱的女性，她還不十分知道，她只明白至少不會是張若蘭、秦蘊玉一流的人物。自然在那兩個脆弱的女性之後，她又有了幾個比較年輕的女友，至於她是否也是脆弱的女性，她現在還不知道。

然而如今一個不脆弱的女性的典型站在她的面前了。這就是薇娜·妃格念爾。在這女性的面前許多的男子誠懇地、感動地低下頭，許多的青年男女看出了照耀在暗夜裏的明星。這太光榮了。縱然她不能夠明瞭這女性的思想，但是那種熱烈的獻身精神，生死相共的友情和燈一般燃燒的字句是誰都能夠了解的，誰都能夠被牠們感動的，她當然不會是一個例外。何況她因了父親的關係還和那些從事社會運動的人常常見面談話呢。

她讀着，她熱心地讀着。這一本神奇的書把她的全個靈魂都攪動了。這不僅是借書給她的方亞丹和說她不能夠了解這書的吳仁民料不到，連她的父親也料不到，而且甚至她自己也料不到。一本書對於一個青年會有這樣大的影響，這似乎很令人不相信。然而實際上這是非常簡單的事：她的身體內潛伏着的過多的生活力激動着她。她的精力開始在她的身體內漫溢起來，需要着放散了。她到了這時候已經不能夠單拿爲自己努力的事來滿足了，她有着更多的眼淚，更多的歡樂，更多的同

情，更多的愛，需要用來爲別人而放散。所以她的心鼓脹起來，她的眼睛也潤溼了，有時候還落了兩三滴眼淚在書上。但她並沒有悲哀，她只感到一陣痛快。

忽然她珍重地闔了書，捧着牠急急跑到父親住的前樓裏，熱情地對父親說：「爹，告訴我，這本書在什麼地方可以買到？告訴我還有多少這類的書？」她把手裏的一本書放在桌子上，放在父親的手邊。

李劍虹正埋着頭寫文章，聽見她的聲音，便驚訝地抬起頭。他的眼光起先定在她的激動的臉上，然後又落在書上。他微笑了。他溫和地回答她說：「這類的書是很多很多的。我倒也不十分清楚。不過吳仁民也許知道，聽說陳真有些這類的書，現在都在他那裏。你喜歡讀牠們嗎？可以去向他借。」

## 四

吳仁民到會館的義地上去看了陳真的墳墓。一個小小的土堆上面蓋了一些青草，前面豎着一塊小石碑，寫着陳真的姓名。在遠處看，這土堆夾雜在別的許多墳墓中間，一行一行地排列在那裏，叫人看不出有一點分別。

「陳真活着時他常常表示和別的人不同，可是如今他死了，他就和別的人沒有兩樣了。」吳仁民禁不住這樣想，他心裏起了一陣痛楚。

在前面一排的一個墳墓旁邊站着一個女子。她穿着藍布旗袍，手臂上纏了一條黑紗。長長的黑髮差不多要垂到了肩上。吳仁民看不清楚她的面容。

過了一會那女人往外面走了，她的脚步下得很慢，還常常回頭去看她別了的那個墳墓。

她走過吳仁民前面，把臉掉過來，望了他一下。她的眼光和吳仁民的對射着，她的眼睛裏現出驚訝的表情，她略一停頓，過後便把頭掉開，依舊緩慢地往外面走去。

吳仁民看見了她的臉，是一個悽哀的，美麗的面貌。這面孔並不是十分陌生的。他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她，卻又想不起來。他跟了她走出去。

她的高跟鞋的聲音有節奏地送到他的耳裏。她的細長的背影遮住了他的視線。他跟着她走。她並不回頭看，好像不覺得似的。她不坐車，他也不坐車。他沒有目的地，只是盲目地跟着她走，直到一隻膀子抓住他。

他驚覺地看，是周如水站在他的旁邊，帶笑地望着他，一面說：「你在幹什麼？」

吳仁民一時回答不出來，他急急掉頭去看前面。那女人已經不見了。許多男子的背影在他的眼

睛前晃動。他惋惜地嘆了一口氣。

「你又在想女人，是不是？」周如水嗤笑起來。「但是如今不是春天了。」

吳仁民生了氣，漲紅着臉責罵道：「你懂得什麼？你只配做茶房！還是規規矩矩去做茶房罷。」

周如水的臉開始發紅。這做茶房的話是有典故的。因為周如水近來對李佩珠非常殷勤，方亞丹便嘲笑地稱他爲「李佩珠的茶房」。他自然不承認這稱呼，但是事實上他伺候李佩珠恰像一個茶房伺候主人，而且比普通的茶房還更體貼。

「做茶房？我不承認！誰說的？」周如水起勁地說。

「你去問亞丹罷，我用不着管。誰做過茶房，誰明白！」吳仁民嘲笑地回答。他接着又問：「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

「我隨便走走，我一個人在家裏悶得很，出來散散步。」周如水莊重地回答。

「爲什麼不去陪李佩珠？如今不是春天了，又有什麼煩悶？」吳仁民嘲笑地報復說。

「不要說笑話了，我們還是說些正經事。我正想找你談談，我們就同路走罷，我也要到你的家裏去。」周如水換過話題說，他的臉上還有一點紅雲，但下面卻隱藏着得意的顏色。

吳仁民知道周如水很高興別人把他的名字和李佩珠的名字混在一起提說，有時他雖也掙紅

了臉分辯，其實心裏卻十分得意，這種得意常常無意間流露出來。所以吳仁民禁不住挖苦道：「你是下了決心做茶房，那麼就快點進行罷，李佩珠的年紀也不小了，你不要再耽誤她，讓她做個張若蘭。」

這最後的一句話比什麼都厲害地刺在周如水的心上。張若蘭這個名字他已經早把他忘掉了，但這忘掉只不過是表面的，雖然被新的憧憬掩蓋住了，但這個名字給他遺留下的創痕並沒有完全消失。所以一旦有人在他的面前提到這個名字，他就會憶起那個圓臉的女郎來。那個女人曾經懷了全量的愛來幫助他，拯救他；他卻拿猜疑和猶豫把她拒絕了，讓她後來嫁給一個留法歸來的大學教授。他每一想起她，一陣痛悔就會來咬他的心。這時候他就沒有力量來抵抗別人的嘲笑了，好像一個被繳了械以後的兵士。

「張若蘭，不要再提起她了，我請求你，」周如水煩躁地說，完全失了鎮靜的態度。「我現在要把過去深深地埋葬了，完全埋葬了，做一個新的人。我請你們以後不要再提起我的過去的事！」

吳仁民冷笑幾聲，不表示態度。

「我以後要學學做劍虹那樣的人。自然我做不到他那樣子，那是很難得的。劍虹這個人真可佩服。」周如水興奮地說下去，他顯然是在和自己掙扎。他稱讚李劍虹，是要借李劍虹的力量來壓倒另



「一個自己。」劍虹真難得，只有像他那樣的人才算得革命家。你不行，你太浪漫了！」

「是的，只有斯多噶派才配做革命家，同樣也只有斯多噶派才配做偽善者。」吳仁民生氣地說。  
「我自然不配。不過我記得劍虹對誰說過『周如水太頹廢，很少希望』這類的話……」

「我不信，你說謊！」周如水起勁地插嘴分辯說。

「我何必說謊！我又不把劍虹的話當作聖旨！我要罵你就用自己的話罵你好了。何必要捏造劍虹的話來騙你！」吳仁民冷笑說。

「我不再和你爭辯了。總之，近來你的個人主義的傾向很濃厚。」周如水明白和吳仁民爭論下去佔不着一點便宜，他就不再吵了。他做出莊重的樣子說：「我還有正經的話和你說。第一，小川後天從法國回來，你預備去接他嗎？第二，佩珠還要向你借幾本書，我替她拿去。」

「還有第三件嗎？」吳仁民突然問道。

「沒有了。你後天究竟到碼頭上去不去？去的人恐怕很不少。劍虹，佩珠，亞丹他們都去，還有幾個朋友。」周如水微笑說。

「我大約不會去。」吳仁民冷淡地說。「你們已經有很多的人了。」

「我們希望你能夠去。多一個人更熱鬧一點。朋友中沒有一個人不想和小川見面的。佩珠的兩

個女友也要去。她們從前本和小川認識，周如水起勁地說。

「到那時再決定罷，」吳仁民淡淡地回答。他心裏想：「小川回來，又多一個領袖了。」臉上現出一陣慘笑。這笑裏也許含有妬忌，也許含有寂寞。許多時候來藏在他的胸裏的憤懣又揚起了烈焰。那個永遠不能夠解答的問題又來追逼他了：爲什麼在李劍虹這般人的周圍常常會聚着不少的信徒，而他，他懷着一顆誠摯的心去接近一切的人，去向他們宣說他所真實感到的，他所堅決信仰的理論，結果卻使他變成一個最孤立的人，被加上了「輕浮」、「鹵莽」、「浪漫」這一類的評語。他覺得自己並沒有錯過，但他爲什麼要受這處罰呢？

這時候周如水還絮絮在他的耳邊說張小川的種種好處，以及他這幾年來在巴黎留學期中驚人的進步，但是吳仁民早已不去聽他了。這兩個人走在同一條路上卻懷着兩顆心。

他們上了電車。在另一個電車站上有些客人上車來，中間有三個少女。

「你看，佩珠她們來了，」周如水突然用肘去觸吳仁民，微笑地低聲說。

吳仁民把頭略略動一下，卻不說話。

在另一個電車站上又上來一些客人。新來的乘客不住地往裏面擠。把下車的客人留下的空位填補了。李佩珠往裏面移動，差不多要到了周如水面前。

「佩珠，」周如水溫和地喚了一聲，便立起來讓座位給她。

李佩珠和他招呼了，又招呼了吳仁民。她並不坐下去，卻把座位讓給那兩個女友。

三個女郎爲了一個座位謙讓着，吳仁民也站了起來。

另外的兩個女郎終於坐了下去。李佩珠把她們介紹給那兩個男子。周如水很高興地和她們談話。

那兩個女郎都有着圓圓的臉，年青的一個稍微瘦一點，比較好看。兩人的面貌相差不多，是兩姊妹，姓龔，名字是德婉和德嫻。

「佩珠，我剛剛到你家裏去過，沒有見着一個人，劍虹也不在家，」周如水說。

「爹出去打聽小川先生的輪船後天幾時可以靠碼頭，」李佩珠微笑地回答說。「我被她們兩位約去看電影。現在才從電影院出來……但是周先生怎麼會在這電車上？到什麼地方去了？現在又是到什麼地方去？如果沒有事情，何不再到我們家裏去坐坐。爹現在一定也回來了。吳先生也去坐嗎？」

「我沒有事情，不過隨便走走，現在可以陪你們去，」周如水馬上現出滿意的樣子說。

吳仁民暗地一笑，但也沒有說什麼。心裏想：「你方纔不是說有話和我談，要我那裏去嗎？可是

現在見了女人就要跟她走了。真正是個色情狂！這色情狂的綽號也是陳真替周如水取的。陳真死了，而這個綽號卻沒有死。

電車到了某一個站頭，周如水跟着那三個少女下了車。吳仁民一個人留在那裏，留在那擁擠的羣衆中間。電車繼續往前進。開車的也許不是一個熟手。車身震動得很厲害，使乘客時向左右傾倒，於是發出一陣哄然的笑聲。但擁擠並沒有停止。吳仁民望着那些忸然的笑臉，他的心突然感到寂寞起來。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在熱鬧的羣集中間他常常會感到孤寂。比如在電影院，在劇場，廳子裏坐滿了觀客，四周圍都是笑語和吵鬧。這時候他的心就會感到劇痛，他會感到沙漠上似的寂寞。在這熱鬧的人間似乎只有他一個孤寂的人，他的渴望，他的苦痛是完全和那些人的不相關聯。永遠沒有人了解他，也沒有人顧念他。他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一個孤立的人。

電車到了一個站頭，他應該下去了。但他並不動。他不想回家去。他忍受不住家裏的那種孤寂。這幾天來對於他那個房間差不多變成了囚室或墳墓，在那裏只有寂寞和死亡。他不願意回到那地方去。他讓電車把他繼續載往前面走。

電車到了終點。所有的乘客都走下車。他也下來了。他在石子鋪砌的路上慢慢走着。他不知道爲什麼要到這地方來，也不知道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

自然這城市是很大的。在這裏有三百萬的居民。但這和他有什麼關係呢？那三百萬人都是陌生者，沒有一個會關心他的命運。他也許會死在這裏，他也許會叫破他的喉嚨，沒有一個人來管他，也沒有一個人來聽他。「輕浮」、「鹵莽」、「浪漫」這些評語像石子一般打擊在他的頭上。他的那些朋友現在也向他擲石子了。

「就忘了這個世界罷。這個卑下的世界就索性讓牠毀滅也好！完全毀滅倒也是痛快的事，比較那零碎的、遲緩的改造痛快得多。」他這樣自語着，突然一種破壞的激情把他完全佔有了。他想到了他所私淑的一個革命者的話：「破壞的激情就是建設的激情，那是一切生命之永久創造的源泉。」這時候他覺得他澈底了解這句話的精義了。

但這了解也沒有一點用處，牠並不能夠減少他的苦悶，牠並不能夠改變他的環境。相反的，反而使他更覺得自己的脆弱了。他脆弱到只能夠詛咒，只能夠呻吟。

他在街頭走了一些時候，又覺得這樣走着更是無聊，忽然想起回家去睡覺，便搭了電車。電車很快地把他載到了目的地。現在他是向着回家的路上走了。

在路上他的脚步依舊下得很慢，他一方面想回家，一方面又似乎害怕回家。他還不能夠毅然決定要怎樣辦。他只是挨着時間。但是他終於走到了自己住的地方。

他要去開房門上的鎖，才發見他出去的時候忘了把門鎖住。他推開門進去。

房裏有一個人站起來迎接他。他驚喜地叫起來，「怎麼，志元，你來了！」

「我等了你許久了。我看見你沒有鎖門，以爲你馬上就會回來，哪個曉得等了你這許久。我正想走了。」

「你從Y省來的嗎？怎麼你事前不給我一封信？你的行李呢？」吳仁民高興地說，他完全忘卻了先前的寂寞。

「我是最近才決定的，來不及通知你們。我很早就想離開那裏，但總沒有機會。我忍耐了許久，直到最近我實在忍受不住了，我便下了決心不顧一切地跑出來了。現在不曉得這裏有什麼事情給我做……我的行李還在旅館裏。」高志元一面說，一面搖動他的身子，他似乎連五分鐘的耐性也沒有。他很少時候能够安靜地在一把椅子上面坐上一刻鐘的。他是一個三十歲光景的人，一個方臉，一張闊嘴，脣上幾根鬚髭。說話時聲音不很清楚。他這個人連自己的姓也唸得不準確。但是吳仁民卻能够聽懂他的話。在他們分別了三年以後，他的音調並沒有大的改變。

「好，你來得正好。我現在正感到寂寞，你就住在我這裏好了。我們去把行李搬過來，」吳仁民欣慰地說。

「我很疲倦，今天不必去搬行李，橫豎要出一天的旅館錢。劍虹他們呢，他們都好嗎？」

「劍虹他們還活着，只是陳真死了。你知道嗎？」

「不是你寫信告訴我的嗎？陳真是死得可惜。他那樣不顧性命地努力工作，我早知道他的肺病會把他帶去的，但想不到他會被汽車壓死，而且這樣快。」高志元臉上的笑容立刻斂了跡。他嘆息地接連說了兩句：「我來得太遲了，太遲了！」

「是的，我們做事從來是太遲的。劍虹他們好像總覺得我們有的是更多的時間。」吳仁憤激地說。「只恨我沒有方法使他們那般人的眼睛大大地睜開。」

「這不能怪劍虹，他們並沒有錯過。如水寫信來說，你愛和劍虹鬧意見，是嗎？」高志元說着好像自己抱着超然的態度來說幾句公道話。

「那麼你就相信嗎？」吳仁突然問道，他的臉色立刻變了，別人不知道他這時候心裏究竟在想些什麼。他坐倒在沙發上，從衣袋裏摸出了煙盒，取了一根紙煙點燃來狂抽。

「我也不能夠完全相信。但是你的性情我是很明白的。你好像是一座火山，從前沒有爆發，所以表面上似乎很平靜，現在要爆發了。你會噴火噴到每個人的身上。劍虹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自然要冷靜些。但是在革命運動中冷靜的人也是很需要的。」高志元平靜地說。他把兩手插在白羽紗的西

裝褲袋裏，在房裏慢慢踱着，不時去把吳仁民看幾眼。

吳仁民不答話，只是狂抽他的紙煙。煙霧遮住了他的臉。抽完一支他又開始抽第二支。

「看你抽煙，我就想起了我的喫酒。我的酒量恐怕可以和你的煙癮一比。」高志元微笑着說。

「好，我們就去喝酒罷。」吳仁民突然站起來把未燃完的紙煙頭狂吸一口，就擲進痰盂裏面去。他用手拍去身上的煙灰預備出去。

「還早呢！現在天還沒有黑，我想先去看劍虹。」高志元提議道。

「現在就去酒館罷。早一點更好，我們可以多談一些話。你這幾年來一定有許多話可以對我說的，我也有不少的話要告訴你。」吳仁民下了決心地說。

高志元並不違拗他的意思。兩人便鎖了門走出去。

他們選了附近的一個天津館，走上樓去，揀了一個乾淨的桌位，兩人對面坐了。吳仁民向夥計點了幾樣菜，又要了兩斤花彫酒。

時候還早，窄小的樓上並沒有幾個客人，還有兩三張桌子空着。兩人喝着茶等候菜端上桌子。夥計把酒燙好送來，吳仁民又叫了兩三碟冷菜。兩人便對酌起來，一面喝酒，一面談話。

「我想不到現在又會在這裏喫酒。」高志元喝完一杯，感慨似地說。「我回去的時候本來預備



至多住一年就出來，誰知竟然耽擱這許久。我帶了幾十本英文書回去，但是回到家裏並沒有機會讀牠們。在我們的省分裏我不能夠做一點事情。那裏太黑暗了，只要多說幾句不中聽的話，就有被殺頭的資格，你簡直想像不到那裏的黑暗。」

「爲什麼這裏的報紙不披露這類的消息？我們從報紙上簡直看不出有一點關於你們的省分的消息！」吳仁民直率地問。

「那黑暗，那專制，你怎麼能夠知道？」高志元正舉起酒杯喝酒，突然把酒杯放回桌子上，做出一個響聲，那神氣像是要把酒杯往地下拋擲一般。「你怎麼能夠說話呢？他們差不多把你的舌頭割去了一半。我們連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了。青年學生只要看了兩三本社會科學的書，或者說幾句對時局不滿的憤激話，就會被校長檢舉，有時候甚至於被拉出去殺頭，罪名是通匪。你想什麼人還敢說話？現在我們那裏的青年學生沒有別的事做，就是講戀愛，讀愛情小說。你要和他們談思想，結果不但會送掉你的命，也會送掉他們的頭。你想，我怎麼能夠安靜地住在那裏？我怎麼能夠做一點事？我的這幾年的光陰是完全浪費掉的。」

「我還不是和你一樣？我們這裏確實比較你那裏要自由一點。但是我也沒有做出一點事情來，以前是因爲有瑤珠，現在是因爲別人說我愛鬧意見。是的，我永遠是孤獨的，熱情的，我永遠是鹵莽，恣

動，說大話做小事，像羅亭一樣：他們這樣批評我。我在大學教書總不免要和校長或同事發生爭執被強迫離開，在兩三年中間我換了三個大學教書，結果都是一樣。我看不慣那般人的卑劣行爲！什麼教育，什麼宣傳，在那裏一點也說不上。直爽地說，是在陪資產階級的子弟開開心，自己騙騙飯吃。或者給一些小姐添點妝奩好去嫁給一班闊人。所以我後來發誓不去教書了。我說要到工會裏面去做點事，但是工會裏又有人猜忌我，他們說我的個性太強，不能夠做事，只有蔡維新還和我比較接近，但他也不很了解我，他也說我性子暴躁，主張激烈。還有在我們自己的團體裏，同志們也不相信我，他們大半都是附和着劍虹的，是的，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和羅亭相像，永遠不能夠和人妥協，永遠不能夠認識人。我和一切的人做朋友，我相信他們可以了解我，但結果仍然是這樣，我恨不得把這世界一拳打碎。」他說到這裏便舉起酒杯，喝了一個滿杯，放下杯來。忽然把拳頭往桌面上一擊，但並不很用力。夥計跑過來問他要什麼。他圓睜着眼睛把那人望了一下，用粗暴的聲音說：「再拿兩斤酒來。」

高志元微笑着地在旁邊望着並不阻止他，放下筷子，把身子向後面一仰，靠在椅背上，一面說：「羅亭到底是一個好人，他終於爲他的信仰犧牲了性命。他並不是一個說大話做小事的人。不過平心而論你的計畫確實太多了。我相信你的箱子裏一定還有不少未曾實現過的計畫書。」

「是的，我爲所有的人都草了計畫書，我相信都是可以實行的，但是人們都拋棄了牠，說我過於

空想，說我不懂得社會情形。我的精力總是白費。」

「這有什麼理由值得灰心呢？你根本就不會幹過什麼大的事情。說到文字宣傳，你不曾譯過一部大書。說到實際運動，你又不曾在社會佔勢力。單憑着自己的一點熱情盲目地幹去，又有什麼好處呢？我勸你還是好好地振作起來，先翻譯幾套整部的全集再說。印費自然不會成問題。文字宣傳也是很要緊的。但像現在這樣出幾期刊物印幾本小冊子是不夠的，要做就應該認真做。」

「呸！」吳仁民生氣地罵起來。「我以為和你分別了幾年你總應該有點進步，誰知道你還是和從前一樣！翻譯全集正是李劍虹那般人想幹的事情，他們正在着手做。你去找他們罷。至於我，我不想去幹那種乾燥無味銷磨生命的事情。我以為出十部全集也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中國依然不會因此得救。還是陳真說得好：『只有行爲才能夠創造出一種力量。』至於書本，那只是銷磨生命的東西。」

「這話我不承認，我確實相信思想能夠創造行動，可怕的是自己沒有堅決的思想。現在還沒有脫離宣傳的時期，我們不能不多做宣傳工作。」高志元充滿了確信地說。「你想像不到我在故鄉的生活，在那裏連宣傳的機會也沒有。我是一個中學裏教過書，但是不到半年我就走了。因為在那裏我不能夠說一句自己想說的話，好像是一付留聲機器，只能夠依照着唱片唱。而且就是這樣也還免不

掉有和別人爭飯碗的嫌疑。」

吳仁民不說話，只顧喝酒。高志元又說下去：「後來我又到一個軍官學校裏去。這是一個軍隊附設的，我有一個親戚在那裏，他約我去。我到了那裏，他要我當個教員。我起初不答應。他苦苦勸我，我便答應下來。他要我教授政治。我說我根本不懂政治。他沒有辦法，就請我隨便決定一門功課，我編了一部社會運動史的講義，可是還沒有講到一半，那親戚就請我走路。我也了解他，因為我再要教下去，他的位置也會動搖。」

高志元歇了歇，接連喝了兩杯酒，挾了幾回菜。他看見吳仁民的不作聲只顧喝酒的樣子，便驚訝地帶笑說：「你現在的酒量竟然有這麼大？我記得你從前並不喜歡喫酒。」

「我近來才愛喝酒的，」吳仁民說着嘆了一口氣，又拿起酒壺斟酒，給自己斟滿一杯，又給高志元斟了。「從前瑤珠在的時候，她拚命反對我喝酒，我也不好十分違拗她的意思。現在沒有人來管我了。我需要的是麻醉，是暖熱，這人間太冷酷了！」

「有人說喝酒多的人，會活活地被酒燒死，」高志元笑着說。「這話也許有道理。你看，用火柴去點高粱酒，馬上就可以點燃。」

「不過黃酒卻沒有這力量。我的意思是能夠被燒死也好。那一定是很暖熱的，」吳仁民說着臉

上露了一陣慘笑，接着又叫夥計再添一斤酒來。

「好，要喫就索性喫個够。我的酒量不會比你的差。」高志元滿意地說。「只是我今晚上還要去看劍虹，他看見我喫多了酒一定不高興。他是不會客氣的，有什麼話就會當面說出來，不怕得罪人，永遠是那道貌儼然的樣子。而且當着他的女兒的面被他奚落幾句，也有點難爲情。」說到這裏他忍不住笑出聲來。

「那麼，今晚上就不要去罷。他們正忙着預備去接張小川，因爲小川從法國回來，後天就會到這裏。」吳仁民說了以上的話，過後忽然換了語調說：「不要提說他們。我們且只顧喝酒罷。今晚上真喝得痛快。我以前連一個喝酒的朋友也找不到……：……：喂，夥計，再燙一斤酒來。」

「夠了，改天再來喫。我們差不多已經喫了五斤酒。你比我喫得更多些。你看，你的臉上已經發紅了。」高志元勸阻說。

「這算不得什麼一回事！五斤黃酒！喝黃酒簡直等於喝茶。你的臉完全不會發紅，你起碼還可以喝四斤酒！」吳仁民大聲說。

「你說小川後天就會到了。是真的？爲什麼他沒有寫信給我。他回來一定可以做出不少的事。他學識經驗都有，又忠實，又熱心。他的前途充滿了希望。想不到我後天就可以和他見面。真是一個好消

息。」

「又忠實，又熱心，」吳仁民反覆地唸道，他的臉上又露了一陣慘笑，這笑裏含着妬忌和孤寂。忽然他舉起酒杯恨恨地對自己說：「喝酒罷。喝酒是第一件事。」

「不要只顧喫酒，我們多多談話罷。我本來打算在一個大錫礦公司裏面做點事情，我的一個同學要我去。到了那裏，我自己也下礦裏去看過。在那裏工作的人真正苦得很，他們連呼吸空氣的自由也沒有。我的那個同學一定要我留在那裏，他給我留了一個好的位置。但是我看過礦工的生活以後，我就決定不去幹了……你也許看過黑奴魂這個影片，自然你讀過不少關於俄國農奴的書，然而從那上面你依舊不能夠推想到那些『砂丁』的生活情形。他們的慘苦比從前美洲的黑奴，從前俄國的農奴還厲害若干倍。是的，在那裏作工的人叫做『砂丁』。他們完全是奴隸，被賣給資本家的。他們裏面有的人是犯了罪才逃到那裏作工，有的是很好的外縣農民受了招工的人的騙，被賣給資本家。賣身的錢是給招工的人拿去了。他們到了廠裏，別人告訴他們說：『招工的人已經把你身價拿去了，你應該替我作幾年的工。』如果他們不願意，就有保廠的武裝巡警來對付他們。那些巡警都是資本家出錢養來壓制『砂丁』的。『砂丁』初進廠裏都要帶上腳鐐，爲的是怕他們逃走。」高志元喝完一杯酒，自己拿起酒壺來又斟了一杯。他望吳仁民的臉。吳仁民在那裏挾菜，臉通紅，眼睛裏好像在發

火。

「每天作工的時間很長。每個『砂丁』穿着麻衣。揹着麻袋，手裏拿着鏟子，慢慢兒爬進洞口去，挖着錫塊就放在袋裏。一到休息的時候爬出洞來，丟了鏟子就倒在地上，動也不動一下，臉色發青，呼吸閉塞，簡直像個死人。我走過他們的身邊他們完全不知道……我住在那裏的時候一夜裏聽見槍響，後來問才知道一個『砂丁』逃走被巡警一槍打死了。我不能夠再留在那裏了。我便對我的那個同學說：『我不能夠在這裏幹事。你們的錢都是血染出來的，我不能夠用一個。』我就走了。」高志元說着臉上現出苦惱的樣子。他把他的闊嘴張開，露出那上下兩排的黃牙。他好像要怒吼，但並沒有發出聲音，只是噴出一陣酒氣。他舉起酒杯正要拿到嘴邊喝，但又忽然放下來了。他掉開頭打了一個大噴嚏。那聲音很大，和「哎喲」相像，好像別人在鞭打他的背。吳仁民驚訝地放了筷子望着他。他卻坦然從衣袋裏摸出一張紙把鼻涕拭了，又掉過臉去喝酒。

「不要再說你的事了，」吳仁民突然拍着桌子說。「那些盡是苦惱，盡是憂愁。我不要聽牠們。還是努力喝酒罷。喝完酒，我們找個地方去玩。」

「好，那麼叫夥計拿飯來，」高志元同意說，他也不想再喝酒了。

兩人吃完飯付了錢出來。天已經黑了。馬路上電燈輝煌着。到處是人聲和車聲，到處是陌生的面

孔他們的發熱的頭被晚風一吹，竟變得昏眩起來。高志元覺得身子很是疲倦，想回去休息，便拉着吳仁民的衣袖說：「不要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還是回去罷。我很疲倦，想馬上回旅館去睡覺。」

「不要去，不要就去，時候還早呢！」吳仁民一把抓住高志元的手膀，要求似地說。「我一定要到什麼地方去玩，我一定要找個地方玩，不然這顆心就沒有安放處。我一定要找個地方來安放我的這一顆炭一般燒着的心。」

「我勸你還是回去睡覺罷。你今天喫了三四斤黃酒，你一定醉了。我很疲倦，我要回去睡覺了。」

「志元，那不行，」吳仁民發狂似地。「我不能夠回家去睡。你想心裏熱得像炭火在燒，我怎麼能夠回到那墳墓似的家裏去睡覺。你以為我是一付冷酷的機械像李劍虹那樣的嗎？」

「我一定要去睡了。我的頭發昏，身子沒有一點氣力。這幾天在船上實在困頓了，我要去睡覺。」

高志元掙脫了吳仁民的手，預備走開。但他又站住帶笑地勸吳仁民道：「我勸你還是回去睡覺，今晚上很涼爽，正好睡覺，而且你喫醉了酒，在街上亂跑是沒有好處的。你不記得我那一次的故事嗎？」他說到最後一句話沒有一點難爲情的樣子。原來他曾經有過一段這樣的故事：那還是他前次在這裏的時候，有一晚上已經是很遲了，他喝醉酒一個人跑出去，在路上和幾個娼妓吵鬧，被巡捕看見了，抓了他去，說要帶進巡捕房裏。那個巡捕押着他走。他一點也不驚慌，他只顧把那巡捕望着，慢慢地從衣



袋裏摸出一本記事冊，把巡捕衣領上的號碼抄下來。巡捕看見他這樣做，疑心他是一個有勢力的人物，便連忙客氣地把他釋放了。

「那一次的故事？什麼故事呵……就是你在馬路上和『野鷄』打架的故事嗎……哈哈！那有趣！」他說到這裏看見高志元已經往對面的步道上走了，便急急跑過去抓住他，起勁地說：「不要走，你今晚上無論如何走不脫！」

「你真是沒有辦法。你要到什麼地方去，一個人不去好嗎……好，我陪你走一段路。我說過我只走一段路。我今天不高興再和『野鷄』打架。」高志元帶笑地說，便不再說回去的話。

兩個人走在一條路上。吳仁民的右手還抓住高志元的一隻膀子。他忽然鬆了手，拍着高志元的肩頭說：「好，我們到大世界去。到那裏去找『野鷄』去……」

「到大世界去？我不去，那裏是培養低級趣味的地方。」高志元堅決地反對說。「看影戲是可行的，但是我今晚上不能夠去，我要回去睡了。」

「好，你回去罷，我現在不留你了。」吳仁民生氣地說。「你本來就是李劍虹一類的人，你是一個道學家。」

「我，道學家？笑話！」高志元搖頭說。「我現在也不和你爭辯。我知道你是用的激將法。」

「你回來，不要走！」吳仁民看見高志元果真走了，又大聲挽留他。高志元並不回頭，但是吳仁民又跑上前去把他抓住了。

「志元，你一定不要回去，你一定要陪我，我請求你。我的心熱辣辣的，牠跳得這麼厲害，我決不能夠閉眼安睡。你不知道一個人懷着這麼熱烈的一顆心，關閉在那墳墓一般的房間裏，躺在那棺材一般冷的牀上，翻來覆去，聽見外面的汽車喇叭，好像地獄裏的音樂，那是多麼難受！這種折磨，你是不會懂得的。我要的是活動，是暖熱，就是死也可以，我怕那冷靜。我只是不要那冷靜……志元，我的心慌得很。我一定要到那地方去。我一定要去『打野鷄』。那鮮紅的嘴唇，那暖熱的肉體，那種使人興奮的氣味，那種使人陶醉的擁抱！那才是熱，我需要熱。那時候我的血燃燒了。我的心好像要溶化了，我差不多不感覺到自己的存在了。那一定是很痛快的。我要去，我要到那裏去，不管你們的道德學說，不管你們的經濟理論，我要到那裏去，我要到那裏找生命去。」

高志元站住了，他起初帶了驚訝的眼光看吳仁民，過後又換了同情的眼光。吳仁民狂熱地在那裏說話，話語從他的口裏吐出來就像噴泉從水管裏出來一般，接連地，沒有一刻停止過。他顯然是醉了。但是他的這心情高志元是很能夠了解的，不僅了解，而且高志元也多少有着這種渴望——熱和力的渴望。所不同的是高志元不相信從那種地方可以得到熱和力。

「仁民，我送你回去罷。」高志元看見旁邊有幾個行人住了脚在看他們，便打定了主意，對仁民這樣說，「你現在和我一樣也需要休息。你醉了，你不知道你自己說了些什麼話。」他挾着吳仁民的膀子轉身往來時的路走了。

一路上吳仁民依舊在說他的狂熱的話，他的身子時時向兩邊歪，彷彿站立不住的样子。高志元很費力地挾住他，又說了許多勸慰他的話，但他好像沒有聽見一般。這時候他的理性已經不復存在了。熱情佔有着他，燃燒着他，使他成了激情的俘虜。

高志元慌張地走着，在離開了三年以後他幾乎不認識這城市的道路了。他一個不留心走錯了路，起初還不覺得，後來忽然發見他們是在一條異樣的街道裏了。是這樣窄，這樣髒，兩邊的人家有着玻璃窗門。屋簷下站了兩排青年的女子，穿着紅的，綠的，以及種種引人注目的顏色的衣服，每個恣然的笑臉上堆了許多的肉，雖然這肉是被脂粉掩飾了的。都是肥短的身材，很少有長身玉立的。每個女子的口裏都發出不自然的笑語聲來招呼他們兩人。

高志元把眼光向她們的臉上一掃，他的心裏馬上起了憎厭的感覺。他突然想起了吳仁民方纔的話：鮮紅的嘴唇，暖熱的肉體，使人興奮的氣味，使人陶醉的擁抱。他去看吳仁民，他怕吳仁民會有奇異的舉動。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吳仁民卻急急地拉着他往前走，並且接連地問他道：「志元，這是什

麼地方這是些什麼人她們在這裏幹什麼？」他不答話，卻忍不住大聲笑起來。

後來問了巡捕，他們才知道正確的路。兩個人急急地走着，並不要許多時間就到了家裏。高志元安頓吳仁民睡了，才走出來。

屋裏十分靜寂。吳仁民躺在冰一般冷的牀上。他的頭腦漸漸地清醒了。他完全忘了先前的事。他不知道夜是早或是遲。屋裏沒有燈光。他睡在黑暗裏。他不能夠再闔眼。黑暗向着他壓下來，使得那一牀薄被變得非常重。他在牀上翻來覆去。總不能夠鎮靜那開始紛亂的心曲。他愈過愈是煩躁了。後來他掀開了薄被爬起來扭燃電燈。

他走到書桌前坐下，茫然把電燈泡望了一會，覺得眼睛花了，才把眼光移下來又閉了一刻。於是他從書堆裏隨便取出一本書，翻看了兩三頁，覺得不入眼便拋開了，又另外取了一本，依舊拋開了。他拿了第三本書，那是陳真的日記。他翻開書頁，他讀着下面的話：

「人類是殘忍的東西罷，沒有『血』的進步在什麼地方……！」

「知識是贓物。知識階級也是掠奪者。但他們同時又還是掠奪階級的工具。C. T. 今天來信說，

英國失業工人達兩百萬，蘇格蘭 High Street 充滿了啼饑號寒的聲音，然而同時花兩三千金鎊

買一輛汽車去游玩的也大有其人。還有兩大經濟學家天天在教室裏鼓吹他們的吃人的資本主義……」

「如果世界不毀滅，人類不滅亡，革命總會到來。可憐的是生生世世爲一革命的旁觀者……」

## 五

歡迎張小川的宴會裏少了一個吳仁民，大家覺得是很奇怪的事。

菜端上桌子。周如水大聲說：「不要等仁民了，他恐怕不會來的，他近來的舉動常常是神妙莫測的。」

張小川接着用他的枯澀的聲音說：「分別了幾年不知道仁民現在變成了什麼樣子，我總覺得他的個人主義的傾向太厲害。他爲什麼不常常給我寫信？」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批評仁民，他是一個很誠懇的人，」高志元心裏有些不舒服，起勁地分辨說。

「哼，不見得罷，」張小川哂笑了兩聲擺起學者的架子說。「他很自大，一點也不虛心，我讀到他

的幾篇文章，好像在譏諷我。學者沒有用書本沒有用！他讀過幾本書？要做個革命家起碼應該在外國圖書館裏面讀幾年書。」他說罷，把眼光從金絲眼鏡上面透出來，在衆人的臉上輪了一轉，樣子顯然是十分得意。

沒有一個人答話，高志元的方臉馬上變成了紅色，他想開口，但又忍住了。

「這也不盡然。我們決不能說仁民壞，不過近來他的思想太偏激，行爲又太浪漫，這是最危險不過的。」李劍虹沈吟地回答張小川。

「偏激？簡直可以說是幼稚！」張小川半生氣半得意地接着說。一對眼睛恨恨地望着門口，好像在那裏就站着吳仁民似的。「他時常罵別人做改良派。辦學校，辦農場，這是很好的事情，他卻反對。我以為要改革現社會，要實現我們的理想，還是應該從教育方面下手。要改造社會先要改革人心，此外再沒有第二條路。暴力的革命只是盲目的蠢動。」

「還是喫飯罷！」一個聲音突然響起來，打斷了張小川的話頭。說話的人是方亞丹。高志元接着在旁邊哼了一聲，他暗地在生氣。心裏想怎麼幾年的功夫就把一個人變成了這樣子。他差不多疑惑起來在他的旁邊的是否他從前敬愛過的張小川了。

但是不管這個，張小川還是高興地說着話。大家入了座。張小川一邊挨着李劍虹，一邊挨着李佩

珠和龔家兩姊妹。他快活地和她們談論他在法國留學期中的見聞。他的話語中常常夾雜了幾個法國字，這又引起他的許多解釋的話。

吳仁民來了。在表面上衆人對他並不十分冷淡。但他不多說話，一個人只顧在席上喝酒。

「仁民，你不要把酒喫得太多了，」方亞丹突然大聲說，這時候衆人正忙着聽張小川講話，沒有注意到吳仁民的舉動。方亞丹的話語把衆人的興趣打斷了。張小川望了吳仁民一眼，然後去看方亞丹，於是又把臉掉過李佩珠那邊去和她們說話。李劍虹帶笑地看着衆人，他不常說話，只是偶爾挾了一兩筷子的菜放進口裏去。

吳仁民抬起頭來，把方亞丹望了一會，又拿起酒杯喝乾了一杯放下說：「那麼我先走罷。」但他並不移動。

和李佩珠們正在談話的張小川忽然抬起頭問方亞丹道：「亞丹，你到法國去嗎？」

方亞丹呆呆望着他，說不出一句決定的答語。他又說：「我勸你早些去。馬上就可以預備一切，我可以給你幫許多忙。」

「我不去了！」方亞丹突然用一種異樣的聲音回答說，便埋下頭去喫菜。

衆人奇怪地看了方亞丹一眼。張小川把肩頭聳了一下。

吳仁民突然站起來推開椅子說：「我要回去了！」

「好，我和你一道去。」高志元站起來說。

衆人說了一些話挽留他們兩個，但沒有用。他們堅決地走了，好像生氣的樣子，又好像喝醉了酒似的。李劍虹和李佩珠送了他們下樓來。

街道很靜寂。秋天快要來了。夜晚的空氣是很涼爽的。高志元並沒有喝許多酒，但是他的心卻被許多異樣的感覺鼓脹着。這感覺是憤怒，是失望，是幻滅，是悲哀，是渴望，他的直率的頭腦分辨不出。他彷彿看見他從故鄉出來時的情景。他臨走的那早晨，父親在家裏生氣，妻躲在房裏哭，母親帶着一個兄弟送他。母親有着那樣憔悴的臉！她哭着囑咐他千萬要時常回來看她。他答應着，心裏卻在說：「這是我們最後的一面了。」他陪着母親流了一些眼淚，他的頭腦裏還充滿着母親的印象，但是當他在越南鐵路火車廂裏看見安南的小販被人侮辱虐待的情形時，他就不再去想他的母親了。他對自己說：爲了萬人的幸福，我就不能夠顧惜幾個人的痛苦了。他那時候沒有一點疑惑。他覺得自己十分堅定。他搭火車搭輪船，就像是戰士到戰場去。但是如今他開始疑惑起來了。是的，他對自己是沒有一點隱瞞的，他已經在疑惑了。他想他們這般人聚集在一起，果然是爲着一個理想，一個偉大的理想工作嗎？那麼爲什麼在他們中間又有許多隔閡呢？爲什麼大家不能夠把胸膛剖開以誠心相見呢？



既然是可以生活在同一理想社會中的人，爲什麼又不能夠互相容忍呢？他是不能夠解答這些問題了。他的心慌亂起來，他覺得非常着急，好像有什麼馬上應該做的事，卻沒有力量去做，只有眼睜睜望着把機會錯過。

「他們那班人都是在做夢！」他恨恨地自語說。

「我說大家都是利己主義者！」這許久不說話的吳仁民突然大聲說了這一句，好像在回答高志元心裏的疑問。

「利己主義者！這是什麼一個名詞！」高志元像受了針刺似的，驚叫說。「我不能夠承認。我們裏面並沒有一個利己主義者。」

「那麼你說誰都會像梅曉若那樣把自己的最後一塊麵包分給別人嗎？」吳仁民猝然這樣反問道。「老實說在我們裏面並沒有一個利己主義者。李劍虹只是一個斯多噶派，而張小川呢，你聽他今天在席上說了一些什麼話。他好像忘記了從前的那些事情。他忘記了從前拋棄學生生活到印刷工廠裏去學習排字的情形，因爲他如今在法國販了洋八股回來了。你們天天說出刊物，印全集，說讀書，現在你該明白了書本的影響罷。我說現在還需要一個秦始皇出來把全世界的書本通通燒個乾淨，免得再把青年毒害。」他說到這裏忽然改變了語調，含糊地念道：「下垂的黑髮，細長的背影，悽哀

的面貌，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來……不能夠，不是她！那麼是誰呢？面貌是這樣熟……不能夠是她！她不會到這裏來。」

「她，她是誰呢？」高志元驚奇地問。

「她，她不會來了，」吳仁民點着頭說。這時候有一對年青的男女迎面走過來，很快地就過去了，只留下一陣脂粉香和高跟鞋的聲音。是兩個俄國人。接着是一陣風把路旁的梧桐樹葉吹得響，好像在私語。天空中嵌着星的網，星子是一明一暗的。

「她去了，不會再來了！」吳仁民迷惘似地說。

「你指的是誰呢？」

「那幻影，那美麗的幻影，」吳仁民留戀地回答。他用手去搔他的亂髮。

「幻影你醉了！」高志元溫和地說。「仁民，我說你近來不應該常常喝酒。你喝了酒又會誤事。你看蔡維新要的文章你今天不會寫了。你不是答應他明天有嗎？你又會失信了！」

「文章？這時候我心裏是這樣寂寞，你還要提起文章？」吳仁民興奮地說。「志元，告訴我，我果然是沒有希望像他們所批評的嗎？……呵，不要提他們了。我在什麼地方去找尋她呢？……志元，你告訴我。」

高志元還沒有開口，他的手臂就忽然被吳仁民抓住了。吳仁民熱狂地說：「不要向我說什麼嚴肅的話語，什麼道德的理論。我不要聽。我是個無道德的人……呵，我所說的那個她，那是玉雯。我不是向你說過玉雯的事情嗎？……是的，那是玉雯。」說到這裏他就閉了口不再說話了。只是那隻手還在高志元的手臂上面戰抖。

高志元望着吳仁民心裏非常痛苦。他分辨不出究竟他同情這朋友，抑或是反對。但他禁不住問自己道：「難道吳仁民就會這樣被熱情摧殘下去嗎？難道這一個人就會這樣完結了嗎？」他不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他只顧默默地跟了吳仁民走着。他的肚皮突然發生了一陣痛楚。

「自殺，」好像有一個人在他的耳邊大聲叫道。他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似乎一切的希望都沒有了。肚痛是他的一個致命傷。這證明出來他的身體已經是殘廢，不能夠經歷那艱苦的巨大的鬪爭了。他呻吟似地說：「我的肚皮又痛了，天氣就要變了。恐怕不久就會下雨。我們快些走罷。」

「你的肚皮痛又和天氣有什麼關係呢？」吳仁民大聲問。

「我年青時候不知道保養身子。有一次患重病幾乎死去，後來病好，近兩三年來就得了這個毛病，只要天氣一變，我的肚皮就會痛起來。只要天氣一變，不管是由冷變熱，由熱變冷。有時候痛得很久，要買八卦丹來喫才可以暫時止痛。」

「哈哈，這真正是一個活的氣象表了！」吳仁民笑起來，過後就改變了聲調問：「你沒有去找醫生看過嗎？」

「看是看過的，」高志元苦惱地說。「然而沒有一點用處。醫生說這是無法可以醫治的。有一次痛得太厲害了，找一個醫生打了幾針，馬上就止痛，但是不到多久又發了。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在痛得厲害的時候喫點八卦丹。幸好八卦丹的價錢還不貴。」

「八卦丹，那是熱性的藥，喫多了將來會把你活活燒死的，」吳仁民說。

「那麼你又爲什麼要喫酒呢？你就不怕燒死嗎？」高志元把眉頭一皺現出苦惱的樣子說。「橫豎我們是要死的。如果不能夠毀掉罪惡，那麼就率性毀掉自己也好。」

「不錯，毀掉自己，那是最痛快的事，」吳仁民熱情地說。「把生命作孤注一擲，在一剎那間，沒有自己，也沒有世界；沒有愛，也沒有恨，那境地，那真是值得羨慕的！」他說到這裏把頭抬起望天，望了半晌，好像在領略那種境地的美麗。忽然他埋下頭改變了語調說：「但是零碎的死，慢性的自殺，那太難堪了。」

「我們在什麼地方去尋找機會呢？我已經找尋了這許多年了！」高志元絕望地說。「這許多年是完全白費掉的。我所感到的只是自己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現在說文字宣傳連幾部全集也沒

有刊行出來。別人說我沒有做事能力，我承認。但是那些有能力的人呢，他們又不肯做。」

「不要談這些事了，我們還是談女人罷。」吳仁民狂熱地說。

「女人，爲什麼要談她，那是害人的東西！有了女人，只會妨害自己的革命工作。我說女人是私有財產制度的最熱心的擁護者。」

「收拾起你的那些腐敗的道德理論罷。你是一個新道學家！我詛咒一切的道學家！」吳仁民煩躁地叫起來。「你以爲人只是一付機械嗎？」

吳仁民還要說話，但這時候已經到了他的寓所。高志元走在前面，先去開了門。樓下沒有燈光，顯然是二房東還沒有回來。他們在黑暗中摸索地登了樓梯，開了二樓的房門進去了。

「這種生活簡直是墮落！」高志元扭燃電燈後就往自己的牀上一躺，發出這一聲詛咒。他看見吳仁民不作聲，便又煩躁地說：「這樣過下去還不如自殺！」

「墮落？這算什麼墮落呢？」吳仁民嘲笑地說。「自殺，那只是白白送掉你的性命。只有懦夫才會想到自殺。」

「活着又有什麼用呢？你看連文字宣傳的工作也做不好！」高志元生氣地說。

「文字宣傳，」吳仁民接連冷笑了幾聲說，「你的頭腦真是簡單，你永遠只想到文字宣傳，其實

那只是知識階級的精神手淫而已。老實說，即使你把書本堆滿在全世界，那也只有喂蠹魚喫！」

「你不曉得，你不懂，那些書本就是我的愛人。我對於牠們的愛真是不能夠用語言表示出來的。我想假若有一天由我的手印出那千千萬萬本的書籍，流傳出去，流傳在全中國，全世界，許多的人熱心誦讀牠們，被牠們感動：那是多麼美麗的事！」高志元起勁地說。

「你把書本當作愛人，就和陳真把真理當作愛人是一樣地可笑，原來你也是一個斯多噶派！」吳仁民嘲罵道。「我問你，你晚上可以抱着書本睡覺嗎？你真是個蠹魚！」他接着狂笑起來。

高志元氣得說不出話，他把身子翻向裏面去，望着白色牆壁生氣。漸漸地他的眼睛模糊了。眼皮沈重地垂下來。

吳仁民一個人坐在桌子旁邊拿了一支筆在白紙上亂畫，寫的盡是：「革命」、「玉雯」、「瑤珠」、「李劍虹」、「李佩珠」、「張小川」這些字。同時他燃了紙煙在狂抽。最後他終於扭熄了電燈躺在牀上睡了。

夜是靜寂。窗戶閉着。全個房間裏充滿了人的鼾聲和蚊蟲的叫聲。屋子裏很是悶熱。經過了長久的時候，忽然吳仁民推開了那幅蓋着半邊身子的薄被大聲叫起來。

「什麼事？仁民，什麼事？」高志元被這叫聲驚醒了，驚訝地問道。

吳仁民坐在牀上，用手拭着額上的汗珠，半晌不說一句話。他的心跳動得十分厲害。許多可怕的影子還在他的眼前晃動。他覺得他是從另一個世界裏回來了。有什麼東西在咬他的頭腦，他用雙手捧着頭開始呻吟起來。

「仁民，你怎麼了？生病嗎？」

吳仁民不回答，卻用顫抖的聲音問道：「志元，我還活着嗎？」

「活着當然！你活着，我們都活着，所有的人都活着！」高志元粗聲回答他。

「那麼我怎麼會夢遊地獄呢？」吳仁民苦惱地問自己。他接着又用戰抖的聲音說：「志元，我夢遊過地獄了。我看見許多青年被剖腹挖心，被槍斃殺頭，被關在監牢裏，被刑訊，被拷問。我看見他們也是血肉造成的。我看見他們的父母妻子在呼號，在哭泣。我向人問，他們為什麼會到了這地步，人回答說他們犯了自由思想罪。『真的，該死的青年，』我正要這樣說，忽然什麼都不見了，我的眼前只是一片血腥。我不覺驚叫起來，就這樣醒了。我發覺我是在洋房裏過着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我是一個在安樂窩裏談革命的革命家。志元，我恐怖，我怕，我怕那夢裏的我！」

「呵！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仁民，你還是安靜地睡下去罷。你太興奮了。以後不要多喫酒。你看我現在也不常喫酒了。」高志元用含糊的聲音說了上面的話，於是又把身子翻向裏面去睡了。

了。  
吳仁民卻下牀去打開窗戶，把頭伸到窗外大大地呼吸了一口氣。他的心苦痛着。他的眼睛潤濕

弄堂裏沒有一個人影，也沒有燈光。對面是一個花園。一株一株的樹木在灰白光裏顯露出牠們的茂盛的樹葉。草地上小蟲悲切地叫着，好像是垂死的哀鳴。一座洋房聳立在花園中間，像一座墳墓，關閉着那永遠不讓人知道的祕密。再過去便是街市。但那裏也沒有一點聲音，連小販的叫賣聲也沒有。一切都死了。愛死了，恨也死了；享樂死了，受苦也死了；壓迫死了，革命也死了。灰白色的光像一個大的網，公平地掩覆了一切。只有他還活着，在全個城市裏只有他一個人活着，活着來受那熱情的火焰的磨難。

「動呀！起來動呀！為什麼老是躺着來浪費時間？」他向着那躺在他下面的花園，洋房，街市揮手，好像是立在一個大的羣衆的前面，從他的心裏發出了這樣的叫聲。「動呀！起來動呀！只要一分鐘的激烈的活動，就毀掉自己的全個生涯也是值得。爆發罷，像火山那樣地爆發罷。毀滅世界，毀滅自己，毀滅這矛盾的生活！」他於是又狂亂地揮起手來。

一切的動作都沒有用。並沒有什麼東西開始在動。只有那小蟲的叫聲忽然停止了。寂寞的網更加張大，似乎連他自己要被牠掩覆了。



「我不能夠死！」他在心裏掙扎說。這時候他已經被憤怒和絕望的感情佔據了，他要生，他要歷盡一切苦難而生，來完成他的工作，但是現在他站在這死的房間裏，死的城市裏，孤零零的一個人，沒有愛，沒有恨。他還能夠做什麼呢？他不是已經向着死的路上走去了嗎？

這時小蟲的叫聲又突然悲切地響了。這叫聲似乎和從前不同。他覺得很了解牠。這裏面盪漾着孤寂的生存的悲哀。這悲哀也正是他的。他現在和那小蟲一樣，也只能夠發出這絕望的哀鳴了。

又過了一些難堪的時候，他抬起頭把眼睛往四面看。他在右邊的天空中發見了一片光亮。他驚訝地望着那裏。但他恍然明白了。這個城市並不是死的。牠確實是活着。這時候，就在這時候，在跳舞場裏，音樂隊正在鳴奏，富家子弟正樓着漂亮的少女跳舞調笑；在大賭場裏，在妓院裏，在大旅館裏，在跑狗場裏，紳士和名媛們正在一擲萬金地縱慾狂歡。同時在工廠裏，機械狂怒般地動着，工人們疲倦地在牠旁邊呻吟受苦。是的一切都沒有死，愛沒有，恨也沒有，享樂沒有，受苦也沒有，甚至壓迫也沒有。但是革命呢？革命卻死了！

「革命死了！」一個大的聲音在他的耳邊叫起來。他不能夠忍受。他受傷似地捧着頭，他極力支持着自己的身子，免得他會跌倒在地上。因為另一種回憶又來打擊他了。幾年前當他的玉雯離開他走到那個官僚的懷裏的時候，他曾經聽到一句話：「你們革命家連一條狗也比不上。」這話是從玉

雯的伴侶的口裏說出來的。那個玉雯，她曾經拋棄女學生生活跑進工廠裏做女工，曾經那樣熱烈地爲革命努力，把自己貢獻給一個理想，而得到多數朋友的敬愛。她曾經對他表示過真誠的愛情，而且坦白地接受了他的還答。但是在不到一年的分別以後，這樣的一個美麗的女性竟然拋棄了革命，拋棄了他的愛情，而走向那個罵「革命家連狗也比不上」的官僚的懷裏去了。短短的黑髮，細長的背影，秀美的面貌。她好像一個純潔的女神，一提起她，就使人發生一種溫情，一種敬愛。可是她卻自己毀掉了這一切而把身子陷在污泥裏，她一點也不顧惜。這究竟是爲了什麼，他至今還不知道。而且即使他知道也沒有用了。事實畢竟成了事實。在那個官僚的淫縱的擁抱裏，肉的壓迫下，她的一切曾經是美麗的東西都消滅了。她的被過度的性交摧殘了的面貌上已經沒有一點勇敢，純潔，熱烈的痕跡。血一般的口紅，石灰一般的香粉就把她的過去完全埋葬了。那個官僚搖擺着肥臉，用肥大的膀子抱着她的纖弱的身子，那神情好像在說：「你看，我把革命戰敗了！」在經過了許多事變以後這景象又突然來到吳仁民的心頭。這景象似乎生了許多針刺，刺着他的心痛。難道革命就果然被戰敗了嗎？難道革命就果然跟着那個女人死去了嗎？他禁不住憤怒地這樣問自己。他在和一種突然侵襲來的幻滅掙扎。

「那是不可能的，」他終於在狂亂地吐出這一句話。他把手往旁邊一揮，好像推倒一個敵人。「革

命是不會死的！」他又憤怒地叫起來，但聲音很含糊，即使人聽見，也不會明白他說的是什麼話。過後他低聲自語道：「女人畢竟是一個脆弱的東西，她們總是跟着環境走，很難站住腳跟。無怪乎高志元常常罵女人。很多的女人跑到我們的運動裏面來，她們也曾多少做過一些事，有些甚至是很勇敢的。但是等到她們找到了一個丈夫以後，她們就變成了另外的一種人。有的規規矩矩去做太太或姨太太，有的拿丈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她們很容易地爲了一點小的利益就犧牲了自己花費許多精力造出來的美麗的東西。她們不愛惜自己，比男子還厲害。譬如玉雯，爲了一點極小的代價——安舒的生活，就離開我們去了。」他說到這裏極力按着胸膛，因爲他的心開始痛楚了。

「毀滅罷，這個世界真是罪惡之窟。那樣美麗的女性居然也被牠斷送了。」他又一次絕望地叫起來。他的聲音在黑暗中絕望地抖動着。他自己聽見這聲音，心裏起了大大的震動。他掙扎地自問道：「難道我也是走近了生命的涯沿，就要像陳真那樣滅亡，所以連怒吼的力量也沒有了嗎……」

「仁民，你在和誰說話？」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高志元在牀上翻動身子，聲音含糊地發出面的問話。

吳仁民不回答，只是撫着他的痛楚的心。

「你爲什麼不睡？已經很遲了。」高志元繼續說，便推開薄被坐起來。「空氣悶得很，你爲什麼把

窗戶全都關着？」

「窗戶不都已經開着嗎？」吳仁民煩躁地說。

「那麼爲什麼還是這樣悶呢？」高志元苦惱地說着就下牀去扭燃電燈，但是電燈並不發亮。總開關已經被二房東關住了。

「這世界就是一個大囚籠，哪裏會有一點自由的空氣！」吳仁民依舊煩躁地說話。

高志元走到窗前把那靜寂的弄堂和那墳墓般的花園望了許久。忽然他把身子緊緊地壓在窗台上，用力在那上面揉了幾下，口裏發出呻吟般的，壓榨出來似的聲音說：「我的腰又在痛了。這痛楚，這零碎的痛楚，總沒有終結！」

吳仁民掉過頭用同情的眼光看這個朋友。他的心痛增加了。在這個環境裏他們兩個人顯得是何等地微弱無力。他們從前以爲自己是代表着世界的正義和真理的唯一力量，是這個黑暗世界中的一線光亮，可是如今連他們自己也不能夠這樣相信了。他們有什麼力量來震動，來破碎，來毀滅這個罪惡世界呢？他們有什麼力量來照徹這個黑暗世界呢？他們已經被零碎的痛楚折磨得連怒吼的勇氣也沒有了。

「仁民，你把我殺死罷，這種生活我實在不能夠忍受下去了。」高志元無力地靠着窗台，好像要

倒下去似的。他用懇切的聲音祈求說，這聲音裏面盪漾着一種用言語表示不出來的深切的悲哀。

「要我殺你？你爲什麼會有這思想？」吳仁民恐怖地，苦痛地問道。

「我的半殘廢的身體本來就不能夠經歷那劇烈的鬪爭！而且我現在也沒有力量再和那零碎的痛楚掙扎了。並不要什麼打擊，我的病隨時都會使我躺下去的。」

「志元，你今晚上爲什麼這樣灰心？這樣消極？」吳仁民忘了自己的痛苦，同情地詢問道，一面伸出手去握着高志元的一隻微微戰抖的膀子。

「你不看見今晚小川的樣子？我希望着別人，我相信別人，結果只有幻滅！」高志元生氣地說。「美麗的幻影都成了過去的陳跡。現實只是一片殘酷的黑暗。從這裏走到那黎明的將來，不知道還要經歷多少長的歲月，也許那只是一個永遠不能夠實現的幻夢，也許人類是被命定了永遠在黑暗中互相殘殺，也許世界根本就不能夠改造。看見小川變成了現在這樣子，我對革命也沒有把握了。」

接着是幾聲長嘆。

「那決不能夠！」吳仁民堅決地說，這是對於高志元的前面的話的答覆。他走去在桌上摸索了一根紙煙，又擦燃了一根火柴。一線火光照亮了這灰暗的房間的一部分，但很快地火光就沒有了。火柴頭帶着燒焦的傷痕，無力地落在地上。接着他的脚就往那上面一踏。於是誰也忘卻了那火柴曾經

燃燒而照亮房間的事，只有紙煙頭上還燃着紅的火。

「我們的命運也許還不及這火柴。火柴燃燒了自己的身子後就免不掉受人腳踏，但牠究竟曾經照亮了這房間。而我們呢，我們爲理想奮鬥，爲理想受苦，也許一直到死都沒有照亮什麼的機會。」高志元依舊呻吟似地說。

「難道因爲這個緣故你就灰心嗎？」吳仁民在狂吸了幾口紙煙以後突然這樣問道。他不等高志元答話便又接連地冷笑幾聲，一面大聲說：「小川，他正是劍虹的大弟子，也就是劍虹式的教育的成績。把一個一個的青年造成了他這樣子，劍虹該可以滿意了。」

「這也不能說是劍虹的錯，」高志元剛剛說了這一句話，卻想起這天李劍虹在席上批評吳仁民的話以及他對張小川和吳仁民的情形，不覺起了不平的感覺，便不再作聲了。

「這也許不是他的錯。我看中華民族已經太衰老了。像我們這樣古老的民族如今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在我們中間並沒有多少活力存在着。所以我們的青年是脆弱得很。我們如果得不着新生就會滅亡，滅亡而讓地位給別人。那黎明的將來是一定會到來的，我們的理想並不是一個不可實現的幻夢。可悲的是也許我們中華民族會得不到新生。想到將來有一天世界所有的人都會得着自由的幸福，而我們卻在滅亡途中掙扎而終於逃不掉那悲慘的命運，這情形真可以使人痛徹骨髓爲人

類全體計，也許我們應該滅亡。但一想到我們這許多年的苦痛的經驗，而且就我們中國人的地位來說，我們對這滅亡的命運是不能夠甘心的。」說到這裏吳仁民的聲音裏差不多噴出眼淚了，他便住了口。

「我不相信你的話，」高志元疑惑地說，「既然我們得不到新生，那麼我們爲什麼又要努力奮鬥？」

「這就是做一日和尙撞一日鐘的意義了。即使奮鬥的結果依舊不免於滅亡，我們也還應該奮鬥。即使我們的前面就立着墳墓，但在進墳墓以前我們還應該盡我們的力量去做一番事業。奮鬥的生活畢竟是最美麗的生活，雖然這裏面也充滿了痛苦。爲了懼怕滅亡的命運，爲了懼怕痛苦而去選取別的道路，去求暫時的安舒的生活，那是懦夫。我們是生來尋求痛苦的人，我們並不是一件奢侈品。我們要寶愛痛苦。痛苦就是我們的力量，痛苦就是我們的驕傲。」一種力量突然鼓舞着吳仁民，使他熱烈地忘了自己地說出上面的一番話。他說牠們，好像在背誦一段名家的演說稿。聲音裏充滿了熱情，並沒有一點疑惑。高志元被感動了，他很奇怪，這話不像是從吳仁民的口裏說出來的。

「你的這意思很不錯。痛苦的確就是我們的力量，然而——」高志元感動地說。

「不，那不是我的話，」吳仁民突然變了聲調，煩躁地打岔道。「那是陳真說的，他寫在他的日記

裏面……他是一個說教者，我不是。我決不是一個說教者！」他說了又拚命地狂吸紙煙，他差不多把煙霧全噴到高志元的臉上。「我不是一個說教者，我不能夠一天一天地去敲那遲緩的鐘。我要轟轟烈烈地做一番事情，即使毀滅掉世界，毀滅掉自己——」他說到這裏就住了口，把半段紙煙擲在地上，狠命地用足去踏。

高志元也不再說話了。他苦惱地，驚疑地望着吳仁民，不知道這個人究竟是昏迷了，還是清醒的。他只覺得一陣煙霧在他的臉上跑，從煙霧裏時時顯露出一對可怕的，光閃閃的眼睛。屋裏很沈悶。他的腰一陣陣地發痛。一切都死了，只有痛苦沒有死。痛苦包圍着他們，包圍着這個房間，包圍着全世界。他不能夠抵抗牠們的襲擊。他只是重複唸着方纔吳仁民說過的話：「痛苦就是我們的力量，痛苦就是我們的驕傲。」最後他臉上一亮，又用堅決的語調說：「我要拿痛苦來征服一切，我要做出一點事情。我再不能夠這樣地生活下去，零碎地殺死自己……！」

吳仁民茫然望着他不說一句話。



星期六早晨吳仁民忽然接到一封信，這是由一個書店轉來的，那時恰巧方亞丹在他的房裏。「看這筆跡，一定是女人寫的，」方亞丹帶笑說。

「女人有什麼女朋友寫信給我呢？」吳仁民接過信來遲疑地說。他慢慢拆開了信。

「吳先生——你讀到這封信時，不知道你的腦中可還有我的影兒存在麼？」

那天你在會館義地上遇見的藍衣女子便是我。她是你的一個學生。在××大學高中部的教室裏她曾經聽過你許多次的講課，而且因為她的身世的淒涼曾經博得你的同情。你是她所敬愛的一位仁慈的先生，她永遠不能夠忘記的先生。

那天在墓地上看見你的和善的面容，我雖然不能夠馬上記起你的姓氏，可是那過去的舊事開始模糊地在我的心靈中顯現了。許多滴吞在肚裏的眼淚使我的脆弱的心發痛。我就匆匆地回家去了。

先生，我後來終於記起了你的姓氏。先生，你看我是一個多麼忘恩的女子喲！我居然連你的姓氏也忘記了。你曾經那麼仁愛地幫助過我。當我決意不接受一個男子的愛情而受着環境的脅迫時，你曾經那麼大量地援救過我，使我在吞了許多痛苦的眼淚以後居然得着安靜的幸福，而

平安地走到我所愛的男子的懷裏。雖然我和他的緣分是那樣淺，他只給了我短時間的陶醉就永離了這世界，把我孤零零的留着，可是你所給我的恩惠已經使我這薄命女子銘感無極了。

先生，自從那次看了他的墳墓回來，我就病倒了。在病中我時常想起你這仁慈的先生。在病中，我夢想着你會到我這裏來，讓我最後一次向你表示我的感激，因為我恐怕我不會活到多久了。先生，你是知道的，我很早就患着肺病，而且最近又開始吐血了。不知道爲什麼我看見自己的鮮血便要流淚，有時候還要傷心地哭一兩個鐘頭。先生，像我這樣的女子也許是值得人憐惜的了。

先生，不知道你還有餘暇來看我麼？不知道我的這封信還有進到你的眼簾的福分麼？可是我依舊虔誠地祈禱着我在死去以前還有機會和先生談一次話，這也許不會是過分的希求罷。

先生，你看，在這麼青的年紀我就想到死了，這是多麼可笑，多麼可憐。

先生，想說的話多着呢！可是我沒有精力繼續寫下去了。專此敬問

近安！

後面還寫了她的通信地址。

「熊智君……」吳仁民摺了信紙夢幻似地把這名字接連唸了兩遍。

「熊智君，她是誰？」方亞丹好奇地問。

吳仁民不回答，卻繼續自語道：「熊智君，細長的背影，下垂的黑髮，悽哀的面貌……肺病……鮮血……」然後用決斷的聲音說：「是的，我記得她，我認識她。熊智君，那個女學生。」於是就把信紙遞到方亞丹的手裏說：「你看罷。」

方亞丹接過信來讀。同時那個穿了寢衣躺在牀上嚷着肚皮痛的高志元也閉了闊嘴，帶着笑容一翻身跳下牀來，走到方亞丹的身後，就把膀子壓在他的肩膀上，一面注意地看信。

「呵！」從高志元的闊嘴裏哼出這一聲，「原來是這樣的一個女子呵……仁民，那就是你所說的美麗的幻影嗎？」

「我要走了，」吳仁民突然站起來，擺出莊嚴的面孔說。

「是不是去看那個熊智君？」高志元嘲笑地問。

「是的，」吳仁民含糊地應了一聲。

「我勸你還是不要去的好，」高志元正經地說。

吳仁民正要走出門，卻站住了，回過頭來看他。

「你以為你這樣就可以幫助她嗎？就可以給她帶來幸福嗎？」高志元突然吵架似地這樣問。

「我不知道，」吳仁民茫然答道，過後又加了一句解釋的話：「我倒沒有想到這上面去。」

「你不會的，」高志元堅決地說，像吐一口痰在吳仁民的臉上似的。「你不會幫助她，你只會給她，你自己帶來更大的苦惱。要撇開社會個別地去救人，不會有一點用處。而且女人根本就是一個脆弱的東西，她們軟得像沒有骨頭，你要拉她們站起來，她們反會把你拖倒下去。我的話一點也不錯。我見過不少的人爲了女人的緣故而墮落，而變節的。」

「我不會，」吳仁民半生氣半有把握似地說。

「你不會，誰相信？你的性情恰像雪下的火山。你跌進愛情的火坑裏面，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我勸你還是不要去看她，」高志元嘲笑道，從闊嘴裏噴出了一些白沫。

「你不看見她在信上寫着不會活到多久嗎？她不過要求在死去以前和我談一次話，這我不能夠拒絕她！」吳仁民熱烈地說。

「我問你，難道每個垂死的人要求你去談話，你都會去嗎？你又不是一個牧師！」高志元張開闊嘴笑了，露出一排黃牙，他把寢衣拉開，那個生着不多幾根細毛的胸膛從破爛的汗衫下面現出來，下

身穿了一條髒的短褲，鈕釦沒有扣上，再下去就是一雙毛腿。

「志元，你也應該把衣服穿得整齊一點。你看這樣像什麼！怪不得你討厭女人，因為像你這樣不愛清潔的男子，女人是絕對不喜歡的。」方亞丹忽然插嘴說，接着發出一陣大笑。

高志元連忙把寢衣拉攏來，臉上浮出一個受窮時的微笑。他微微紅了臉，因為方亞丹說着了他的弱點。

「我去了，」吳仁民自語似地說，很快地就消失在樓梯下面了。

走在街上，吳仁民纔發覺他沒有把領帶繫好，便解開重新繫過。他一面走一面繫。忽然一部電車從後面駛過來。他急急追上去，剛剛趕上車子開。可是他已經跑得面紅頸脹了。

他下了車，沒有把握地走了幾條馬路，終於找到了熊智君的寓所。是一個比較清潔的弄堂，裏面只有十幾幢房屋。石庫門，新的建築，三層樓，空氣還新鮮。他想：「在這裏養病倒也不錯。」

他找到號頭，先去敲前門，沒有應聲，便又轉到後門去，敲了半晌，一個江北娘姨給他開了門。

聽說是來看姓熊的女人，那娘姨便在下面叫了一聲「熊小姐」。從樓上傳來了女性的緩慢的應聲，接着似乎聽見門響。

「你上去，三層樓，」娘姨帶笑地對他說。

在樓梯上走着，他忽然覺得自己的心戰抖起來了。他遲疑着，彷彿有點窘，不知道見着她應該說些什麼話，有什麼樣的結果。他把脚步放慢些。他正在思索，無意間抬起頭看見上面樓梯旁邊正有一個臉龐和一堆頭髮俯下來。

他的臉頓時發燒了，他覺得全身的血都衝到臉上來，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但他也鼓起勇氣走了上去。

他的脚還在最後一級的樓梯上，他和她是面對面地站住了。他記得很清楚，果然和那天在墓地上看見的沒有兩樣，甚至那藍布旗袍也沒有改變。下垂的黑髮，細長的身材，悽哀的面貌，這些好像都刻印在他的頭腦裏似的。兩隻水汪汪的眼睛裏面盪漾着許多愁思。美麗的臉龐上籠罩了一層雲霧。一張小嘴微微張着。

就這樣站立了一兩分鐘，兩個人都不說話。吳仁民只覺得那一對柔軟的，似驚似疑似哭似笑的眼光不住地在他的臉上盤旋。但是漸漸地他看出變化來了。那一層雲霧慢慢地在消散。

忽然她把嘴唇一動，微微一笑，這笑在他看來和哭只差了一點。接着從她的口裏低聲吐了「吳先生」三個字。

「是我，密斯熊」他感動地應着，他還想繼續說話，可是有什麼東西阻塞了他的咽喉。他只是默

默地跟着她進了房間。

然而從這時起在他們中間的隔膜就開始消除了。

兩個人坐得並不很近，女的坐在牀沿上，男的坐在旁邊桌子的靠背椅上。桌上放了幾本書。吳仁民把眼睛放在書上，卻對她說着普通的應酬話。他住了口，她並不接下去，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她背轉身子低下頭默然過了半晌。等到娘姨提了水壺上來，她纔裝出笑容站起來招呼給他倒了茶。

「她哭了，」他這樣想，心裏覺得有些難過。「她爲了什麼緣故要哭呢？」他並不很固執地問自己。忽然信裏的那一句話闖進他的腦裏來了，正好像給他一個回答一般。他有點胆怯地故意去看她的臉。她這時正立在櫃子旁邊從一個玻璃缸裏抓了花生米出來擺在一個洋磁碟子裏面。

他看她的臉，那臉上缺少一點血色，嘴唇卻是紅紅的。「那不是血跡罷。」他這樣想着，心又微痛起來。

她把碟子放在他的面前，微笑地說：「請隨便喫一點，」然後坐回到牀沿上去，看着他慢慢地喫花生米，她開始敘述起過去的事情來。

她最先就敘說她因了不肯接受一個男子的愛情而受着環境的脅迫時吳仁民幫助她的一段故事。這事情，吳仁民早已經把他埋葬在很深的地方，他從來不曾記起，但料不到現在卻被她通統掘

發出來了。是的，他曾經幫助過她。那時她還是他的學生，她在高中部還沒有畢業，她的家庭就給她訂了婚，叫她輟學回去出嫁。她在這城市裏已經有了愛人，她自然不願意回去結婚，而且她又知道家裏要她去嫁給什麼樣的人。反抗的結果使她和家庭脫離了關係，於是她的求學問題就發生困難了。這消息後來傳到吳仁民的耳裏，吳仁民自願來幫助她，替她在一個書店裏找到校對的位置，這樣使她可以在學校裏畢業。這件事情發生不久，吳仁民就離開了那學校，而且很快地把她忘掉了。家裏有一個自己滿意的妻的男子是很容易忘掉別的「有了主」的女郎的，吳仁民自己就常常說着這樣的話。何況以前還有工作來佔據他的時間。但是如今一切都成了過去的陳跡，她成了孤零零的一個人，而他也把他的瑤珠永遠失去了。

「那過去的事還提牠做什麼？」他帶着謙虛的笑容說，其實在心裏他卻暗暗地說：「說下去罷，你的聲音是那麽溫柔，你的故事裏面帶着那麽多的溫情，我的心漸漸被你軟化了。」

「那過去的事就是我的唯一的安慰，現在想起來，真是美麗，就像夢一般。」她說着夢幻似地微微一笑，這笑雖然還多少帶了一點淒涼的味道，但已經够使她的面龐變得有生氣了。「生了病的人是很容易記起往事的，更何況是一段受過人的恩惠的事情？先生，你不曉得這回憶給了我那麽多的安慰，那麽多的溫暖……」



「你的病是不要緊的。人是這麼年青，你的生命還沒有開花，你以後還有更多的美麗的日子。爲什麼就有了頹唐的思想？你正應該想些快樂的事情。病是不要緊的……」吳仁民感動地斷續着說。他的聲音戰抖得很厲害。他好像在背誦一首名家的詩。忽然他閉了嘴，他不能夠說下去了。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他用無言的話句對自己說：「同情，這是同情。」事實上他是被一剎那間的愛情佔有了。

他微微嘆了一口氣，站起來在桌子上取了幾顆花生米，慢慢地嚼着。

「他死了，已經一年多，我和他的緣分是這麼淺，」她苦痛地低聲說。

「一年多，他死了一年多了？」他驚訝地叫起來。

「是的，」她低聲回答，埋下了頭又加一句：「如今我是被遺棄在大海裏的一片浮萍了。」

「我的瑤珠，我的妻子也是在那時候死去的。」他用力說。

她馬上抬起頭來，用一種好像是茫然的眼光望着他，過後自語似地喃喃說：「什麼事都有巧合，災禍也會來得這樣湊巧……」

吳仁民苦痛地想：「同樣的災禍把我們兩個連結在一起了，」他唯唯應了一聲。

「那麼先生到現在還只是一個人麼？」她無意間說了這句話，卻又把頭埋下去。

「是的，一個人，也可以說是一個浮浪人，有些朋友又叫我做羅亭。我確實就像羅亭那樣，懷着一

顆熱烈的心，到處漂泊，受人輕視，被人誤解……」他說這話時的確帶了一點怨氣，他說得很認真，卻忘記了他並不會有過到處漂泊的事。

「是呵，」她說着又抬起頭用溫柔的眼光看他。「在現社會裏面有着熱烈心腸的人常常會得不着人們的了解的。先生不是曾經對我說過我們應該有獨往獨來的勇氣麼？這句話我至今還記得。這是一句很美麗的話……但是可惜我卻不會做到。」最後的一句話是帶着嘆息低低地說出來的。好像怕被他聽見一般。

「我已經早忘掉我說過這句話了，」他苦笑說。「話是美麗的，但是那寂寞，那心的寂寞！比死還要難受！永遠是誤解，永遠是失望！熱烈的心被寂寞來消磨，沒有誰會來替我分担一點苦惱，表示一點同情。沒有誰會關心到我！孤獨，永遠是那比較死還要沈悶的孤獨！密斯熊，這話我只向你說，我從沒有對別人說過。但是你也不會了解我。」他愈說下去，愈熱烈，同時又愈悲憤。

「先生，你爲什麼要說我不會了解你呢？」她認真地分辯道。「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感激你，多麼崇拜你。是的，也許我現在不了解你，但我很願意了解你，我預備了解你。我希望你給我這一個機會，我已經失掉很多很多的機會了，這一個機會我該可以不會失掉罷，先生……」一道光亮繼續照耀着她的面龐，那上面被淡淡的紅雲煊染了。

即使不是爲了前面的這些話，單是那面貌也可以使吳仁民感動的。他的面容也改變了。他用戰抖的聲音回答她，他說話就像在背誦詩句。「密斯熊，密斯熊，」他接連喚了兩聲，因爲一時接不下去。「你竟是這般大量……我一生只聽見一個人向我說過這樣的話，這個人就是你……此外從沒有過一個人表示願意了解我的。你是這麼高潔！我不曉得應該怎樣感激你！」他說着身子像發寒顫似地抖動。兩隻眼睛不轉動地望着她的微微開着的小嘴，想從那裏面得一個判決。忽然他自己覺得一個高崇的感情控制了他，一個莊嚴的聲音在他的耳邊說：「跪下去罷，在這個女神一般高潔的女性的面前跪下去罷，向着她伸訴你這許多時候以來的悲哀！」

「先生，」她略略提高聲音說，「你爲什麼對我說這些話？我是不配的。我經歷了那許多痛苦而能够活到現在，不都是拜領着你的賜與麼？你現在還要說感激我。不是在譏諷我麼？先生……」從她的面部的表情看來，她的心和口是一致的。

「先生，你不要喚我做先生罷，我們做朋友，不更好麼？」他忘了自己似地大聲說。

兩人對望着，在他們中間沈默統治着，但是兩顆心都在說話，兩對眼光都在探索。

「先生，我真不知道應該怎麼稱呼你好。難道這稱呼不就是最美麗的麼？」她用一種非常柔和的聲音說。「讓我永遠這樣稱呼你罷。這稱呼我一直到死都不會忘記的。」她停了一下，站起來走

到桌子前面拿起熱水瓶給他倒了一杯茶，自己也倒了一杯，拿回到牀邊，坐下去喝了兩口，然後慢慢地繼續說下去：「先生，你也許願意知道近一年多我的生活罷。你或者會奇怪他死了以後我是怎樣生活下去的？其實是很簡單的，我這許久都是在書店裏做校對的工作。後來我的身體病弱到不能夠再做那種只有使人心焦頭痛的事情，我便搬到這裏來。這是一個女朋友的家。她對我很好的，她一定不  
放我離開這裏……」

「她現在還住在這裏嗎？」他突然問。

「不，她到鄉下去了，不久就會回來的。她和我同鄉，而且是小學時代的同學。因了她的勸解，我母親又時常接濟我，和我通信息，但是父親的心還是不肯寬恕。」

「也許他的心總有一天會變軟的，」他這樣地安慰道。

「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她感傷地說。「我近來很少到外面去，常常整天坐在家裏，有時候拿着一兩本書，有時候動也怕動一動。不知道怎樣身子非常容易感到疲倦。這裏又很寂寞。那個女朋友回去以後就沒有一個人來和我談話。在這個城市裏，我沒有幾個朋友，我整天坐在家裏不想做什麼事情，又沒有人來看我。」

「我以後一定要常常來看你的，」他努力說着，並不像施一個恩惠，卻像要報答一個恩惠。

「真的？」她的聲音裏帶了一點喜悅。「恐怕先生不會有這麼多的時間罷，我知道你是很忙的。我知道你有你的偉大的事業。而且爲了這一個渺小的我，也值不得花費先生的寶貴時間。」

「我有很多的時間，因爲我也是很寂寞的，」他差不多要流淚地說。

兩個人又談了一些話，吳仁民終於告辭走了。熊智君把他送下樓來，伴着他走到後門口。當他走到轉角掉過頭來看時，那個被藍布旗袍裹着的苗條的身軀還靜靜地立在那裏。

走在路上看見藍的天空，金黃的陽光，步道上的梧桐葉，吳仁民覺得心裏很暢快，在他的耳邊還接連響着那溫柔地喚着「先生」的聲音。他忘記了這許久沒有抽煙。

「我終於找到這樣的一個女性了。他崇拜我！她願意了解我！她要求我給她這一個機會！」

「她是可愛的。美麗，那不消說。她說一句話就說得那麼溫柔，句句都打在我的心上。態度很溫柔，但又有熱情，並沒有一點忸怩。」

「病？那不要緊。愛情可以醫治女人的百病。」

「她是值得憐憫的，值得同情的，而且還值得愛的。」

「是的，我應該同情她，不，我還應該愛她。我有愛她的義務。我要用愛情去溫暖她的悽楚破碎的心。我要安慰她，鼓勵她，使她會走到積極快樂的路上去。」

「爲什麼不應該戀愛呢？生活太單調了，空氣太沈悶了，環境太黑暗了。我不可以暫時在女性的溫暖的懷裏睡一些時候，休養這疲倦的身體來預備新的鬪爭麼？」

他和自己商量了許久，終於得着下面的結論：

「自己覺得可以做就去罷。戀愛完全是兩個人中間的事情，李劍虹、高志元他們沒有權利來干涉我。」

在電車上他遇見幾對年青的男女，他們談笑得很親密，女的緊緊偎着男的。全車子裏面的眼光都落在這幾對人的臉上和身上。他把他們看了許久，忽然妬嫉地，生氣地在心裏自語起來：「爲什麼他們都可以，我一個人就不可以呢？」

回到家裏，他看見高志元還躺在牀上，露出毛胸和毛腿在和方亞丹談話。

「怎樣了？成功嗎？」高志元看見他進來就張開嘴嘲笑地問道，接着又哼起日本的情歌來。

「斯多噶派哼情歌。」吳仁民不直接回答，卻自語地說了上面的話。

高志元沒有話說，把嘴大張開，打了一個呵欠，嘴張得那麼大，好像預備吞食一個人似的。他生氣地伸手把那豎起的頭髮拚命搔，忽然大聲笑起來。笑够了時他才慢慢地說：「我有了好對了：革命志士講戀愛。」

「好，」方亞丹也笑了。

吳仁民漲紅了臉，唾罵道：「你懂得什麼？照你的意思，人類應該滅絕才對。你爲什麼不把所有的人都弄成太監，免得他們看見了女子就要衝動……我要出去了，我不再和你這新道學家說話。」他說完真的就往外面走。

「仁民，回來，我有話和你說，」方亞丹在後面叫起來。「真的，有正經話和你說。」  
吳仁民默默地走了回來。

「我和志元已經決定到E地去了！」方亞丹嚴肅地說。

「你不到法國去嗎？」吳仁民驚訝地問。

「我早就表示過不去做留學生了。讓張小川一個人去擺他的留學生的架子罷，」方亞丹說着忽然做出一個歪臉。

「我決心去做實際運動。和劍虹長久在一起也沒有什麼意思。他自然是一個好人，卻幹不出事情來。和他相處不久時還覺得他有些魔力，可是一旦相處久了，才知道他不過是一個紙糊的燈籠！」  
方亞丹用清朗的聲音說，他突然站起來，身子似乎變得很長。

「你在和我開玩笑，我知道你素來很崇拜他！」吳仁民還不肯相信。

「不錯，我崇拜過他，便是現在我對他還有好感。」方亞丹起勁地分辯說。「然而現在我看出他的弱點來了。他的成見很深，並不認識人，而且又缺乏自信力。凡是讀書過多的人都會有這毛病。書本這東西害人真不淺。」

「而且劍虹拚命庇護小川，這也很不公平，不管小川現在變得怎樣，劍虹依舊相信他不錯。這簡直是縱人爲惡了。」高志元突然從牀上跳下來，把他的木板鞋在樓板上弄出大的響聲。

「小川要結婚了，聽說還要行舊式的婚禮呢！」方亞丹生氣地說。

「結婚和誰？」吳仁民茫然問道。

「和龔德婉。女的人還不錯，劍虹很稱讚她，你也見過。婚禮大概在龔德婉的家鄉裏舉行，外面的朋友是不會去參加的，當然看不見舊式的婚禮。他們回到這裏來時，隨便印一張說明同居的卡片分發出去，在朋友們看來，豈不是廢除了婚禮嗎？革命家的花樣到底要多些。」方亞丹愈說愈生氣，竟然把衣袖挽上去，好像預備和人打架似的。

「龔德婉，我當然見過她……但是關於婚禮的事情你怎麼知道的？」吳仁民又問。

「那是佩珠告訴我的。劍虹勸阻過小川一次，沒有用，他就不勸阻了，據說他將來預備裝着不知道的樣子。我不高興劍虹，就因爲這個緣故。你知道我對於舊禮教憎恨得非常厲害，舊的一切我都憎



恨。整個中國被他摧殘到了這個地步，我們青年還要對他讓步屈服。」方亞丹說着猛烈把拳頭在桌子上面用力一擊。桌子大聲叫起來。兩三本書落在地上，一個茶杯被打翻了。

「所以我要到E地去了。現在只等E地的朋友寄路費來。我要離開小川，離開劍虹，離開他們那一羣書獃子。」

「我去，志元去，還有兩個朋友要去。將來你也跟着來罷。我們歡迎你。」

方亞丹的話語說得非常有力。連高志元也擺正了他的方臉注意地聽他說話。

「好。」吳仁民含糊地答應一聲，心裏有說不出的惆悵。他這時候並不會想着到E地去的事。

## 七

「你又要到熊智君那裏去嗎？」高志元看見吳仁民在結領帶，便帶笑地問。他坐在沙發上，身上穿了寢衣，把一根手杖抵着肚皮，手杖的另一端抵在桌子腳上。

「是的。」吳仁民隨便應了一聲，但馬上大聲笑了。「你的肚皮又痛嗎？」

「有一點痛。不過不很厲害。」高志元自己忍着笑說。「這幾天拿手杖來抵肚皮，差不多成了習

慣。」

「你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你看你一天究竟幹些什麼事情？」吳仁民帶笑地責備他。「像這樣子到E地去是不行的。」

「這何消你說？到了E地當然會被工作逼得要死！但是現在我還可以繼續過這種浪漫的生活，且讓我盡量地過幾天罷，以後就要把牠永遠埋葬了。」高志元正經地說，好像還有一點留戀的樣子。

「你真是一個充滿着矛盾的人！」吳仁民帶笑地罵起來，「你天天嚷着要做一點事情，說這種生活是墮落，可是一旦有事情給你做，要你結束這種生活的時候，你就有點留戀了。你這種人，真正叫人拿你沒有辦法，說你壞，又有點不忍心；說你好，未免太恭維你。」他說了就往外面走，不要聽高志元的反駁。

「仁民，」吳仁民已經在下樓了，卻被高志元的這一聲呼喚叫了回轉來，他以為高志元有什麼事情要和他商量。

「什麼事？」他站住正經地問。

高志元起初微笑，後來卻半吞半吐地說：「當心點，不要被熊智君迷着了。」

「你的頭腦這樣舊！一個男人找一個女人就只是爲了講戀愛嗎？」吳仁民生氣地說着就在一

把椅子上坐下來。「我和她做朋友，不過是想幫助她，感化她。」心裏卻比口裏要求着更多，他自己也知道。

「這樣崇高的目的！」高志元譏笑似地稱讚起來。他不再說別的話，只是把身子不住地在椅子上擦。

吳仁民聽了這句話心裏很不舒服。他明白高志元故意在挖苦他，卻又不便和高志元爭吵，只是含糊地解嘲似地說一句：「你不信，將來看着罷。」

「看什麼呢？看你和熊智君行結婚禮嗎？」高志元還沒有把話說完就聽見樓梯上的高跟鞋的聲音，馬上住了口。

「她來了！」吳仁民喫驚地站起來低聲說。他的眼光馬上落在高志元的身上。「看你這樣子！連短褲也不扣好。」他又驚又氣地說。

高志元把頭埋下去看自己，忽然叫了一聲「呵呀！」便緊緊跑到自己的牀前，跳上去一把拉過被蓋蒙了全個身子，卻忍不住在被窩裏發出一聲笑。

一個細長身軀的女郎在門口出現了，她一眼瞥見了吳仁民，臉上露出溫柔的笑容，她把頭微微一點，低低喚了一聲「吳先生。」她的悽哀的面龐因了這笑容而發光了。

吳仁民堆了一臉的笑容把她接進來，讓她坐在沙發上面，從熱水瓶裏倒出一杯開水，就把茶杯放在沙發旁邊的凳子上。那女郎側起身子謝過了。

於是他們便開始了談話。在談話的時候，吳仁民時時斜着眼睛偷偷去看高志元的牀，那上面腫地堆了一鋪被褥，微微在搖動，他忽然發見熊智君的眼光也偶然落在那上面，不覺受窘似地紅了臉解釋說：「這是那個朋友的牀鋪。他出去了。他這人懶得很，從來不疊被褥。他不久就到E.地去。」

這些話被那個躲在被窩裏的高志元聽得很清楚，不覺失聲笑起來。吳仁民倒有些機警，連忙用一陣咳嗽掩飾過去了。

熊智君似乎並不覺得，她把眼光移在吳仁民的臉上，現出關心的樣子看他咳嗽，過後又把眼光移到牆壁上，看着一張女人的照片，就是吳仁民的亡妻瑤珠的照片。於是她埋下頭來低聲問了些關於那女人的話。在注意地聽着吳仁民的答話之際，她不時畏怯地偷偷把眼珠往上面一眨，去看他的臉色。

「這兩天還常常咳嗽嗎？今天臉色似乎好多了。」吳仁民把瑤珠的事情結束了以後，就把話題轉到她的身上，這樣關心地問她。

「謝謝你，我好久就不常咳嗽了，這幾天漸漸好起來，心裏也覺得特別高興。」她微笑地說，略

略停了一下，又補上一句：「昨天晚上還和那個女朋友一起到卡爾登去看了電影呢。」

「那位女朋友已經回來了？」

「是的，她前天才回來的。她回來我也算多一個伴，寂寞的時候，也可有找她談些閒話。不然，一個人悶在家裏真難受。近來倒承先生常常來看我，我真不知道怎樣感激先生才好……」

吳仁民覺得心裏暢快，正要答話。忽然瞥見高志元牀上的被褥動了一下，一隻腳尖顯露到外面來。他着急地看她一眼，她正埋着頭慢慢地在說話。

他覺得略略放心了，但他又想起在這房間裏談話很不方便，他們的話會全被高志元聽了去，以後高志元又有了嘲笑他的材料。因此他便想出一個方法。

「密斯熊，你沒有別的事情罷，我們到公園裏去走走好不好？」他這樣向她提議，很羞心她會拒絕。

「好，我也是這樣想，只是不會耽擱先生的事情罷。」她說着就站起來，微微一笑。

「我沒有什麼事情。我這一晌來都是無目的地天天在外面亂跑。」他極力要使她相信這話，所以說話時候很起勁，同時也站起來，讓她往前面走，自己在後面跟着。他走出門口，故意把門碰上碰得很響，是給牀上的高志元聽的。

高志元聽見這聲音馬上推開被褥從牀上跳下來，赤腳走到沙發上面一屁股坐下，張開大嘴放出幾聲哂笑，接着咕噥地自語道：「到底還是愛情勝利！什麼革命運動！大家還不如去從事求愛運動，那倒要爽快得多……我還是到公園裏看他們去。」

最後一句話使得高志元的方臉上現出得意的笑容，他連忙跑到牀前，從枕頭下面取出壓在那裏的摺疊好了的西裝褲。他很匆忙地把上下身衣服穿好，就鎖了房門跑出去了。

他們的寓所離公園很近，不過一會的功夫他就到了那裏。他買了一張門票進去，因為他的那張長期入場券還在吳仁民的身上。

走進了公園，高志元很高興，他以為一定可以找着他們，而且可以設法去打岔他們。但是找尋的結果卻很使他失望。他圓睜着兩隻眼睛走遍了公園：他走過草地，他走過涼亭，他走過池邊，他走過花壇，他走過斜坡，他走過竹徑，他始終沒有看見他們的影子。

自然公園裏有不少的青年男女，但那些都是愛侶，他們假坐着甜蜜地說情話。高志元一看見他們，馬上就皺起眉頭把臉掉開。他以為在那班人裏面一定沒有吳仁民和熊智君。

「但是他們究竟到了什麼地方去呢？是他們臨時改變了心思，或者還是仁民在搗鬼，他故意拿到公園去的話來騙我？」這樣想着他覺得一團高興都飛在九霄雲外去了。他在一株梧桐樹下面找

着一把空椅子，一個人在那裏坐了好一會兒，又覺得無聊，便索性把吳仁民的事情拋開，走出公園找方亞丹去了。

吳仁民和熊智君確實到公園來過，而且高志元進來的時候他們還是在公園裏面，但是不久他們就出去了。因為吳仁民約熊智君去看電影，她並沒有推辭。

他們到了電影院，時間還早，裏面只有寥寥的十多個人。他們在廳子的一個角裏找了兩個座位。他和她坐得這樣近，兩個人的手臂差不多靠着，這還是第一次。他覺得有些不安，但又很高興。她的臉微微紅着，上面露出笑容，這笑容在她說話的時候也沒有消去。她並不避開他的注視，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安。她也許比他更熱情一點，雖然在表面上沒有表示出來。但顯然她很願意和他接近。

在公園裏他們並沒有說許多話，他們的注意力被那自然的美景攝引去了。他們問答的都是普通的問話，但裏面也含了特別的關心，這是彼此在沈默中也能夠覺得的。

如今在這陰暗的，並不十分寬敞的影戲院裏，沉悶的空氣開始來窒息他們，一種隱隱的悶熱把他們的熱情燃燒起來，使他們覺得需要着向對方進攻，但又怕這進攻會受着阻力。起初他們並不多說話。說一句話似乎是很困難。因為一句話裏面必須含着幾句話的意思，要使聽話的人從這句話裏體會出未說的話來，但同時又怕聽的人會誤解了意思。這時候更能夠表達出他們的心情的就是那

偶爾相遇着的彼此的眼光。雖然是眼光一注視，臉一紅，嘴一笑，彼此就把頭埋下來，但是那心的顫動，那使全身的血都沸騰起來的心的顫動，卻使得彼此都會忘了自己。這是刺激，這是陶醉，這是熱，雖然不見得就是吳仁民所想的那一種，然而這許多日來過慣了孤寂冷靜的生活的他終於被牠壓倒了。

「智君，」他突然用了戰抖的聲音低低在她的耳邊喚道。

她掉過臉看他，他卻覺得咽喉被阻塞了，掙紅了臉，半晌才說出下面的話，聲音依舊戰抖得厲害，就像在讀詩：「智君，我說……這生活我實在忍受不下去了……那樣地寂寞！那樣地冷靜！那樣地孤獨！人家都說我浪漫，輕浮，鹵莽，空想……我的周圍永遠是黑暗。沒有一個關心我，愛我的人……但是如今你來了。你從黑暗裏出現了……智君，你把那黑暗給我掃去了。你把那過去的陰影都給我驅散了。你給我帶來一線的光明，一線的希望。在你的美麗的眼睛裏，看出了我的這許多年的痛苦的酬報……我愛你，智君，我愛你……但是你會愛我麼？你會愛我這個被許多人遺棄的浮浪人麼……我願意把我的鮮紅的心獻給你，只要你說出一聲允諾，我願意立刻為你犧牲一切……如今在你的面前，在你的身邊，我是把整個的仇視我的世界都忘掉了。我有了新的勇氣了。智君……我請求你允許我，暫時在你的溫暖的懷抱中睡一些時候，休養我的疲倦的身體，來預備新的鬥爭罷……我請求你不要離開我，不要把那一線的光明和希望給我帶走，讓我落進黑暗裏去……我不能夠再過那種



生活了……」

在這長篇的敘說的中間，他把他的眼睛不住地在她的眼睛和嘴唇上移動。他的眼睛沒有一刻離開牠們。他的話並沒有完結，但是熱情使他說不下去了。他便拿起她的左手，用兩隻手來撫摩她，這顯然表示他恐怕會把她失掉。

「先生，」她開始用溫柔的聲音回答他。她的眼睛裏已經嵌着明亮的淚珠了。她把臉放得離他更近，她就在他的耳邊低低地說：「我不是已經對你說過我生存在現在全是拜領你的賜與麼？我不是對你說過希望你給我一個機會麼？先生，我的心難道你還不知道？倘使我果然可以幫助你，倘使你果然需要着我，我是一點也不吝惜的。先生，呵，只是，先生，像我這樣的女子還值得你愛麼？……我果然還有獲得你的偉大的愛情的幸福麼？……先生，我的感激，我對於你的感激，我不知道用怎樣的話來表明我——」

電燈突然熄滅了。她的話語也就跟着中斷，她不能夠繼續說下去了。音樂響起來，銀幕上現了人影。她的心被一陣劇烈的感情搗碎了，她不能夠再支持，就把頭斜傾下去緊緊靠在他的肩頭。她的頭和她的身子抖得很厲害，這顫動代替她的嘴說出來那許多許多不能夠用言語表示的意思。他完全了解了。

銀幕上開始了一場生活的鬭爭。在黑暗的社會裏一個女郎生長了，她有着一顆純白的心，不知道這社會上的種種事象，平靜地在貧窮裏生活下去，直到開花的年紀。於是引誘來了，她的純白的心是不能夠抵抗的，她受了欺騙，還以為是在做戀愛的夢。然而夢醒了，理想破滅了。她看見金錢怎樣摧殘了愛情。這就是造成她的墮落的原因。這以後的幾年中間的放浪生活把她的青春差不多要消磨淨盡了，她預備着躺下去走進那永恆的門。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一個天真的青年來了。他的純潔的偉大的愛情終於掃盡了她的過去的一切陰影，使她得到了新生。一個團圓來結束了這場生活的鬭爭。

電燈重放着光明，廳子裏起了說話的聲音，觀眾並不多，是「休息十分鐘」的時候。

這是美國資產階級的導演家的典型的愛情作品，從那種千篇一律的流行的大眾小說裏取材的。靠着那導演家的手腕這片子還算是緊張動人，使得觀眾提心弔膽地注視着銀幕上的動作，最後的團圓才給了他們一個輕快，但這輕快就把以前的全部效力完全掃除了。

但是這對於吳仁民和熊智君卻另有一種效力。他們在這影片裏各人看出了一種意義。這是和他們的生活有關聯的。尤其是那最後的團圓顯明地給了他們一個希望，這希望無疑地把他們結合在一起了。

電燈重燃的時候，熊智君把頭從吳仁民的肩上抬起來，望着他一笑。

「這麼，你哭了！」他微笑地說，便取出手巾替她揩眼淚。

她並不拒絕，就讓他替她揩拭，只是微笑地解釋道：「我太愛哭了。我看電影看到悲慘的情節，常常會傷心地哭的。」

「但是這結局不是很好的嗎？」他再鼓舞似地說了一句。

「是的，這結局倒給了我不少的勇氣。先生，你看，我真會像影片裏的主人公那樣得到新生麼？你真願意拯救我麼？」她溫和地問，她敬愛地看着他，她的眼睛，她的臉都充滿了愛情和感激，但是感激比愛情更多。

「智君，究竟是你拯救我還是我拯救你？你爲什麼還要疑惑？你不知道我未遇着你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心情，如今又是什麼樣的心情。我現在得到你，我又有勇氣和力量來和這世界奮鬥了。是我應該感激你。」他說話時，他的眼睛，他的臉也充滿了愛情和感激，他的愛情比感激多。

她翻看手裏的說明書，知道下半場演笑劇。她是不喜歡看笑劇的，便說：「我們不要看笑劇了。笑劇沒有什麼意思。」

「好，我們找個地方喫飯去。」他說着就站起來，他自己這時候並沒有什麼主見，只是預備着順

從她的意思。

熊智君沒有說什麼，點一點頭，算是默認了。

他們走出影戲院，兩個人的態度就有些不同了。他們在人行道上走着，她把手挽着他的膀子，身子就挨着他的身子，完全像一對愛侶。這變化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發生的，但他們都覺得很自然。

他們走進了一家廣東酒樓，地方很清靜，又清潔。兩個人坐在一個角裏，並沒有鬧聲來打岔他們。他們點了幾樣菜，慢慢地喝着茶談話。談的自然是愛情的話語。

不久菜端上了桌子，夥計來問要不要喝酒。吳仁民本來說要，但是熊智君在旁邊勸阻他，他就聽從了她的話。

在喫飯的時候兩人是很親密的，在路上和在電車裏兩人也是很親密的。他把她送回家，時候還早。

她讓他進了她的房間，讓他坐下，又給他倒了茶。

「你覺得今天過得滿意嗎？」他端了茶杯放在嘴邊，一面望着她的微笑的臉，忽然問了上面的話。

「是，我這幾年來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快樂過，」她滿意地回答說，並不坐下，就站在他的旁邊，柔

情地看着他。

這樣的長久的注視給了他一種暗示。他放下茶杯匆忙地站起來。他被激情佔有了。他走到她的面前。她不退後。他一把摟着她，在她的臉上，嘴上狂熱地落着急雨似的吻。

她閉了眼睛默默地受着他的接吻，像在受一次祝福。她的身子因了愛情和喜悅而微微顫動。等他停止了接吻低聲喚她時，她才睜開眼睛，夢幻似地問道：「先生，我們是在夢裏麼？」

「你明明在我的懷抱裏，爲什麼要疑心在做夢？」他親切地說着，把她抱得更緊。

「那麼我的夢想就變爲真實了，」她柔和地低聲說。「先生，我從沒有想到真實會是如此美麗的……比夢還美麗。我早就夢見你來了。」

「你的夢想？你早就夢見我來過？」

「是的，先生，我很早就夢見你來了。在夢裏人是很自由的，很大膽的。我們會夢見許多在白日裏不敢想到的事情。先生，你以爲我爲着一個男子纏黑紗而夢見另一個男子，這事情是不應該的嗎？其實我和他結合以後我就夢見過你了。我爲他纏了一年多的黑紗。直到那天在墓地上遇見你，我回家才把黑紗去掉……先生，你以爲這事情是不應該的嗎？」

「智君，爲什麼還提那些過去的事情？對於你，我決不會有一句苛刻的話語，決不會有一點責備。」

的思想。純潔的愛情是要超過一切的。現在能夠像你這樣愛人的女子是不多的，大部分的女人都是很脆弱的。你才是我所追求的女性。」

「先生，我很早就夢見你來了。我知道你會來的。你會來援救我的，我等了你這許久。果然你來了。你來的時候我的過去的一切苦痛都被你驅散了。這真正像一場夢，一場美麗的夢……愛情是很美麗的，比夢還更美麗……我只希望牠長久繼續下去，不要像夢那樣地短，因為美麗的夢是最短的。」

「愛情是不死的，牠比什麼都會長久。智君，你不要耽心。我們的愛情是不會死的。你叫我等得好苦！你爲什麼不早來？定要在我經歷了那許多痛苦以後……但是如今你終於來了，便是受了那許多痛苦，現在也由你來給我報償了……我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也是……」

但是兩個人都掉下了眼淚。

「呵，我忘了一件事情。張太太，就是我的那個朋友，她願意見你，要我給她介紹。我下去看看她回來沒有？」她忽然掙開他的懷抱這樣說，就要往樓下走。

「喂，你的眼睛還是濕的。你這樣下去，不怕她看見笑你嗎？過來，讓我給你把眼淚揩乾淨。」他低聲喚她說。

她果然就走過去，讓他用手帕替她揩眼淚，他一面揩，一面問道：「你那位朋友是什麼樣的人，她並不認識我，爲什麼要見我？我不願意見那種新式的官太太。」

「她自然不會認識你，所以才要我來介紹。她聽見我說起你，我把你的姓名和我知道關於你的事情都告訴了她。她說雖然不認識你，卻很想和你見面。一定要我介紹。她的丈夫就在C地做官。她是我的同鄉，和我們家裏又有點親戚關係。人是很好的，和普通的官太太完全不同。我想你也會喜歡見她。」她說到這裏不等他發表意見就急急下樓去了。

過了一會她走回來，帶了點失望的神情。她惋惜地說：「真是不湊巧得很。她剛剛今天下午搭火車到C地去了，是臨時決定要走的。」

「這倒不要緊。我會時常到這裏來，等她回來時再和她見面好了。」他這樣安慰她，便不再去想那件事情，他甚至忘掉了問那個女人的姓氏。

從這天起吳仁民和熊智君成了一對愛侶。他每天都去看她，或者在她的家裏，或者在公園裏，電影院內，總之，他們兩個要在一處度過一部分的光陰。不然他就不能夠安靜地生活下去。高志元的嘲笑和勸阻都沒有用。他的心眼已經被愛情關閉住了。

但是愛情的路並不是完全平坦的，所以在擁抱接吻以外，有時候他們要流眼淚，或者要費些時

間說着解釋的話語，譬如有一次他忽然正經地問道：「智君，你真的願意把一切都交付給我？你就沒有一點顧慮嗎？」

「顧慮，我還有什麼顧慮呢？」她微笑地搖搖頭說。「我的過去，你是知道的，我且怎樣想就怎樣做的人。前一次不是爲了愛情和家庭脫離關係嗎？還虧得你援救我……」

「你不要再提那件事了。」他急忙打岔說。「如今再說那件事，別人聽見也許會加一番惡意的解釋，反而把我的好心變成歹意了。並且那時候我是毫不費力的。我實在不配受你的感激。」

「先生，」她依舊溫和地說。但這溫和裏面是含得有熱情的。「爲什麼我不應該再提那件事？一個女人的感激是到死方休的。我們用不着害怕別人的惡意的解釋，只要相信得過自己的心是純潔的……先生，我就心的，是恐怕我值不得接受你的愛情，我對你不會有什麼幫助，尤其是我這病弱的身體只會累人。我把我的一切交付給你，對於你恐怕也不會有什麼益處。你將來會反悔的。」

「我反悔？智君，你說這樣的話？」他失望地說。「我們的愛情才開始，你就說出這樣的話來，是你不相信我了！智君，你真的不相信我的愛情，你真的不肯把你的一切交付給我，不肯接受我的一切來安慰我，拯救我嗎？」

「我的意思決不是這樣，」她說着便給他一個溫和的笑。「我早已說過我是沒有一點吝惜的。」



我相信你，先生，我相信你的一切。只是我恐怕我配不上你，我值不得你的愛情。」

「你又有些傻了！」他也微笑。「在愛情裏只有相信不相信的問題，並沒有什麼配不配。像你這樣聰明而且大方的人難道就解不透這一層。」

「先生，你說得不錯。這意思我是明白的。可是我也知道我的病弱的身體不會對你有什麼幫助，反而會牽累着你。所以我願意讓你知道我是隨時都可以走的，假若我的存在對於你的工作有什麼妨害，我隨時都可以離開你，雖然我那愛你的心永遠不變……」

她還要說下去，卻被他的接吻把她的嘴唇蒙住了。如今有了不少的愛情的經驗，他也已經知道用接吻來阻止她說出他不願聽的話。他的確愛她，的確願意爲她犧牲一切。她的存在就是對於他的鼓舞和幫助，爲什麼他還須得向她要求別的幫助呢？爲什麼他還須得要求她離開呢？那簡直是不能的事情。

她太過慮了。也許是過去的苦痛生活給了她太多的陰影，使她有時候也會做陰鬱思想的俘虜，所以常常要說那樣的話。但是他堅決地相信他的熱烈的愛情終於可以改變她，把一切的陰影給她掃除掉，使她做一個勇敢的女人。是的，他覺得對於這很有把握，她有時已經是勇敢而又有熱情的了。

吳仁民在這些時候的確沈溺在愛情的海裏。在表面上他似乎有了大的改變。他從熊智君那裏

得到了勇氣，又要用這勇氣來救她。他把拯救一個女人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頭，覺得這要比爲人類謀幸福的工作還要切實得多。

他不到工會去了。他也不到李劍虹那裏去了。對於方亞丹和高志元們經營的事情也不過問了。他雖然依舊和高志元住在一個房間裏，可是兩人談話的機會現在少得多了。他是常常不在家的。高志元近來也常常出去，好像故意避開他一般。兩個人在一處時高志元總要說幾句挖苦他的話。這些話很使他苦惱，他不能夠回答高志元，因爲很知道是什麼動機鼓舞着高志元說這些話，他也覺得高志元是有理由的。但是愛情已經把他的心眼蒙閉了。起初高志元常常正言勸他，因爲勸告沒有用，高志元就用挖苦的話來激他，但結果只使吳仁民在日記裏寫了幾段話罵高志元。

譬如在某一天的日記裏他寫着：

今天早晨正預備出去看她，這是我昨天和她約定的，卻被志元把我攔住了。他漲紅臉生氣地問：「你今天不到熊智君那裏去不可以嗎？」

他的態度和問話使我有點不高興。他這幾天向我故意數說着她的壞處，又挖苦我去從事求愛運動，這我都忍受了。我並沒有和他多辯駁。但是他還覺得不夠，他還要來干涉我。我不能夠再忍

耐了。我回答他：「我爲什麼不到那裏去呢？我只有在她那裏才得到安慰，才得到快樂。在全個世界裏只有她一個人才愛我，才關心我。你們都只知道你們的主義，你們都只知道你們自己，你們裏面沒有一個人肯關心到我身上。你們是不會了解我的。」我氣沖沖說了上面的話就不再理他，一個人逕自去了。我走到後門口時卻聽見他在樓上叫我。我並不答應他。

走在路上時我還覺得我生氣是有理由的。朋友們的確不了解我。小川他們不消說了，他們也許算不得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本來就是很少的。近來只有志元、亞丹兩個和我好。但是他們依舊只爲主義打算，只爲他們自己打算。至於我的苦痛，我的幸福，他們是絲毫不關心的。

朋友究竟是朋友呵！在我需要着幫助的時候，他們反而把我推出門去，不給我一點東西。她預備把我所需要的給與我，而他們又不許我去接受。他們永遠拿着那些腐敗的道德理論來麻煩我。他們有什麼理由不要我去享受愛情的幸福呢？他們有什麼理由不許我在女性的溫暖的愛撫中養好我的創傷呢？我有這愛情的權利，他們沒法干涉我。

爲了她我甘願犧牲一切。在她的眼睛裏我看出了我的法律。——現在是實行這句話的時候了。……

他第二天無意間把這日記拿給高志元看。他因了愛情的幸福而微笑着，他並沒有一點惡意，他也不想到高志元讀了日記會有什麼樣的感想。

「你太沒有道理！」高志元放下了日記果然生氣起來，責備他說。「昨天我們的團體開會，就在那會裏決定我和亞丹到E地去的事情。我們特地請你去參加。難道這是我們的錯處？」

這一番話馬上使吳仁民明白了許多事情，前一天裏想不到的那許多事情。他知道高志元說的是真話。他們的那個團體是近來成立的，除了高志元和方亞丹外還有不少的青年同志，這般人裏面有幾個他也見過一面，都是很熱心的青年，他們雖然不常和他往來，對於他卻有一些尊敬，而且對於他平日的主張也有些同情。因為這緣故，他們才請他去參加昨天的集會。但是他卻誤解了高志元的意思，反而生氣地拒絕了。

「你爲什麼不早說明呢？我本來是可以去參加的，」他後悔地失聲叫起來。

「不早說明？誰叫你那樣慌張！我想和你說第二句話也來不及，我叫你，你又不答應！」高志元張開闊嘴發出哂笑聲說。

吳仁民臉紅得把頭埋下去，很失悔昨天錯過了那個團體的集會，他自己知道爲了愛情就冷淡主義的工作是不應該的，而且他還害怕平日對他有些好感的人也會因此誤解他，他又覺得昨天他

對高志元的態度也有些不對，更不應該在日記上面寫下那些責罵的話。

「現在還是愛情勝利的時代！想不到像你這樣的人也會被愛情迷得這樣深！」高志元繼續嘲笑說。「你試試回想你這一晌的行爲，你真的要爲着愛情犧牲一切嗎？你真的被那個女人迷到了這種程度嗎？」

吳仁民不回答，依舊埋下頭，過了半晌纔低聲問道：「你們就到E地去嗎？」

「到E地去，那已經決定了，路費也寄到了。行期大概在一個月以後，因爲還有些事情。」他說到這裏馬上住了口，臉色變得嚴重起來。

「什麼事情？」吳仁民追逼地問。

「這事情和你沒有關係，我何必告訴你？反正你沒有時間來管這些事情。你說得很對，我們永遠是替主義打算的。至於你，你還是到你的女性的溫暖的懷抱裏去罷。」高志元依舊這樣地挖苦他。

吳仁民把臉仰起看高志元。他的臉上現了苦痛的掙扎的表情。他咬着嘴唇，幾次要說話，終於沒有說出口，最後纔吐出了從痛苦中迸出來的「志元」兩個字。

高志元圓睜着眼睛，驚奇地望着他，好像有些不懂。但是過了好一會，他的臉部的表情又軟化了。他笑了，拍着吳仁民的左肩說：「好，你還是到熊智君那裏去罷。我們並沒有權利阻止你去享受愛

情的幸福。我也沒有權利干涉你的私人生活。但是希望你牢記着我們對於你的期望，希望你不要毫無憐憫地把你自己毀掉。我知道你離開了女人是不能夠生活的。」接着他又一笑。這不再是哂笑，這是善意的笑。

吳仁民臉上的陰雲也漸次散去了。他忽然抓住高志元的手感動地說：「我決不會改變信仰的。我可以向你保證我決不會因了她改變信仰，也許我會使她變成我們的同志。」高志元並不相信這句話，但他也只是微微一笑，他並不再去反駁吳仁民了。

## 八

代李佩珠向吳仁民借書，這事情差不多成了周如水的固定的工作。從他的手裏陳真的許多書籍都轉到李佩珠的手裏了。

李佩珠熱心地讀着每一本書，把牠們當作她的智慧的養料的泉源。在這種熱心的誦讀中她的精神漸漸成長了。所以有一天她就感覺到單是這樣讀書已經不能夠滿足她的渴望了。她還想在讀書以外做一點別的事情，一點有益的活動的事情來放散她的精力。

這情形是周如水所不了解的。他看見她忙着讀書也有些高興，也有些不高興。高興的他有了機會給李佩珠「服務」（吳仁民第一個用了這兩個字）不高興的是李佩珠多讀書就少有時間和他談話，她的時間，她的心都給那些書本佔去了。譬如每一次他從吳仁民那裏抱了幾本書去看她，她接到書，一定會給她一個溫和的微笑，再說一聲「謝謝！」就把書抱進她自己的房間裏去了。如果他跟她進去，她也會讓他在旁邊站着，只顧自己去翻讀書本，只偶爾和他問答幾句。

周如水自己好像也知道她愈是多讀那一類書籍，她離他便愈遠了。他也很願意她改變心腸不再讀那些書，但是他沒有方法阻止她，而且他是一個老實人，又不會搗鬼。所以每次李佩珠託他去借書，他總是毫不遲疑地熱心去辦。他是那樣忠實，殷勤，就像茶房伺候着他的女主人。

在外面許多人說着他和她的事情，這雖然沒有什麼根據，但是關於愛情的流言素來是散布得很廣的，即使當局的人並不知道。

這消息已經傳到了吳仁民的耳裏，所以周如水來借書時吳仁民就常常嘲笑他。他自己當然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而且他心裏很高興別人替他宣傳，把她的名字和他的多多混在一起提說，這樣有一天流言終於會傳到她的耳裏，接着就會打動她的心。

但是流言已經散布了好些時候了，而李佩珠的心理依舊是很難揣測的。要說她對他沒有意思

罷，但是她並不會對誰更好。她已經屢次暗中表示有點不高興張小川，而且如今張小川也另外有了愛人。她比較多和方亞丹談話，但是方亞丹不見得就對她有意思，而且方亞丹近來又不常去看她。那個年青的學生顯然在做着祕密的工作，和李劍虹也不大往來了。此外她雖然還接近許多男子，她的父親的許多朋友，但那些人裏面好像並沒有一個預備去和他競爭。他似乎處在有利的地位。

然而要說她對他有意思罷，但是她除了常常對他微笑，感謝他爲她做的種種事情以外，她就不曾有過更親密的表示，而且沒有顯露過特別的關心，也沒有說過暗示着愛情的話。

他自己很知道他所要求的決不只是這樣。這種關係長久繼續下去，對於他並沒有好處。那個火焰在他的心裏燃燒起來，把他的心燒得很痛。他的熱情，他的對於她的愛情使他不能夠再沈默地忍耐下去了。尤其因了過去的失敗的經驗，又想起了吳仁民和高志元對他說的「不要叫李佩珠做個張若蘭第二」的話，他覺得這一次他應該鼓起勇氣大大地努力一番才行。

但是他應該怎樣努力呢？理想常常是和現實不一致的。他看着她的垂了兩根辮子的富有愛嬌的長臉被一道他所不能夠看透的光輝籠罩着，那時候他縱然在肚皮裏裝滿了許多預備好的話，他也沒有勇氣向她明白地說出來。有時候他大膽地說了兩三句暗示愛情的話，她卻現出不懂的樣子聽過去了。也許她真的不懂那更深的意思，因爲她還不會有過愛情的經驗，而且她的注意力已經集



中到別的東西上面去了。

周如水雖然常常在李佩珠的身邊，而他的煩悶終於是逐日地增加了。所以有一天他便去找吳仁民，打算把這情形老老實實地告訴吳仁民，要吳仁民給他貢獻一點意見，或者給他想出一個更好的辦法。

那時吳仁民正伏在書桌上寫字。他寫得很專心，甚至不留心到周如水進來。

周如水走到書桌前發見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吳仁民正在寫兩張紙條貼在兩方手帕上面。手帕是小姐們用的。字是下面的兩行，每張紙條上面寫着一行：

「拿這來揩乾你的過去的眼淚。」

「爲我們的純潔的愛情而哭。」

「你把這送給什麼人？」周如水驚訝地叫起來。他幾乎不相信他的眼睛。

「一個女人。」他抬起頭看他一眼，略略有些張惶，但馬上也就平靜了。他依舊埋下頭去摺疊了手帕，用一條粉紅色絲帶把牠們束起來。

「一個女人？我知道當然是一個女人。那是誰呢？你什麼時候得到了愛人是怎樣的一個……怪不得我那天聽見志元在嘲笑你。我還以爲他是在和你開玩笑。」周如水愉快地帶笑追問。他這人對

於別人的戀愛事情很關心而且感到興味。他就像抱了一個大的志願，希望普天下的有情人都成眷屬。

吳仁民並不回答。只是淡淡地一笑，過後就把日記簿拿出遞給他說：「你拿去看。」

「你的日記，這麼厚！我恐怕沒有功夫來看，你告訴我應該看哪幾天的。」周如水把日記簿接在手裏翻了翻就這樣說。

吳仁民果然走過來給他指點了應該讀的一些篇頁，而且還站在他的旁邊看着他讀下去，臉上現出得意的笑容。

「不錯！這樣好的女子！這樣痛快的……她說過這些話……『給我一個機會』……『我一點也不吝惜』……『我那愛你的心永遠不變』……好，說得這樣美麗……相貌漂亮嗎……『一個女人的感激是到死方休的』……你的福氣真正好……『只要相信得過自己的心是純潔的』……說得不錯……熊智君，這個名字倒不錯！你一定帶我去看她……你們幾時請客呢？」周如水讀着日記，一面這樣自語似地唸道，笑容從沒有離開他的臉。他完全忘了自己的事情，但馬上就被吳仁民的話語提醒了。

「請客時候沒有到，你還是等着張小川請客罷，那不會久等的。」吳仁民微笑地說。「但是你自

己的事情呢？你幾時又請客呢？」

「我請客？」周如水像被一根針刺着，馬上把眉毛微微一縷。「我還不知道有沒有這福氣。佩珠是一點表示也沒有。真是令人着急。所以我今天特地來和你商量，徵求你的意見。」

吳仁民略略遲疑，莊重地回答說：「你的問題的確有些困難。老實說，你想打佩珠的主意，不見得就有把握。不過這事情也很難說。你爲什麼不早努力呢？再像前次那樣遲疑，是不行的。在愛情的戰場上需要的是勇氣。如果你拚着熱情去愛她，你也許可以把她得到。否則你又會讓她做個張若蘭第二。不是我故意說得刻薄，和李劍虹往來的那些女子裏面沒有一個是值得人愛的，她們都是忸怩的女性。」他說到這裏臉上又現出得意的微笑。

「但是你說我現在應該怎麼辦呢？別的空話且不要去說牠，總之你是有偏見的。」周如水紅着臉焦急地說。「我現在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戰略？我覺得我快要回復到從前那樣子了。佩珠真厲害，和若蘭又不同。她把人逗得心慌，弄得發狂，自己卻裝着不知道的樣子。」

「我不是對你說過要用着勇氣和熱情嗎？你現在缺乏的就是這個。此外還有什麼更好的戰略呢？」吳仁民加重語氣說。

「熱情和勇氣這一層我也知道。」周如水沈吟地說。「但是我恐怕她受不住這個。她的年紀雖

然並不很輕，但她好像一點也不懂得愛情。在這一點她好像是很天真的，或者很古板的。我不會聽見她說過一句關於愛情的話。她只是熱心地讀着陳真留下的那許多書，或者和她的父親談些各國女革命的故事。她是漸漸地走向革命運動一方面去了。我怕我這愛情的自白會引起她的反感，因了想速成，反而會把全部希望送掉。真的，我有些害怕，你應該了解我，我怕這一次再得着一個失敗的結果。我自己很明白，倘使這一次再像前次那樣失敗，我就不會再有恢復勇氣的希望了。所以這一次我不得不小心地進行。」他的話語裏充滿着信賴，他簡直把他的一切思想毫無隱瞞地對吳仁民說了，這態度就像一個信教的婦人對着神父訴她的苦痛的胸懷。因此吳仁民也被感動了。

「不見得你這種想法就是對的。我不相信李佩珠會做一個女革命家。她年紀也不算小，而且又是一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她豈有不懂愛情的道理。你當心點，不要受女人的騙。女人的心眼本來是很多的。你還是拚着熱情去嘗試一次罷。不成功，就索性拉倒也沒有什麼不好。不然，像你現在這樣在夾板裏面過生活只會使你瘋狂的。還有劍虹，他不會幫你的忙嗎？你可以去找他。」

「找劍虹是沒有用的。」周如水苦惱地回答說。「看見他那道貌儼然的樣子，我怎麼能夠說出我這被愛情所苦惱着的胸懷呢？而且他常常表示他對於愛情的事情主張由女兒自己去解決，根據他平日的言論，他好像很不贊成人家講戀愛。只有這一次對於小川的事情卻是個例外，所以別人攻

擊他庇護小川。但是他和小川的關係是不同的。我比不得小川。」

「那麼歸根結蒂，據你看來又應該怎樣辦呢？」吳仁民突然問道，他開始覺得周如水還是和從前沒有兩樣，在他身邊的周如水依舊是那個愛過張若蘭的周如水。

「怎樣辦？」周如水煩躁地唸道，接着他大聲說：「我如果知道怎樣辦，也就不會來問你了。」

吳仁民不開口，只是默默地望着他，絲毫不動聲色。

「你應該比我更有經驗，看你成功得這樣快，就可以知道你一定有一種應付女人的妙法。你可以把牠告訴我嗎？這對於我總有些幫助。我現在差不多沒有一點主意了。」周如水的苦惱的臉上露出一種祈求的表情。這表明他這時候的確是沒有主意。

吳仁民生氣地冷笑了兩聲，又從西裝褲裏摸出表來看，然後加重語氣地對他說：「我告訴你兩個方法，一個是去把你所感到的一切告訴她，問她究竟愛不愛你，可不可以愛你，願不願意愛你，如果她堅定地回答一個不字，那麼就索性死了心，免得長久癡心妄想，倒也痛快。另一個方法就是去跳黃浦江把生命在一剎那間毀掉，免得這樣不痛不癢地活着，給人類丟臉！」

「你真正豈有此理！」周如水氣青了面孔罵起來。

吳仁民一面穿西裝上衣。一面帶笑說：「我的話都是真的。你不相信也只得由你去。我現在要出

去了。」他整理好衣服，拿起那手帕，用白紙包好。

這樣他們兩個人一道走了出去。

## 九

大約在四五天以後，早晨，吳仁民接到熊智君的一封信，是她叫娘姨送來的：

「先生——昨天下午我被張太太約出去看一個朋友，在她的家裏耽擱了一天。我本來早早就說着要回去，卻被她們苦苦地留住了。我知道你會到我家裏去，可是出門時匆忙間竟然忘了留下一句話或一個字條。先生，我使你昨天白白跑了兩次。娘姨告訴說你來過兩次，我想你也許不只來過兩次。你不是告訴過我有一次我不在家，雖然落着大雨，你也曾在我的門前徬徨了好幾次麼？先生，親愛的，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向你謝罪喲。」

張太太回來了。你還記得她麼？她就是那個不認識你，卻又想和你見面的女人。她待我真好。她給我預備好了一切，要我邀請你今天來喫晚飯。先生，我邀請你，你不會拒絕的。自然一切都是她

替我預備好的，她很慷慨地替我預備好了一切，但是那邀請的心卻還是我的心呢。先生，請你早些來罷，我們等着你是的，我們，我和張太太，我們都等着你。

你的智君印

他拿了這封信讀了兩遍，一個笑把他的臉蓋滿了。他只覺得身子很輕快，像要飛上天去似的。高志元在旁邊看見這情形，不覺微微嘆一口氣，他不再勸阻吳仁民，他知道勸阻也沒有用，當一個人被愛情把眼睛蒙着的時候，在他的身上勸阻也許會生出相反的影響。吳仁民的日記不就是一個證據嗎？所以他只是略略表示一點不滿的意思，把吳仁民稍微提醒罷了。

吳仁民看見高志元的臉上的表情，也知道這個朋友心裏在想些什麼。他覺得有些慚愧，就好像做了什麼對不起朋友的事情。而且就在這時候他也沒有完全忘掉那主義，那事業，和那些朋友。愛情的陶醉似乎只是一時的，他也有些知道。但是當他想到另一個面孔和另一對眼睛的時候，他又變成激情的俘虜了，他沒有一點自制的能力。即使那愛情的陶醉是一個深淵，他也只得讓他自己陷進那裏面去。他似乎甘願爲了一刹那的心的溫暖就把全個自己毀掉。所以不管他怎樣用了抱歉的眼光看高志元，並且和這朋友又談了一些關於事業上的話，而他終於在下午一點鐘左右就到熊智君

那裏去了。

在她的房間裏他看見了另一個女人。他知道這就是張太太。這女人正埋着頭在翻看一本書。他等着熊智君給他介紹。他對這女人懷着過分的好感。

他想她是熊智君的好朋友，又承她如此關心地照應着熊智君，所以他也應該對她表示尊敬和感激。

熊智君果然把他介紹給張太太了。那女人站起給他帶笑地點一個頭，他也點頭，然後把臉擡起來。

兩個臉對照着，兩隻眼睛對視着。他的第一個思想是：這女人是他曾經熟識的，至少也是常常會見過的。然後從她的有暗示性的微笑的臉上他就知道她是什麼人。

「這位就是張太太嗎？」他掉過頭驚訝地問着熊智君。

「是的，你爲什麼要問這句話？難道這裏還有第二個張太太！」熊智君不覺撲嗤笑起來。

「這位太太我以前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他遲疑了半晌才說出這句話。同時他不閃眼地望着張太太。

「你見過她？不會有的事！張太太聽見你的姓名還說不認識你呢，」熊智君抿嘴一笑，這樣反駁



道。

張太太站在那裏不說話，她讓他看她，她的美麗的臉上罩着神祕的笑。這笑容隱藏了許多事情。她是知道一切的，而且還是她安排好這一切的。

他望着她的血紅的嘴唇，他忽然想起了另一個曾經作過許多激烈的演說，說過許多愛情的話的嘴唇。他如今在這紅唇上面見了那一個嘴唇的影子。那嘴唇也是紅的，卻是健康的紅，並不是口紅的顏色。是的，一定是她，不會是別人。

「是的，我的記憶不會錯。我一定在什麼地方見過張太太，」他堅持地說，是用這話來試探她，他想你總應該說一句話呀！

熊智君帶笑地責備道：「你這人真固執，我不和你爭辯了。好，就算你和張太太在什麼地方見過，你們真可以說是一見如故了。」她的樣子很高興。

「吳先生也許有理，我們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見過的，而且恐怕不只一次，我們以後會慢慢地記起來的。」又一個微笑掩飾了她的心。她說話態度很謙和，就像一位貴婦人接待一個尊貴的生客。但是吳仁民很能夠看出來她的裝假和不安。

在脂粉的掩蓋下她的面容的確有些改變了，但是那聲音還是和從前差不多，不過略略變澀了。

一點，不及從前那麼清脆。然而他知道是她的聲音，玉雯的聲音。在他面前的這女人並不是別一個，就是他的玉雯。玉雯嫁的那個官僚就姓張。

「請問張太太原先是不是姓鄭？」他接着又問。

「是的，她的確姓鄭，可是這不算稀奇，你很容易打聽出來，也許我自己就告訴過你。」熊智君這樣笑着分辯，她一點不起疑心。

他知道他並沒有錯。他還想繼續再問，但他忽然瞥見張太太的阻止的眼光，同時她還暗暗地搖頭暗示道：「不要再說下去罷，爲了智君的緣故，不要再說下去罷。」他馬上把未說的話嚥住了，心裏禁不住怦怦地跳動。他想她一定是那個女人，但她爲什麼要安排這會面，要邀請她到她家裏喫飯呢？她難道還不能夠忘記那往事嗎？接着又暗暗地對自己說：「她不是你的玉雯，你的玉雯已經死了。不要再想起那些從前的事情。就把她當作另一個婦人，一個陌生的婦人。他和你沒有一點關係。你現在愛的是智君，是那個無條件地甘願把一切交付給你的女人。你對於玉雯只有憎厭，你決不會再想她。你甚至不要去看她一眼。」

他拿這些話暫時安靜了他的心，便坐在這兩個女人的對面，平靜地，但多少有點拘束地和她們談話。因爲他有時又不能不去看張太太。在張太太的面前他不便對熊智君說某一些話；而當着熊智

看的面，他又不好對張太太說某一些話。他從沒有想到情形會是這樣困難的。

但是張太太的話卻多了。她找出許多話來和他說，使得熊智君差不多只有插嘴的時間。她很聰明，她說了許多暗示的話，這些話只有他一個人可以了解。熊智君不會起疑心的。

他起先裝着不懂得的樣子聽她說話，後來也回答幾句暗示的話給她，這些話的意思都可以用兩個字來包括，就是拒絕。他表示他現在已經有了智君，他和別的女人的關係都從此完全斷絕了。

於是張太太的臉色漸漸地陰鬱起來。這陰鬱在表面上是很淡的。她不願意讓熊智君看見，就借故下樓去了，留下他們兩個在房間裏。

張太太一走，吳仁民感覺到被解放了似的自由，就開始和熊智君親密地談起來。他不放心地問了她許多關於張太太平日怎樣待她的話。

熊智君覺得他是太過慮了。自然張太太待她是再好沒有的。張太太照料她有時候就像是她的親姊妹。在那女人和她的中間已經生出了一種真摯的深刻的友情。她是同情着那女人的，他便開始對他敘說那女人的生活情形。

張太太的生活並不是怎樣愉快的。丈夫在C地做官，而且在那裏過着放蕩的生活，她守在家裏就像一個活寡婦。固然金錢是不會缺乏的，物質上的享受也比普通一個女人所能夠有的高出若干。

倍，但是那種寂寞，一個青年女人是受不住的？她平日常常對着熊智君伸訴她的苦痛的胸懷。丈夫並不是真摯地愛着她。他愛的也許是她的從前的肉體，因為在最初結婚的一年中她確實犧牲自己的健康滿足了他的強烈的性慾。那時候他把她當作寶貝般地珍愛，可是一到她的健康被毀壞以後，他的愛情就冷淡了。他在別的女人身上去發洩性慾，卻把她當作看家的人，只偶爾回家來敷衍一次。這一次到C地去也就是爲了他和別的女人的戀愛事件，卻沒有得着結果或勝利。她如今的命運就只有兩種。不是繼續在孤寂裏生活下去，作一個看家婦；就是毅然脫離她的丈夫，去過自己選擇的生活。但是據熊智君的推測，她似乎並沒有預備去走後一條路的意思。

熊智君詳細地敘述着張太太的痛苦，她很感動，在這敘述裏面她放了深厚的同情，但她不知道

她的話給吳仁生了了什麼樣的一個影響。吳仁漸漸把思想從她的身邊移到張太太那裏去了。「她原來受着這樣的苦！我簡直不知道！我還以爲她和她的丈夫感情很好，她至少還過着幸福的愛情生活！」他眼望着熊智君，卻不覺說了上面的話。這時候一個愁煩的面孔在他的眼前出現了。她的渴望，她的苦痛，她的眼淚。他想他應該同情她，應該安慰她。

熊智君把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定在他的微微帶着苦惱的臉上，她有點驚訝他爲什麼這樣關心那個女人，而且聽那口氣他一定是和她認識的，於是她又想起了先前那兩個人的問答。這時候疑惑

開始偷偷爬進了她的心。她第一次想到在那兩個人中間一定發生過一件使人難忘記的事情。這思想就使她的心裏微微起了隱痛，但馬上又淡下去了。

他看見這個，他就暗地對自己說：「告訴她呀！告訴她你和玉雯的關係呀！你應該使她知道，因為她已經在疑惑了。」他便鼓起勇氣對她說：「智君我應該告訴你——」說到這裏他突然閉了嘴。

她的眼光探求似地望着他的臉。這眼光好像在說：「說下去呀！爲什麼又不說了？」

「是一件小事，我想還是不告訴你好，是和你沒有關係的。」他勉強用這話掩飾，就不往下說了。她也並不追問，只微微嘆一口氣就把眼光收了回去。過後她把臉掉過來，臉上又現出了笑容。不到一會功夫張太太上樓來了。他不由得要去看她的臉。她的臉確實是愁苦的，那香粉，那口紅，並不會把愁苦給她掩蓋了。他想：這就是玉雯的臉呀！在從前她也曾做過許多人崇拜的純潔的女神的。

這樣一想他就像失了寶物似地覺得心痛起來。

吳仁民從熊智君那裏回來。他喝了幾杯酒，被風一吹，給他吹起了許多愁思。高志元不在家裏；這人近來是常常在外面睡覺的，他跟着方亞丹一起在做祕密工作。吳仁民也知道，但是愛情征服了他，使他沒有時間去關心那些工作。高志元不告訴他時，他就不去細問。這時候房間裏只有他一個人，寂寞壓迫着他。他想起過去的許多事情，他的全身的血都燃燒起來。他實在不能夠睡覺。

他坐在書桌前面預備花費一個整夜的工夫寫一封信寄給張太太。

「玉雯——我不知道到現在我還應該不應該這樣稱呼你，但是今天的會面把你給我從墳墓中掘起來了。我一看見你就不自主地低聲喚着這一個名字。這一個名字也許你自己已經忘掉了，然而我是不能夠忘掉牠，而且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個被多數朋友當作純潔女神般敬愛的女郎。」

但是那個女郎如今已經不存在了，是的，從前的玉雯，曾經被我熱愛過的玉雯已經死了。那個勇敢熱烈純潔的女革命家已經死了。美麗的幻影是一去不會再來的了。我今天看見的只是一個失了寵愛的官太太，一個被過度的性交摧殘了的，被脂粉掩蓋了的憔悴的面龐。」

他寫到這裏就停住了，把最後的一句話重複唸了幾次，臉上現出了復仇的微笑。過後他又自語道：「這句話會使她傷心的，這句話未免太殘忍了。」於是就用筆把牠塗掉了，然後繼續寫下去：

「我千萬想不到智君所說的好友就是你，我萬想不到我們會在今天這樣的情形下面相見，我萬想不到在那麼決絕地分別以後我們還有像今天這樣的談話的機會。但是如今我恍然明白了：這完全是你一個人安排好的，我和智君都被蒙在鼓裏，我們事前甚至沒有一點疑惑。

你爲什麼還要和我見面呢？你爲什麼要對我說那許多暗示的話語呢？你明明知道我和智君的關係，智君是很相信你的，很同情你，她一定把我和她的愛情毫不隱瞞地完全告訴了你。但是你欺騙了她，你對她說你不認識我。我並沒有改換名字像你那樣，你怎會不認識我呢？你騙了她，也騙了我。你把我騙來和你在一起喫飯了，而且在一個極短的時刻我差不多要對你表同情了。但是如今我明白了。

你今天對我說的那許多暗示的話，我是完全懂得的；你的境遇，我現在也很明白了。自然你的處境值得人同情，但是我們中間的一切關係已經是很早就完結的了。以後我們兩個只能做生疏的朋友，這倒是最聰明的辦法。我希望你不要想得更多一點，我希望你顧念到智君的幸福。我愛她，我預備用我的全量的愛來愛她。她是很純潔的，又很脆弱的，她再禁不住大的打擊。我有些

害怕，我怕你會把這打擊給她。但是你要記着：你果真這樣做，我就不會寬恕你。」

他放下筆，燃了一根煙來抽，這些日子裏他簡直不大抽煙了，因為他知道熊智君不喜歡聞煙味。他多少帶點苦痛地自語道：「我對着她似乎不該說這種話，她說不定會哭的，這些話未免說得有些過火。」但他並不去把牠們塗掉，不過改換了語氣，又加了下面的話：

「請原諒我，我不該寫這些話來傷害你，我知道你並沒有那種心思，我知道你也愛她，你也關心她的幸福。她對我說過你待她多麼好，你又曾十分熱心地幫助過她。我也知道你愛她是出於真心。但是難道你看不出來我和你的往來只會毀壞她的幸福麼？你難道就沒有一點害怕麼？我怕，我怕我自己會……」

他寫了這一句，就把筆放下，在屋裏煩躁地走了一會，把手裏的那根紙煙抽完了，把煙頭擲到痰盂裏去，仰起頭對着天花板大大地噴出最後的一口煙氣，然後回到書桌前，把最後的那句話塗掉了。他還想繼續寫下去，但是思索了許久，只寫了幾個短句，過後又通統塗掉了。他又燃了一根紙煙，



但抽不到幾口又把牠拋進痰盂裏。他放下筆把兩手支着下頷，望着牆壁上掛的他的亡妻瑤珠的照片出神。

忽然樓下後門上起了搥門的聲音，沒有別的響動，沒有人去開門。他走下樓去把門開了。進來的是高志元，手裏拿着一個似乎是沈重的紙包。

「你還沒有睡？」高志元粗聲問道，臉上現出嚴重的表情。

「你這時候才回來！什麼地方去了來？」吳仁民問道，但他馬上就明白了，轉身走上樓去。

高志元把手裏的紙包放在書桌的一角，也不說什麼話，默默地往牀上一躺，接連噓了幾口氣。吳仁民又繼續去寫他的信：

「玉雯，讓我再這樣地喚你一次罷，這應該是最後的一次了。我請求你，不要插身在我和智君的中間，我請求你，不要再提起從前的事情。我們以後只能夠做生疏的朋友，而且我們不應該使智君知道一點我們從前的關係，因為我們的關係已經是完結了。我希望你不要再想挽住我，我是已經被你拋棄了的人。我祝福你，我願你在別的男性的愛情裏得到幸福，我不會再給你什麼

被你愛過又拋棄過的男子。×月×日

他寫好信，自己低聲唸了一遍。一個煩愁的面龐現在他的眼前，這是一個摩登女子的面孔，打扮得很美麗，卻掩飾不住那憔悴的神情。那皮膚已經在衰老了。尤其是那一對眼睛，裏面充滿着哀訴的話語。

「在我們分別了這許久以後，在我受够了這許多痛苦來求你幫助的時候，這就是你的回答嗎？你就沒有一句溫和的話語對我說嗎？」似乎從那張紅紅的小嘴裏吐出了這樣的話。

他驚覺地把手在眼睛前揮了幾揮，那面龐馬上消去了。他把信紙摺好，放進信封裏，剛要寫信封上面的地址，他又看見那面龐漸漸地在眼前顯現了，好像許多點滴凝聚起來一般。那憔悴的神情，哀訴的眼睛，悲哀的苦笑。他放下筆來，絕望地搔着他的亂髮，半昏迷地說：「去罷，不要再纏擾我了！」於是埋下頭，把半個身子壓在桌子上面。

「仁民，」高志元在牀上望着他這樣喚道。他並不回答。

「這又是一幕愛情的悲喜劇了，」高志元帶了憐憫的微笑說。「你只看，不到多少天的功夫你就變成了這樣子。怪不得別人要說你浪漫。」

吳仁民覺得一陣心痛，他把頭抬起來，無意間把一只手壓在高志元的紙包上面，他覺得觸到了一個硬的東西。

「這是什麼？」他茫然地問。

「你把紙包打開看罷。」

他把紙包拿過來，先把麻繩解開了，打開紙包，剝去一層紙，又有一層報紙，還有一層布，過後是一個小紙包。他現在道知紙包裏面是什麼東西了。他的心情突然緊張起來。

他把最後的一層紙剝去，手裏就剩了一支發光的白郎寧小手槍，裏面並沒有子彈。他把眼光定在那上面。他玩弄着手槍，忽然他把槍口對準着自己的胸膛苦笑了。

「這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怎麼沒有子彈？」他低聲問。

「子彈被亞丹拿去了。我不願意拿回家裏來，怕你會用牠自殺。」高志元起初這樣開玩笑，但過後他又正經地用莊重的聲音說：「是從蔡維新那裏拿來的。工會會所一兩天內就會被搜查，我們有個朋友在捕房裏做包探，他知道了這消息便給我們漏出風聲來。」

「蔡維新會有危險嗎？」吳仁民不等高志元說完，關心地慌忙問道。

「大概不會有什麼危險罷，工會會所裏現在弄得很乾淨，捕房來搜查，也不會發見什麼反動的

證據。還怕他做什麼！蔡維新這幾天爲這情事弄得很忙。我恐怕他會生病。」

高志元的這些話都清晰地進了吳仁民的腦裏。他的眼前馬上現出一個中年人的面孔，略有一點瘦，脣邊垂着八字鬚，臉色很黃，眼睛一只大，一只小。這人前一些時候還和他很要好。這人是一個忠實的革命家，信仰有些單純，但很忠實，很堅決。這人整天忙碌地工作着，沒有疑惑，沒有抱怨。但是現在這人還爲信仰忙碌着，並且正被壓迫包圍着；而他呢，他卻把他的精力完全浪費在愛情上面了。是的，在這時候別人正在從事艱苦的鬥爭，而他卻在兩個女人的包圍裏演他的愛情的悲喜劇。他已經離開了運動而成爲一個普通的人了。他現在和張小川還有什麼差別呢？

這些思想像針一般地刺得他的心發痛。一種從來沒有感到過的義務觀念突然來責備他。他不能夠替自己辯護。他也不能夠再聽高志元的話，這些話就像一條長的皮鞭在他的腦子上面不斷地抽着。他默默地站起來，把手槍放在桌上，自己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的靜寂的街堂。

「仁民，睡罷，你的愛情的悲喜劇演得怎樣了？爲什麼今天這樣激動？」高志元說着就站起來，到書桌前把手槍包紮好了，預備去睡覺。

「你先睡罷。我現在還不想睡。我的頭有點痛。」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電燈就突然熄了，是樓下二房東關閉了總開關。

高志元低聲罵了一句，就往牀上躺下去，不再說話了。接着隔壁的鐘聲清脆地響起來，報告已經到了兩點鐘。

「睡罷，」高志元含糊地催促道。

吳仁民含糊地答應一聲，他並不移動身子。他的眼睛望着對面的花園。那裏是很靜寂的，而且很黑暗。一些小蟲哀訴着那孤寂的生存的悲哀，但聲音是多麼微弱。馬路上偶爾有一兩部汽車駛過，哀叫般的喇叭聲打破了靜寂的空氣，似乎就在他的面前飛過，飛到遠處去了，還帶着很長的餘音。在後面。忽然隔壁人家的一個小孩哭了起來，這哭聲吵鬧地在他的耳邊撞擊着。

他差不多沒有一點感覺地在窗前站立了這許久。漸漸地一切又復歸於平靜了。黑暗壓迫着他，他的眼前祇是一片黑暗。他把兩隻手緊緊抓着窗台，好像一鬆手就會落進黑暗的深淵裏去一般。三個女人的面孔接連地在黑暗裏出現了。最後的一個淒哀的面貌微笑地看着他，比別的更長久地擺在他的面前，但這個也終於消滅了。接着出現了一連串的苦的面孔，這些面孔差不多是相同的，一個接連着一個，成了一長串，直通到那黑暗裏去。然後這些面孔變成了一根鞭子，一根那麼長的鞭子，看起來很結實，很有力。

他顯然喫驚了。他這許多天來似乎完全沒有覺察到這個黑暗世界裏還潛伏着一個如此巨大

的力量。眼前的這根鞭子並不是假象，那許多受苦的面孔是實在的，他親眼見過的。痛苦使得那無數的人把自己鍊成一根鞭子。有一天這根鞭子就會把整個黑暗社會打得粉碎。這根鞭子一定有這力量，只要有人把牠拿在手裏舞動起來。

這個世界並不是不可救藥的。舞動這鞭子，向着這個躺在黑暗裏的都市打下去，打着那許多淫樂的面孔，不，還打着那整個舊的組織，看着牠破碎。這是多麼痛快的事。他應該起來擔負這個責任，他應該爲了這個責任犧牲掉個人的一切享受，就像陳真所做過的那樣。但是陳真並不會把鞭子拿到手裏，並不會打着誰的面孔，這個年青人就死了。如今他應該來繼續陳真的工作。他應該把鞭子堅實地握在手裏，親眼看見打在那許多人的臉上。

「打呀！」一個聲音在他的心裏鼓動說。他因了激動全身戰抖起來。他覺得一刻都不能夠忍耐了。他用力壓着窗台，好像牠就代表着舊的組織。

「愛情是那般有閒階級玩的把戲，是我沒有福分來享受的，」他忽然想到這句話就對自己說了。他這樣一說似乎摔掉了一肩的重壓。

「打呀！」那熟識的聲音還在鼓動他。於是他彷彿看見許多面孔都被打了，甚至那兩個女性的美麗的面孔。

「不行！」他痛苦地蒙住眼睛。「不，我不要打她們。我不要毀掉愛情！」他半昏迷地自語着。後來他摸索到書桌前面，去抓高志元帶回來的槍，但他沒有找到。他在書桌上面摸索了許久，隨後頹然倒在靠背椅上，讓黑暗來把他包圍着。他只是默默的。

## 十一

張太太接到了吳仁民的信，第二天大清早一個人來看他。她打扮得很漂亮。

高志元前一晚上並沒有回家。房裏只有吳仁民一個人。當人在戀愛的時候，多半起得很早。所以張太太一進屋，就看見他在打領結。他正預備到她的家去，但不是去找她，是去看熊智君。

然而張太太一來，他就不得不留下了。他不得不和她同坐在房間裏談一些閒話。

兩人的單獨的會面是他所盼望的，但是如今他卻覺得有些窘。他常常避開她的眼光，心裏在想應該說些什麼話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你接到我的信嗎？」他鼓起勇氣用一種沈重的聲音問她，好像把那問題看得十分嚴重似的。「是，我已經讀過好幾遍了。」她略略停頓一下，就把頭埋下去，過後又用一種使人憐惜的聲音

繼續說：「可是我有些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恨我。你的話好像盡是些利箭都向着我的毫無防護的脆弱的心射來。我這幾年來的結婚生活也算是苦够了。沒有一個人憐惜我。我滿心以爲你會來幫助我，誰想你卻把我當作一個仇敵。」她的話裏似乎帶着眼淚。

「你完全不明白我的意思，」他慌張地替自己辯護道，他有些失望，又有些着急。聲音也開始顫抖起來。「我沒有一點傷害你的心思。對於你的不幸的結婚生活，我也是很明白的，而且我很同情你。不過現在情形和從前不同了。你應該替智君打算。我不能夠拋棄她。而且現在你有了你自己選擇的人。」他停了一下，偷眼看她。她坐在沙發上面，把頭偏過去看窗外好像不注意聽他說話的樣子。他只看見她的肩頭在微微聳動。他想她哭了。於是他的心就軟了。他溫和地說：「請你原諒我的苦衷，你也應該明白永遠分離對於我們倒是一個最好的辦法。張太太……」他想喚玉雯，卻叫出了這個稱呼，這是偶然的，並不是故意的，他的確沒有一點傷害她的心思。

「張太太？你爲什麼要這樣叫我？」她突然掉過頭來，半歇斯特里地說。她用強烈的，愁煩的眼光看他。那兩隻眼睛裏這時候好像充滿了血。「我恨這個『張』字，我恨一切的『張』字！」她突然把頭倒在沙發的靠背上面，兩隻手蓋着臉。

「你怎樣了？」他連忙站起大步走到她的面前驚惶地關心問，他開始忘掉自己的戰略了。「玉



「雯，我的話會把你傷害得這麼厲害嗎？你誤會了，你完全誤會了！我實在沒有傷害你的心思。我不過是爲着智君的幸福打算。」

「你難道就一點也不顧念到我的幸福？」她突然迸出了這句帶哭的話，卻並不放下手，使他依舊看不見她的臉。過後她又加了一句話：「我也是一個需要幫助的人。」

他很感動，他差不多要把他們兩個中間的無形的柵欄翻越過了。他這時候忘記了許多事情。他便在沙發的靠手上面坐下去。起初他用手輕撫她的頭髮，過後他又去拉她的遮臉的手。這還不能夠安慰她，使她平靜。但是他忽然起了一個恐怖的思想。這時候熊智君就好像站在他的面前，用她的含着愁思的眼睛看他。他馬上站起來。

他想，要是智君來到這裏看見這情形怎麼行呢？然而她一定會來的，因此玉雯就應該馬上離開，這樣想他有些着急起來。

「玉雯，我也許不應該對你這樣地說話，」他抱歉地對那女人說，依舊伸了手去撫摩她的頭髮。「但是我必須說，你應該走了。智君馬上就會到這裏來的。我們的從前的關係，不應該被她知道。我說過她再受不得這樣的一個打擊。你縱不爲我着想，你也得替她着想。況且你是她的好朋友。」他說不下去了，因爲再找不出適當的話。他就在房間裏煩惱地踱起來。

玉雯不回答，依舊在低聲哭。她也在想，她想在從前他是怎樣地追逐她，愛她。他只愛她，她的一句話就可以支配他的行動。可是如今她懷着空虛的心來求助於他，他卻要驅逐她了。想起來她只有心痛。

「你的話自然是有道理的，我決不敢插身在你們兩個的中間來破壞你們的幸福。這罪名我擔當不起，而且我也不願意。我現正並沒有別種野心，只是我如今到了這地步你就一點也不憐惜我嗎？我從前也會被你錯愛過呢！你看，我以後的日子，那不是還要比智君的悲慘百倍麼？」她開始帶哭聲說，說一句話就要停頓一些時候，這表示出來她的心裏的悲痛，到最後她再也說不下去了。她的頭雖然抬了起來，卻被她用一隻手拿手帕來掩蓋住。他看不見她的臉，這倒好。

他的心裏正起了一種激鬪，好像兩個回憶，兩個面龐正在向相反對的兩個方向拉他的心。他隨時都在想用一個克制自己的力量來消滅這激鬪。聽見她的最後一句話，他就鼓起勇氣說：「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呢？又不是我使你到這地步的。」但是恰恰在這時候他看見她抬起頭來望他。那臉雖然是被生活摧毀了，依舊有些美麗，而且被淚水洗滌了以後，也有些純潔，純潔到使他記起從前的那一個女神般的同志了。那個臉龐，那個滿是淚痕的臉龐……他的心又軟化了。他彷彿就看見他的話怎樣刺着她的心，他覺得自己不能夠做得這樣殘酷，他連忙走過去，站在她的面前，又對她表示歉意說：

「你原諒我罷，我並沒有一點要傷害你的心思。我也知道你這幾年來的境遇很苦，我也同情你，我也想幫助你，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只恨當初——」他不把這句話說完就住了口。他想只恨當初什麼呢？只恨她不該背棄他走到那官僚的懷裏去嗎？只恨他不該爲着革命忽略了愛情，所以和她分別一年，以致把她失掉嗎？但是這些都沒有在這裏提說的必要了。他爲什麼還要恨這些，還要說這些？如今在他的面前哀哀地哭着的就是他曾經愛過，崇拜過的那女人。不管她怎樣拋棄過他，而且給了他多大的痛苦，但是在她身上究竟曾經存蓄過那麼多的使人敬愛，使人感動的美麗的力量，並且如今在她的被淚水洗淨了的憔悴的面孔上，他似乎又找回來從前的那個女郎了。

他於是溫和地俯下頭去，在她的耳邊低低喚了一聲：「玉雯。」這聲音她是很熟習的，他自己也是很熟習的。這聲音似乎通過了過去的一些年代而回到他們兩個中間來了。

她馬上抬起臉，直視着他的眼睛。顯然是他的這聲音鼓舞了她。這聲音是她所渴望的，但來得有些突然了，使她不能夠立刻就相信。她於是抓住他的兩隻手，祈求地說：「仁民，給我一個機會罷。你看我現在差不多要跪倒在你的面前，哀求你寬恕我那過去的過失了。你難道就是這般殘忍的男子麼？便是一個陌生的男人看見我這樣也會動心的。何況你……」她的臉上起了一陣紅暈，愛情使得她的臉變成美麗了。

他看着這個臉聽着這些話，他差不多要完全忘掉自己了，他一把就把她抱起來，但這並不是緊抱，他剛剛把眼睛對着她的眼睛，忽然又把手鬆開了，略帶了一點驚恐地說：「智君！」他退了兩步，然後捧着頭睜大了眼睛說：「不能夠！在我們中間再不能夠發生什麼關係了。我已經把我給了智君。」

「但是我並不要佔有整個的你呢！」她逼近一步，眼光探究似地看着他，她的聲音裏充滿了確信，她並不是在和地開玩笑，這確信倒使他有些驚訝了。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他有些爲難地望着她。

「難道我們就不可以再像從前那樣地相愛麼？」她的面容變了，他再沒有一點無助的樣子。他的眼光甚至威壓地逼迫着他。她的這一句話直捷了當地像一把刀劃在他的心上。他覺得現在有了智君以後，他和她再不能夠像從前那樣地相愛了。這是不可能的事。但他又爲這個可惜。他在和自己掙扎。他想拿出一種力量來完全拒絕她。

「當然是不可能的了，」他絕望地咬着嘴唇，「我如今有了智君，你也有了你的丈夫。這事情是很明顯的。」

「我的丈夫，」她豎起兩根眉毛冷笑兩聲，臉上現出了憎恨的表情，「他毒害了我一生的幸福，我恨他，我只恨他，難道我還應該爲他保守這真操麼？他自己在外面也有不少的愛人。」她睜大兩隻

眼睛，這眼睛是紅紅的眼皮有些腫，眼睛裏面射出報復的光，引誘的光，愛的光，在他的臉上盤旋，就像在找尋俘虜。

「玉雯，你會有這樣的思想？你以為我愛上智君同時又可以和你發生關係嗎？」他驚惶地說。他這個人在別方面是很大胆的，唯有在戀愛一方面卻拘束得很厲害，拘束到連自己也不覺得。實際上他還不知道自己是一個很認真的靈肉一致主義者。

「爲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同時愛兩個人也是可以做到的。」她並不放鬆他。

「但是智君是不能夠忍受的，而且我也不能夠欺騙她。」他搖頭說。他想這個女人也許就要發狂罷。但他又不能夠把眼睛離開她的臉。他覺得她的臉還很可愛。

「爲什麼說欺騙她？這不也是正當的麼？你在這一點上，原來也和別的男人一樣，我以為你是個革命家，這我錯了！」她又在沙發上面坐下去，她打開手提包在臉上重新撲了粉，她在表面上似乎變得安靜多了，在心裏她卻不是這樣。她現在實在還愛他，而且她現在就像在戰場上奮鬥一樣要來征服他。她的思想不一定就和她的話完全一致，一半也是爲了征服他的緣故才說這些話，而且這還是她這幾年來的生活與愛情的經驗的結果。「你且給我說明爲什麼你幾年前要愛我，如今又不愛我。我還是同樣的一個人。」她微微一笑。

「你說你還是同樣的一個人？」他驚訝地問。他奇怪她會說這種大胆的話，他又一次咬着嘴唇，顯然他不能夠忘掉過去的事情。「你拋棄了革命運動跑到那個官僚的懷裏去，你跟着他過活了這許多年，你還說你沒有改變！單是你的面孔也改變得太多了。我能夠在你現在的粉臉上找出一點從前的純潔勇敢的痕跡麼？你自己想一想。」

他說這些話，就捏緊着拳頭，他怕自己隨時會把話收住不說下去。她的眼睛祈求似地望着他，好像在說：「可憐我，就不要說下去罷。」然而他要說下去，他感到一陣復仇的滿足。

「但是我愛你的心思並沒有改變呢？這許多年我都沒有忘掉你。當時固然是我不好，但你自己也有些不是處。你不明白女人的心理，你把我撇下過了一年，連信也不多寫兩封。你如今能夠怨我另外嫁人麼？他是很聰明的，他乘着那個時機便把我騙到了手。而且我嫁給他，也還有別一種苦衷，這我也不必向你說了，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的。總之，你們男子現在是佔着許多方便的，你們可以隨便和多少女人發生關係都不要緊，而我們女人和一個男子發生了關係，好像就被蓋印上了一個印記，我們永遠就沒有一點自由和權利了。」這些話都是用力說出來的。她的眼睛裏冒出火，她的臉紅紅的，因了這番用力就顯得更有生氣，更年青了。

「玉雯，你且歇一會兒，我看你快要發狂了。你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話。你想有智君和你的丈夫

存在着，我們還可以像從前那樣地相愛嗎？你已經不是從前的那個少女了。我現在也不愛你了。」他的話也是費了大力纔說出來的。他這時候很苦痛。

她的臉色變了，她又坐倒在沙發上面，她用一隻手摸着額角，突然坐下去就像跌倒一般。顯然她是絕望了。

他把臉掉開，不敢再看她一眼，他明白她的心這時候破碎了，卻不知道這其間她又恢復了勇氣，而且有力量的站起來對他說：「你說謊！我知道你說謊！你並不會忘掉我，你不能够說你現在不愛我。」她的聲音是如此地威壓，直打在他的心上，使他馬上回過頭來。他把她的紅紅地發光的臉看了一下，他就被一個恐怖的思想佔有了。她的話並沒有錯。他並不能夠忘掉她。他現在還愛她，同時他又更愛着熊智君。

「仁民，不要做得這樣頑固罷，不要自己騙自己罷，」她站起來用溫和的聲音哀求說，同時把他的手拉着。「你看我的生活是如此寂寞，我需要你的愛來溫暖我的心。我已經爲從前的那錯誤受夠懲罰了。現在我是懷着悔恨的心來求你的寬恕。我預備來開始新的生活，但我需要你的愛來醫療我的創傷，鼓舞我的勇氣，這一點要求，你該不會拒絕我罷……」

他不能夠再忍耐了，他一把抱着她，看她的臉，預備把嘴唇印下去。忽然一個回憶制止了他，熊智

君……那官僚……過去失戀的苦痛……復仇……他又把她放開，絕望地說：「完了，玉雯，我們中間的一切關係就從此完結了。」

「完結了？你爲什麼這樣狠心？你難道還牢記着從前的事嗎？」她緊緊抱着他，哀求他，還把臉湊上去，要他吻她。

「我怎麼能夠忘掉從前的事情？」他紅着臉，掙扎着說。「最重要的是你有了你自己選擇的丈夫，而我又愛了智君。」

「我自己選擇的丈夫。是的，但我那時是受了騙，而且現在我不要他了……你也和別的男人一樣地思想？我還以爲你是和別人不同的。」她看見希望漸漸去遠了，還忍着心痛極力來挽留他。「我的丈夫是不能夠干涉我的，而且我隨時可以脫離他。至於智君，她的存在對於我們並沒有妨害。你也可以愛她，你也可以和她同居。」

「那麼你呢？」他莫明其妙地問道。

「我做你的愛人，我自己可以生活，又不要你的經濟的幫助。我們這樣不是過活得很好嗎？我需要的只是你的一部分的愛情，我並不要全部，你可以把另一部分給智君。」她夢幻地說下去，她彷彿已經把希望抓在手裏了。



「玉雯，你瘋了！你怎麼會說這樣的話？」他驚訝地而且差不多憤怒地說。「我的愛情從來是忠實的。我不能夠同時把愛情給兩個女人，我不能夠欺騙智君，智君也不能夠讓我這樣做，我知道現在有不少的男人是這樣做的，一個人同時和幾個女人發生關係，但我不能夠。我說一句最後的話：我不愛你了。你需要男性的愛情，你可以去找別的男子。像你這樣的面孔，打扮，手段還可以迷住許多男子，但是你再不能夠迷我了。」他復仇似地用這些話來打她。他看見她做出痛楚的樣子。

「你——你對我說這樣的話？你的決心果真是不可以挽回的嗎？」她鼓起最後的勇氣去看他，但是她的眼光已經在顫動了。

門是半掩住的，就在這時候外面有人在門上敲了幾聲就推開門進來。來的是熊智君，她看見了房間裏兩人談話的情形。

張太太微微嘆了一口氣，向着熊智君走了兩步，嘆息一聲。吳仁民的臉變成了蒼白色，連忙裝出一個笑臉。

「玉姐，你在這裏？」熊智君驚疑地問道。

張太太略略呆了一下，然後微笑地回答說：「我有事情來和吳先生商量。他正預備去看你，卻被我攔住了，就攔了他這許久……智君，你和吳先生什麼時候請我喫酒？」她雖然微笑，但這笑裏是含

得有悲哀的。

熊智君看出笑裏的悲哀，她的驚疑更深了。聽到最後一句話她不免要紅臉，她不回答，卻柔情地看着吳仁民，好像這句話應該由他來答覆一般。

「快了，張太太，你不會久等的。」他勉強地回答了這一句，自己也覺得笑得有些勉強，他還不能不時時偷眼去看張太太。

「好，我先去了，你們兩個慢慢兒談話罷，我不再打岔你們了。」張太太略躊躇一下，下了決心。她這樣說，話裏含得有別種意思，不過吳仁民還不懂得。他只知道這時候她的心是很悲傷的，但是他不能夠幫助她。

張太太的高跟鞋的聲音漸漸消失了。她走得很慢，已經走下了樓梯，她又回轉來。她對着吳仁民的驚異的臉問道：「吳先生，你明天早晨有空嗎？我還有有些話要和你談談。」

「呵，我明天有事情，一早就出去，」吳仁民慌張地回答，顯然他不願意再和她單獨會面，她知道他就這樣不留情地拒絕了她。

「好，等你將來有空時，再和你談罷。」她用一種沈重的眼光在他的臉上盤旋了一下，就掉頭走了。這一次她的脚步下得很快。高跟鞋的清脆的聲音在屋裏兩人的耳邊響了一會就消滅了。

吳仁民看着她的背影微微嘆了一口氣，他忽然想跑出去追她，喚她回來，但他始終沒有把腳移動一步。

「她的境遇也是很不幸的，我不曉得她怎樣可以忍耐了這麼久，」熊智君在他的耳邊低聲說，聲音裏充滿了同情。

他覺醒似地回頭看熊智君，他不回答她，只是默默地把頭點了一下。他的頭腦還被憂鬱的思想壓着。

「他和你商量什麼事情？她的樣子好像是很不愉快的，」熊智君溫和地問。

「一件不重要的小事情，我卻不能夠給她幫忙。」他受窘似地略略躊躇了一下，過後裝出冷淡的樣子回答她。

她不再問話了。她開始在思索。這時候疑惑又偷偷走進了她的心。她想他和張太太從前一定有过什麼關係，她又記起那一次兩人初見面的情形。她想：「他以前一定認識她，但是他們爲什麼又要這樣掩飾呢？」她並不把這疑惑對他表示出來。

漸漸地他們兩個都把張太太暫時忘掉了。他們手拉手地坐在牀沿上密切地商量着同居的事。吳仁民希望這事情快一點實現，熊智君自然是很願意的。不過他覺得他現在的生活情形對於這

個有些不方便，而且高志元又住在他這裏，高志元甚至會破壞他的事情，所以他很希望到一個清靜地方去度蜜月。但這需要着一筆頗大的款項，而他們不能夠馬上籌出來。最後他們商量好就在半個月內兩人盡力籌到必要的款項。

吳仁民陪熊智君出去在公園旁邊的一家俄國飯店裏喫了西餐，過後兩人在公園裏度過大半天的光陰。

吳仁民回到家裏，天剛剛發黑，房裏冷清清的。他卻不怕這寂寞。他的心裏充滿着希望。未來的幸福的生活的幻象安慰着他。他想：且在女性的懷裏休息一些時候，再來以新的精力從事主義的工作。

十一點鐘光景，高志元氣咻咻地跑上樓來，一進屋就張開大嘴說：「今天跑累了！」

「你幹些什麼事情？昨晚又不曾回來睡覺！」吳仁民帶笑地問。

「昨晚在亞丹那裏睡覺。我們大後天就動身到E地去。」高志元莊重地說，顯然他把這看做一件大事情。

「大後天這樣快？」吳仁民驚訝地問，他覺得有些可惜。

「快？你還說快，我們很早準備E地去，已經耽擱了一個多月了。」高志元加重語氣地說，好像他恨不得馬上就動身一般。同時他摸出一疊鈔票來計數。都是五元的鈔票，數目似乎不少。

這一疊鈔票提醒了吳仁民的一個記憶。他想了想，就對高志元說：「志元，你可以在別處想法給我借到一點錢嗎？」他覺得很不好意思。

「你要錢用要多少？這就夠嗎？」高志元順手遞了一張五元的鈔票給他。

他把鈔票退還給高志元，一面說：「這不夠，至少也要六七十元，最好能夠借到一兩百元。」他的聲音有些戰抖，他覺得高志元的一句答語就可以決定他的幸福或不幸。

「這樣大的數目？你要牠來做什麼用？」高志元抬起頭驚訝地看他。

「我預備和熊智君同居了，我打算和她到一個清靜地方去旅行，」他遲疑地說，一面紅了臉微笑着。

「又是女人，」高志元吐了一口痰在地板上，把一隻手在眼前一揮，鄙夷地說。「要同居就同居好了，還打算旅行？一定還要請客，是不是？我不能夠替你借到錢。即使有地方借，我也不替你去借！我不能夠幫忙你去演愛情的悲喜劇，」他說着就把面前的一疊鈔票全揣在懷裏。

吳仁民被高志元指摘了一番，心裏有些不高興，就半生氣地對他說：「這一點忙，你也不肯幫我嗎？你們都是只顧自己的人！你身邊不是有着這許多錢嗎？」

高志元一生氣，臉就變紅了。他睜大了眼睛望着他抱怨說：「你真是豈有此理。這許多錢是E地

寄來的，有許多正經的用途，我們到W地去也要靠這筆錢，算起來恐怕不夠！你憑良心說：我和你兩個每天都在奔走，看誰是爲公，誰是爲私？」

吳仁民受了這番搶白就說不出話來了。他也紅了臉。他在房裏踱着。他有些失望，又有些煩躁，還有些慚愧。他沒有理由抱怨高志元。他想別人都在爲事業奮鬥，他一個人卻在爲愛情奮鬥，把時間完全浪費在愛情上，到現在還在爲着一兩百塊錢焦急。這一筆頗大的款項在目前是不容易籌到的，高志元這方面已經絕了望。去找李劍虹恐怕也不會有什麼大希望，而且自己又不願意找××書店借錢又不好出口，自己手邊又不曾有一部或者一篇現成的翻譯文章。現在那希望是慢慢地飛走了。他明白自己是陷在怎樣困難的境地裏面。他爲着這樣一件小事情熬盡了心血，而結果依舊沒有辦法。他開始悔恨起來。他帶着負罪般的心情和高志元談了許多話，這些話好像都是說來替他自己辯解的。高志元勸導了他一番，結論還是拋掉女人。

他含糊地答應了。但是等到他們扭熄電燈上了牀以後，他聽見高志元的鼾聲，自己卻在牀上翻來復去，不能夠閉眼。他禁不住要想熊智君。那個女人的面孔在黑暗中向他微笑起來。

第二天張太太叫人給吳仁民送了一個短信來：

「仁民——我覺得無論如何我們還有再談一次話的必要。你可以約定一個時候和我單獨會見麼？不要拒絕我罷！爲什麼你要把我當做魔鬼般地害怕呢？」

你的蘇菲亞××日

在從前張太太的確曾經被吳仁民和別的一些同志稱做蘇菲亞的，那時候在她們的運動裏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而且被衆人當做女神般地敬愛。可是現在那一切都成了過去的夢痕。看到「你的蘇菲亞」五個字，吳仁民就含糊地記起了一些事情，這回憶使他痛苦，又使他憤怒。她顯然是用這稱呼來引起他的好感，來挽回那失去的愛情，但是他的蘇菲亞是永遠地去了！

他就在原信的背面寫了幾行字，交給送信的人帶回去。

「我的蘇菲亞已經死了。她是在幾年前自殺的。我覺得再沒有和你談話的必要。我們以後最好不要見面。我也許害怕你，我也許還害怕我自己。」

他寫了這封信以後還繫念着張太太，還爲她的近來的生活與心情耽心。但是不久熊智君來了。和熊智君談了幾句話，他就忘記了張太太，而且他甚至拿寫了那封拒絕的信的事情來爲自己慶幸。熊智君欣喜地告訴他，她可以籌到一筆錢，這是張太太很慷慨地答應借給她的。他起初有些不願意，覺得這未免失掉自己做男子的人的面子，但經過了她的一番解釋後，他就不再爭執了。他還有些感激玉雯，可是後來他又起了疑心。他想玉雯這樣做顯然是借此來博得他的好感，或者將來還有別的企圖。他這樣一想，又把他的和平心境攪亂了。

他自然不把這意思告訴熊智君，不過他預備自己去奔走一兩天來籌到這筆款子。他自己果然奔走了一天，卻沒有一點效果，依舊是兩隻手空空的。

再過一天就是高志元動身的日子。湊巧在前一天張小川從龔德婉的家鄉裏出來，張小川顯然是在龔家行了結婚禮的，雖然他只發了一張說明同居的卡片到外面來，而且這卡片差不多是和人一齊到的。因了這緣故李劍虹又在家裏請客，一方面接待張小川夫婦，一方面又給高志元和方亞丹餞行。吳仁民也被邀請做一個陪客的人。

吳仁民很早就到了李劍虹的家裏，他想和李劍虹商量借錢的事情。但是他一看見張小川已經



在那裏高談闊論，他就不願意開口了，只是默默地坐在一邊聽張小川敘述他在龔德婉的家鄉裏遇着的種種得意的事情。張小川說到自己以為是得意的地方就把眼光向龔德婉的圓圓的粉臉上一望，好像在說：「是這樣嗎？親愛的！」於是龔德婉把兩隻細小的眼睛柔情地望着他，微笑地點點頭，好像在回答：「親愛的，是呀！」這表示出來她很滿意這個丈夫，認為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事實上從他的談話裏看來，他果然是這樣的。

吳仁民冷眼在旁邊看這一對新婚夫婦的親密情形，不免暗暗地妬嫉起來。他想爲什麼別人解決這問題是如此容易，而他卻一定要熬盡了心血，他失過戀，和瑤珠同居時也遇着不少的困難，現在又陷在困窘的境地裏，要籌一筆款子也無法籌出來，朋友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肯給他幫忙。

「仁民，你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你今天好像有點不快活！」周如水忽然笑着問他。他好幾天不看見周如水了。自從前一次替李佩珠借去了十本書以後，周如水就不曾到他的家裏來過。這人的臉比從前憔悴了一點，顯然是戀愛事情進行得不順利。但周如水卻問他：「你的戀愛事情怎樣了？」

衆人聽見提到戀愛事情，都注意地看着吳仁民，張小川也閉了嘴，用一隻手在他的寬大的薄棉袍子上面撫摩，一面帶笑地看龔德婉，她回報他一笑。李佩珠正坐在牀沿角上，手裏拿了一本書在和那個坐在牀邊椅子上的龔德嫻談話，這時候也抬起頭用她的晶瑩的眼睛去看吳仁民。

吳仁民被衆人這樣看，不免略微紅臉，但他過後就鎮靜了。他把眉頭一皺，馬上擺出一個憂鬱的面孔，用一種苦澀的聲音回答說：「戀愛是那般有閒階級的把戲，我是沒有福分來享受的。」他說話很像是故意來挖苦張小川，不過衆人還不覺得。只有周如水有點掃興。這句話簡直說到了他的心坎上，並不是挖苦他，卻是提醒他。

周如水把眉毛一皺，把頭往下一埋，他不答話，卻偷眼去看李佩珠。李佩珠正微笑地對吳仁民說：「吳先生的話說得很不錯。戀愛是那般少爺小姐們的特權。他們把戀愛看得很重要，因為他們再沒有別的事情做。」

吳仁民聽見這清脆的聲音覺得心裏要輕快許多，他便把眼光往她的臉上看，這一個少女的面孔並不避開他的眼光。他驚訝地想怎麼李佩珠變得這樣美麗了。他又驚訝地想她居然會有這樣的見解！

龔德婉在旁邊笑起來，她說：「佩珠，那麼你呢？你就不講戀愛嗎？」

李佩珠臉一紅，微微一笑，就翹起小嘴說：「我嗎？我是把事業看得更重要的，我不在愛情裏求陶醉，我要在事業上去找安慰，找力量。」

「好一個女革命家！」龔德婉第一個拍手笑起來。

李劍虹微笑地點了點頭說：「佩珠的這幾句話也很有道理。」

「我說佩珠將來一定會做女革命家的，」龔德嫻微笑地望着李佩珠說。

「那麼我們中國又多了一個妃格念爾了，」張小川略帶點譏諷地說，他常常聽見李佩珠稱讚妃格念爾，所以他有這句話。

周如水在旁邊陪着衆人笑，他的臉是一陣紅一陣白，他的笑大半是假的，他幾次動着嘴唇都沒有說出話。他想：完了！一切都完了！她不應該去做女革命家，她應該做他的柔順的體貼的妻子。他應該提醒她，使她明白這個責任。但是他怎樣提醒她呢？他慌忙中說了下面的一句話：「我覺得革命是男人的事情，女人只應該……」

張小川在旁邊預備着稱讚周如水的話，卻被李佩珠搶了說去，她甚至打斷了周如水的話頭，使他來不及說出女人究竟只應該做什麼。

「難道女人就只應該在家裏伺候丈夫嗎？」李佩珠這樣反駁道。她的臉上還籠罩着燦爛的笑容。熱情在她的心裏燃燒了。

周如水受窘似地口吃着，說不出話，衆人笑起來。

龔德婉覺得李佩珠有點挖苦她的意思，臉上起了淡紅的雲，就報復似地說：「佩珠，你不要強嘴！」

你將來免不掉也要伺候丈夫的。」

周如水覺得有人替他解了圍，就笑着讚一聲「好。」

張小川安靜地躺在沙發上，看了他的妻子一眼，滿意地微笑起來，好像自己是一個享受妻子的溫存的好榜樣。

李劍虹微笑着看着她們鬬嘴，心裏有輕微的快感。他很滿意他的女兒的說話。但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對於戀愛的事情不會感到濃厚的趣味。他只在旁邊冷眼看着，就像在看另一個世界裏的活動一般。

吳仁民坐在一個角落裏。現在衆人的目標是移到李佩珠的身上了，再沒有人注意他。他可以在旁邊安靜地思索。但他默默地看着李佩珠。自然他的看法並不是很顯露的，她不會覺得，即使她覺得別人也不會覺得。他並不是見一個女子就愛一個的人。他這樣看她，是因為他今天忽然對她起了好感，而且她今天顯得特別美麗。不過就在這時候他也不曾忘掉熊智君，他有時候甚至在李佩珠的臉上看見熊智君的面容。

李佩珠聽見龔德婉的話就抿着小嘴撲嗤笑起來：「婉，你說這句話，好像你已經有了很多的經驗。」

周如水第一個笑起來，衆人都笑了。龔德婉羞得臉通紅，很不好意思，因為李佩珠說的正是事實。雖然她和張小川戀愛不過幾個月功夫，她已經有了不少的這種經驗了。但是她依舊紅着臉分辨道：「佩珠，你不要說我，難道你就不講戀愛？」

「自然。現在我只想讀點書，做點事情。我根本就不懂得戀愛；姻，你說我的意思對不對？」李佩珠微笑地回答說，又把龔德婉看了一眼，要她也來說幾句話。

龔德婉帶笑地點點頭，但她又把她的姊姊看了一眼，就說：「我不便回答你，倘使我說你的意思對，我就會得罪我的姐姐。」

於是衆人都笑了。少女的清脆的笑聲是特別響亮。周如水在失望中聽見這笑聲，也感到安慰了。他想：多麼好聽的聲音呀！他的失望是李佩珠的話語帶給他的。她明白地說，她不講戀愛，她不懂戀愛。「我就不信。我說，倘使有一個男人整天追逐你，包圍你……」龔德婉起勁地說。

「就像小川先生那樣麼？」李佩珠忍着笑突然問道，就打岔了龔德婉的話。她的樣子頗鎮靜，卻禁不住要像害羞般地紅臉。

衆人又笑了。這一次張小川很不好意思，他笑得很笨拙。龔德婉更覺得難為情。周如水也紅了臉。「也許還要厲害，那個人甚至會跪倒在你的面前向你求愛，看你怎麼辦？看你答不答應他。」龔

德婉紅着臉繼續說下去。

「當然是拒絕，這又有什麼難處？」李佩珠忍住笑回答說。她完全不知道這回答對於周如水是一個怎樣的打擊。

「拒絕？你就說得這樣容易！倘使他對你說你不答應他，他就要去自殺，你又怎樣辦？」龔德婉用這話來逼她。

「這恐怕又是你的經驗罷，不過我想這一定是說來騙人的，誰肯爲着一個女人自殺？」李佩珠笑着分辯說，又使得衆人笑了，只有周如水的笑是苦笑。

「佩珠，你真聰明！」龔德婉紅着臉報復地稱讚說。「倘使他果真因了你自殺呢？你竟然這麼忍心。真是罪過！」

「婉，不要再和我開玩笑笑了。我想決不會有人因了我自殺的。即使萬一有那樣的人，也只怪他自己愚蠢，和我沒有一點關係。我當然沒有錯過。我可以一點不動心地讓他去自殺。」李佩珠坦白地說。龔德婉覺得再沒有話可以難住她了，就勉強說：「沒有錯過？你生得這樣逗人愛，這就是你的錯過！你看那般生得醜陋的女人，有誰去爲她自殺？」

「呸！我不再和你說！」李佩珠紅着臉吐出這一個字，就把頭埋下去故意翻看手裏的書。

周如水坐在吳仁民的身邊，他默默地想着一些可怕的事情，他的身子像發寒顫似地抖起來。他清清楚楚記得那一句話：「我當然沒有錯過。」他想：你沒有錯過？我就自殺在你的面前給你看！

周如水的這心情在這房間裏只有吳仁民一個人了解。而且吳仁民坐在他的旁邊也感到了他的身子的戰抖。吳仁民起初差不多把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李佩珠的臉上，直到她說出那一句話埋下頭以後，他才注意到別的事情。他的第一個思想是：周如水簡直是在睜起眼睛做夢，不會有一點希望。他有些可憐周如水。他的第二個思想是：假使我來進行，看能不能夠把她弄到手。他又看她一眼，她正埋着頭翻閱手裏的那本書，時而把眼睛往上面一瞥。那一瞥從額前的短髮下面露出來的晶瑩活潑的眼光！她比熊智君還要美麗，還要康健，還要可愛！這一個念頭就使得他的全身發起熱來，從臉上熱到身上。但是第三個思想又襲來了。他的眼前就現了熊智君的淒哀的面龐。他恍然大悟他已經有了熊智君，他已經答應把他的一切獻給熊智君；他不能再愛別的女子了。這樣一想他的心就逐漸平靜起來。在這時候他纔感到周如水的戰抖，漸漸地從周如水的拘攣着的瘦臉上他又體會到這一個被單戀所苦惱着的男子的心情，他很知道李佩珠的愛情對於周如是怎樣地可貴，他甚至不敢想有一天周如水知道自己的事情完全絕望以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如水，」他憐憫地在周如水的耳邊低低喚道，又輕輕用手去觸他。

周如水把臉掉過來，滿臉都是黑雲，眼睛裏射出來憂鬱的光。這使得吳仁民也有些害怕了。那眼光在問——什麼事情……？……？

吳仁民想，難道可以告訴他：「你對於李佩珠的戀愛完全絕望了，你去死罷……」嗎？他不能夠！他苦痛地把李佩珠看了一眼，又掉回眼睛來看周如水，同時用手輕輕在周如水的肩頭上拍了一下。周如水懂得他的意思，臉上起了一陣痛楚的拘攣，他差不多要哭出聲來，卻又被一陣笑聲打岔了。

原來在這兩人用眼睛談話的時候，張小川忽然拂了拂他的袍子，用半莊嚴的聲音說：「你們女人心太狠了，看見別人自殺也不肯救他，還說自己沒有錯過！幸好我不是那種沒有志氣的男子！」

龔德嫻先抿着嘴一笑接着就說：「小川先生，你不要這樣說。那一次我就看見你跪在姐姐的面前，姐姐躺在牀上，臉向着裏面，你對她說着什麼事情，我不留心走進來，就看見這情景。你慌忙裝着在地板上拾東西，我也假裝不知道。後來我看見你的眼角上還有淚珠。」

李佩珠第一個笑起來，後來連張小川夫婦也紅着臉笑了。

「嫻，你就在說謊！我們決沒有這樣的事情！」龔德婉帶羞地責備她的妹妹。

吳仁民也笑了。這時候高志元從外面走進房裏來。他未進屋就先噓了一口氣。然後他對每人做



了一個笑臉，又張開闊嘴問：「你們在笑什麼？笑得這樣起勁！」

「我們在談戀愛問題，」張小川笑着回答，他很高興，高志元來給他解了圍。

「提起戀愛問題就叫我頭痛，」高志元把眉頭一縐這樣說。龔德嫻移到牀沿上去和李佩珠坐在一起，把椅子讓給他。他把椅子略略向外拉，坐下了。

「亞丹呢？」李劍虹問。

「不曉得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他今天還要去幾個地方，」高志元粗聲回答。

「今晚一定動身嗎？」李佩珠接着問。「什麼時候上船？」

「我的行李都已經運到船上去了。人在十二點鐘以前上去就可以，明天早晨四點鐘才開船。我和亞丹約定今晚在船上見面。」

「亞丹會到這裏來罷，」李佩珠關心地問。

「不一定。我今天並不會聽見他說要來。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他還有許多事情，也許他今天不會來。」

「我想和他談幾句話，」李佩珠略帶點失望的聲音說。

「那麼你就向高先生說，託他轉達，不是一樣的嗎？」龔德婉帶笑地對李佩珠說。她說這話顯然

含了報復的意思，他以為李佩珠和方亞丹說的話一定是不可告人的祕密話。

「好。我本也想到說給高先生聽也是一樣的。高先生，我希望或者你或者亞丹到了E地後常常寫信給我，告訴我那裏的情形。最好希望你們能夠在那裏給我找到一個位置，我也想到那地方去做一點事情，一點有益的事情。」

「你真的要到那裏去？」高志元驚愕地張開大嘴，他搔着亂髮，用茫然的眼光看着吳仁民，好像在問一個女人的嘴裏怎麼會說出這樣勇敢的話？

吳仁民默默地點着頭，眼裏洩露出讚許的意思。

「佩珠，你真的要到E地去？那地方太苦了，你不能够去，像你這樣的女人是不能夠去的！」周如水差不多用了痛惜的聲音這樣叫起來。

李佩珠有些不懂得這意思，就用她的晶瑩的亮眼睛驚奇地看他，然後又熱烈地分辯說：「我為什麼不可以去呢？高先生他們都去的。男人和女人不都是人嗎？況且那裏一定也有不少的女人，她們可以在那裏生活，我當然也可以。我也想做一點有益的事情，我不願意做一個脆弱的女性……爹，你願意我到E地去，去做點事情嗎？」她很激動，最後就用哀求的眼光看她的父親。

「佩珠，」李劍虹感動地望着她的激動的臉，他善意地微笑了。他溫和地說話，他的聲音不再是

乾燥的了，這聲音被淚水潤溼着，但這並不是悲哀的淚，這就像露水一般把他的乾枯的心靈灌漑了。「只要你自己願意去，只要你下了決心要去，我當然也願意。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真摯的心，我相信你不是一個脆弱的女性，我相信你會做出一些有益的事情……你一定比我還會更有成績，還會更踏實……」他感動得說不出後面的話。他的聲音抖得很厲害。在這房間裏的人都沒有看見過他像這樣地感動的。衆人驚訝地望着他的略帶光輝的瘦臉。高志元和吳仁民兩個對於這個上了年紀的人有了另外一種感想，這感想使他們現在和他比較接近了。李佩珠就從牀沿上站起來，走到她的父親的身邊。她靠着他的身子站立着，低聲喚了幾次「爹」，一面溫和地撫摩他的手臂。她感動地喃喃說：「爹，只有你是了解我的，你是唯一了解我的人。」

看見這景象衆人都感動，而且有些高興。只有周如水一個人是愁苦的。他不敢看那父親和女兒。他埋下頭看着自己的胸膛，他暗暗對自己說：完了，一切的希望都斷絕了。他雖然在這房間裏，他的眼前卻是一片黑暗。在頭腦裏他的前途伸長出去，那前途也是一片黑暗。

喫飯的時候方亞丹果然沒有來，高志元後來就說他不會來了。所以大家並不再等他。

「你先前回家去過嗎？」在席上吳仁民坐在高志元的下邊，說話很方便，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低聲問高志元道。

「回去過」高志元短短地答了一句話，就回頭去喝酒。

「沒有人來找我嗎？」

「找你？沒有人！我在家裏不過耽擱了十多分鐘。」

「我想智君會來的。」

「喫酒罷，不要老是想著女人。你明天不可以去找她嗎？你陪我喫兩杯酒也好。」

吳仁民也不再問話了，就陪着高志元喝酒。他想前一些時候高志元還和他在一起分擔着他的苦惱，後來能智君來了，就把他和高志元分開了。於是在愛情裏度日，而高志元在祕密工作裏討生活。生活的差異使他們兩個中間發生了隔膜。現在高志元要去了，到E地做工作去了。他這樣想着，能够沒有留戀，不能够沒有歉意。他便想用酒來使自己沈醉。但他們並沒有喝到幾杯，酒就沒有了。李劍虹是不贊成喝酒的人，所以沒有預備許多酒，也不會使任何人喝醉。

喫完飯，大家幫忙收拾了桌子。李佩珠第一個發覺外面在落雨，不過雨點很小，所以衆人不覺得。高志元走到窗前把外面望了一陣，就自語地說：「幸好雨點不大，並不要緊，並且我們的行李已經早送到船上了……明天我就要離開這裏了……這裏的天空常常是很亮的，那一邊就像在起火。」

「你一時不會回來罷？」李劍虹走到他的旁邊溫和地問，這晚上的李劍虹比較平日略略有些不同了。

「倘使E.地的情形真如他們所說的那樣，我就會在那裏長久住下去。我常常夢想着一個那樣好的地方，我希望你們將來也去那裏看看……仁民。他們很希望你去。我想你要不是被女人的事情纏繞着，你一定會同我一道去的。但是假若你有一天會改變心腸想到E.地來的話，你給我拍一個電報來，我就會給你預備好一切……還有佩珠，你真肯來嗎？我想位置一定有的，工作一定有的，只要你下了決心，我們也會給你預備好一切。你好好地等着信息罷。」高志元說了這許多話。

「我們以後在信函裏商量罷。」這是吳仁民的回答。

「高先生，謝謝你。我已經決定了。那麼我就等着你的信息。」李佩珠帶笑地回答高志元，樣子頗高興，並沒有一點勉強。

接着李珠佩下去弄了開水上來給衆人泡了茶。大家隨便談了一些話，就覺得沒有話可說了。

「好，我們可以走了，等一會兒恐怕雨就會落大的。」張小川站起來說。

龔家兩姊妹也跟着站起來，穿上她們的大衣。「再玩一會兒罷。」李佩珠挽留說。

「不玩了，時候已經不早了。志元，再會罷，我不送你上船了。」張小川就伸出手給高志元。

「好，再會。」高志元握了他的手。「你坐車去嗎？外面雨漸漸落大了。」

「我們出去叫車，那不要緊。」張小川回答說。

龔家姊妹也和衆人告辭了，於是三個人走出去。李佩珠把他們送下了樓。

半點鐘以後高志元也要走了。李劍虹父女本來說要送他上船，他拒絕了。他說：「外面雨很大，用不着許多人去，只要仁民一個人陪我去就够了。」他的話沒有錯，這時候外面果然落着大雨。

高志元別了李劍虹父女，又別了周如水，就和吳仁民走出去，他們把他送到後門口，李佩珠還細心地囑咐他不要忘記寫信告訴她E地的情形，不要忘記給她留心找工作。

高志元毫不遲疑地答應了，和吳仁民兩個冒雨跑出弄堂門口。沒有黃包車，他們又只得冒雨去搭電車。

這時候李劍虹他們回到樓上去，周如水走在最後。他帶着莊嚴的面孔低聲在李佩珠的耳邊說：「佩珠，我要和你說幾句話。」

李佩珠看了他一眼就抱他讓進她的房間裏。兩個人坐在一張方桌的兩邊。她注意地等着他發言。她想他一定有什麼重要消息要告訴她。

「你真的預備到E地去嗎？」這是他的第一句問話。

「當然是真的。我決不會和別人開玩笑，」她熱烈地，堅決地回答，她想他也許是執心着她沒有勇氣到那裏去。

他看見她的表情，知道事情已經沒有希望了。但他還鼓起勇氣用戰抖的聲音發出第二句問話：

「佩珠，你今天說的關於——關於戀愛的話都是真心說出來的嗎？」

他看見她疑惑地望着他，好像不懂得他的意思，便繼續說：

「你說過倘使真有人跪着向你求愛，甚至拿自殺的話來要挾你，你也會拒絕他，毫不動心地讓他去自殺。這也是你的真正的主張嗎？你真有這樣想法嗎？」

她把兩隻晶瑩的眼睛驚訝地凝視着他的臉，表示不明白他爲甚麼要問她這些話。然後她就移開眼睛，平淡地回答說：「我的話當然是真的。我不需要愛情，我不愛他，他去自殺，當然和我沒有一點關係。我不負一點責任。」

他又說，聲音抖得更厲害：「我舉一個例，就譬如如果真有一個人因了這緣故要去自殺，你就一點也不憐憫他嗎？你就不肯答應他，免得他去死嗎？」

「倘使果真有那種人，那麼他真太愚蠢了，太無聊了！」

「但是假若你真遇着一個那樣的男人呢？你就一點也不愛他嗎？」

「周先生，你爲什麼老是拿這些話來問我？你難道願意我去做一個伺候丈夫的女子嗎？你難道希望我去嫁給一個愚蠢的男人嗎？」她先帶笑地問他，後來看見他受窘的樣子，就改變了語調解釋說：「我現在渴望的是做一點有益的事情，不是去求男性的愛情。龔家姊妹笑我想做女革命家，我只恐怕我不配……周先生，你生病嗎？臉色怎麼這樣難看……是的，我現在記起了，你今天說話說得很少，你果然生病嗎？」她最後這樣關心地問他。

「我沒有什麼，不過心裏有些不舒服，」他微笑地低聲分辯說，這是慘笑。「現在已經好了。」說着他就站起來，把他的微弱的眼光留戀地在她的美麗的面孔上盤旋了一下：「我去了。」

「你在這裏多坐一會兒不好嗎？外面雨落得很大呢！」她誠懇地挽留他。「你在爹的牀上躺躺也好。」

「不，謝謝你。我一定要去了。我可以叫黃包車，」他無精打彩地說，樣子很疲倦，卻勉強支持着往外面走。

「你就不要去罷，看你的樣子很疲倦。」她跟着他走，還在後面繼續說着挽留他的話。

「不要緊的，我回家去休息一會兒就好了。你不必下來。」他用一種略有一點悽慘的聲音說了



上面的話，就走上樓去，並不到李劍虹的房間裏去告辭。

李佩珠站在樓梯旁邊望着他走下樓去。她想這個人今天舉動很奇怪，說話也奇怪，不曉得究竟有什麼事情纏住了他。她回到房裏還不覺要去想他，她想起了他的過去的事情，她有點同情他，又有點爲他耽心。但過了一會她就被父親喚到前樓去，她和父親談起到E地去的事情，她很高興，她把周如水完全忘掉了。

## 十三

周如水從李佩珠那裏出來，心裏痛得很厲害，頭腦裏好像刻印了幾個字：「愚蠢的男人。」

他走出衙堂門口，大的雨點打在他的頭上和臉上。他並不防護牠們，他只是慢慢地走着。沒有黃包車，沒有行人，一部電車在朦朧中冒着雨走過了。一陣光亮在他的眼前閃耀，過後一切都黑暗了。雨點蒙住了他的眼睛。

到什麼地方去呢？他覺得誰在問他，但是他的身邊並沒有人。總之，他對於這問話是找不出回答來了。

回家去這個「家」字使他的心更發痛。一間冷靜的亭子間，一堆童話的書籍，幾張女人的照片，這些女人都是他愛過的，卻被他的怯懦和猶豫把她們失掉了，都留了創痕在他的心上。他的心上已經被這些創痕蓋滿了，如今又加上一個更大的創痕。所以他的心痛得更厲害。

他回到那裏去做什麼呢？那個只有使他心痛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他回到那地方，看見那些女人的照片，就記起了他一生的被剝奪去了的幸福，就記起了他一生所犯的錯過。是的，有許多次幸福就在他的眼前閃耀，他一舉手就可以把牠抓到，但他卻自己往後面退避，讓別人把幸福給他拿走了。他的幸福並不是被人剝奪去了的，卻是被他自己斷送的。他活着只是繼續拿他的怯懦和猶豫來摧毀他自己的幸福。他並不苛責自己，他的家裏分明地存留着許多這類的證據。他已經被這些證據折磨了這許多年了。

他不要回到那裏去！他不要再再看那些照片，他不要再被那些悲痛的回憶來折磨這一晚他的心上已經蓋了那一個大的新傷，不能夠再忍受別的零碎的打擊了。

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呢？再回到她家裏去嗎？她本也會留過他在她那裏多坐一會，他爲什麼固執着要走出來呢？……「愚蠢的男人！」這五個字不是分明地責罵着他嗎？她不是很明顯地說過她不需要他的愛情，即使他爲了她自殺！她也絲毫不動心嗎？……那麼她就完全不愛他！是的，她甚至會

鄙夷他，即使現在不，將來也會鄙夷他……她不相信他會自殺！她明明知道他會為她自殺，她卻說她不相信，她這樣看不起他！他真可憐呀！他愛一個女人，卻不敢讓她知道他的愛情，卻表現出種種怯懦猶豫的樣子使她看不起他。她不相信他會自殺。他就自殺給她看！

自殺！這就像一股電光！朋友們都譏笑他，說他沒有勇氣自殺。他們都說他一生不曾做過一件痛快的事情。是的，他果然不曾做過一件痛快的事情。現在他應該做了……朋友們，那都是和他沒有關係的人！他們都不關心他的。在全個世界上就沒有有一個愛他、關心他的人！在從前他還可以拿母親來做擋箭牌，他還可以拿良心的慰安來寬慰自己，說是為母親而生活，可是如今他的母親又死了。在全個世界上他是孤零零的，和一切的人都沒有關係，伴着他的只有那些悲痛的回憶。那回憶永遠伴着他，為的是來永遠折磨他。但是他現在要把牠們埋葬了，永遠地埋葬了。

雨點不住地打擊着他的頭，他的臉，他的手，他的身子。他跟踉地走着，有好幾次幾乎滑倒在濕地上。他的全身衣服已經濕透了，雨點就像打到了他的心上。他的心痛增加了。

死，自殺，這是毫無疑惑的了，因為活着只使他受更大的苦，更大的折磨……但是無名的生，無名的死，沒有人愛他，沒有人哭他……這是多麼傷心的事情……他永遠是一個怯懦的人，猶豫的人，愚蠢的人……

他的眼淚暢快地淌了出來。淚珠和雨點混在一起把他的眼睛潤濕了。

他低低地喚着一個女人的名字。

第二天的晚報上在一個不被人注意的地方載出了一段小消息。標題是用三號字排的：

「××江畔書生輕生」

第三天的晨報上也載有這消息，卻換了一個標題是：

「無名青年投江自殺」

這個消息並不會被周如水的朋友們注意到。

#### 十四

吳仁民送別了高志元和方亞丹回家來，時候已經很遲了，雨還落得很大。電車上就只有他一個人，很冷靜，很單調，他覺得是在做夢。他想起剛纔在船上別了的四個朋友，他的心因留戀而痛楚了。是的，四個人除了高志元、方亞丹外，還有兩個青年朋友，他們如今是到那活動的，充滿了生命的E地去了，他本來也要去的，可是因了女人的關係依舊留在這沙漠一般的都市裏。這都市這時候在他的眼

睛前顯得是地獄一般地黑暗了。那幾個朋友就像黑暗的都市裏的幾點星光。如今星子隕落了。他想着那過去的一切，他不能夠沒有留戀。

先前在船上送別的一幕又在黑暗中顯現了。那熱烈的期望，那誠懇的握手，那誠懇的祝福，那同志的信託！

「我們在E地等着你，希望你能脫出女人的羈絆到那裏來，」高志元熱烈地說。

「其實留在這裏也可以做些事情，只要你能夠拿出勇氣來打破女人的難關。我相信我們下次見面一定不會在這種慘淡的情形裏，大家看着罷，」方亞丹很有把握地說。「還有一件事，我們團體裏還有一些朋友留在這裏，他們都是很勇敢的同志，他們也很相信你，希望你時常和他們往來。他們有什麼事情要找你，也望你盡力給他們幫忙。蔡維新和工會那裏你也應該常常去。總之，不要把時間完全浪費在女人的身上。愛情的陶醉是不會長久的。」

愛情的陶醉是不會長久的。這是一句何等可怕的話。但是現在他對於愛情已經開始有些疑惑了。這許多天來他爲愛情差不多熬盡了心血，而結果卻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是陷在一個困難的情形中了。一兩百塊錢沒有借到手，玉雯又拚命來和他糾纏。總之這許多瑣碎的事情就把他的頭腦纏昏了。他完全把他的思想浪費在這些瑣碎的事情上面，當他的朋友們（甚至李佩珠也預備着）

都爲理想苦苦地奮鬥的時候。他真該慚愧呀！

然而最後終於是熊智君佔勝利了。她的淒哀的面龐蓋滿了他的全個腦子。他想：他必須和她開始那同居的生活，他不應該拋棄她，她決不會妨害他的行動，他以後還可以爲理想努力，而且加倍地努力，她還可以幫助他……

他下了電車，街上非常清靜，沒有一個行人，沒有黃包車，雨點暢快地洗滌着馬路，於是又洗滌他的頭髮，他的臉，他的衣服，他用一隻手遮着前額，就拚命向前跑。眼睛裏看見的不是街道，卻是一個美麗的面孔，熊智君的淒哀的面孔。

回到家裏，脫了濕衣，他並不覺得寂寞，他的心是暖熱的，因爲有她的面龐還在旁邊伴着他。這面龐陪伴了他一夜。這其間他也看見另一個女人的面孔，那是玉雯的，他有些憐憫她，他甚至祝福她會和她的丈夫和好起來，他並不覺得這種想法是有些卑劣的。

## 十五

早晨吳仁民躺在牀上不想起來，心裏很不好受，他想大概是生病了，就躺着等熊智君來看他，到了十二點鐘的光景，樓梯上忽然起了急促的高跟鞋的聲音，熊智君慌張地推開門進來，她的臉色很

蒼白，眼睛恐怖地大大睜着，叫了一聲「先生」，就說不出第二句話。她喘息地跑到牀前，半晌纔掙出了一句：「張太太死了！」

「她死了？這麼快？」他吃驚地推開被褥坐起來。

「她服毒自殺的……剛剛死在醫院裏。」

「自殺？你說她自殺？她爲什麼要自殺？」他驚惶地緊握着她的手腕問道。

「你一定知道那原因，她有一封信給你！」她恐怖地，痛惜地，疑惑地看着他。

「她有信給我？在什麼地方？」他苦痛地，急切地問道。

「在她的丈夫的手裏。那信被她的丈夫拿去了。」

「她的丈夫來了？怎麼知道有那封信？」

「是她的丈夫拿給我看的，但我只看見信封。她的丈夫說他本來告訴過她要搭昨晚的夜車來

的。……第一個發覺她服毒的是她的丈夫……那時她還沒有死……他馬上就把她送到醫院……

打了幾針……她吐了一些黑水……她差不多呻吟了一個鐘頭……神志也不很清楚……她看見

我就當作是你，叫喚了幾聲你的名字……後來她就慢慢兒死下去了。」她的臉上被恐怖的表情籠罩着，她說話的時候好像那幕慘劇還在她的眼前似的。忽然她猛省似地用顫抖的聲音說：「先生，你

應該躲避一下，她的丈夫很恨你，說她是被你害死的，他又知道你是個激烈的革命黨，還說你是她從前的情人，他要叫官廳逮捕你。你快點離開這裏，馬上就搬個地方。他知道你這裏的地址。」她的話語後來就變爲懇切的哀求了。

「智君，不要緊的！他不敢把我怎樣。他沒有權力來逮捕我，況且他又沒有捏着一點憑據！我不怕他！」他用溫和的口吻安慰熊智君，可是他心裏激動得很厲害。他沒有恐怖，卻有憤怒。

「她的信呢？她信上說些什麼話？我應該知道！」他倒在牀上，沈默了半晌，忽然用渴望的、悲痛的聲音說。

「先生，你不要這樣粗心。他們那般人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你趕快就起來，讓我給你收拾行李。」她哀求他，一面用手去拖他。但他不肯起來。

「先生，你縱然不肯爲你自己打算，你也該爲我的幸福着想，你想我失掉你，怎麼還能夠生活下去！對於我，你的安全比我的一切都寶貴。你就暫時躲避一下罷。」她把身子伏在他的身上，她的身子微微抖着，她的眼睛已經被淚水潤濕了。

「智君，你不要就像女孩似地受人欺騙。那個人故意說這種話來恐嚇你。」他說着就拿起她的右手放在嘴邊吻着。「我是不怕的。我不會有一點危險，你不要替我就心。真正有危險時，我自然會躲



避，現在是不要緊的。我很疲倦，我還要躺一會兒。你就安靜地坐在這裏罷，讓我慢慢兒告訴你我和張

太太的關係……」

「你真的沒有一點危險麼？他真的不會害你麼？」她疑惑地，關心地问道，她把臉挨近他的臉，她的淚珠從眼睛裏掉下來。

「不會的，你不要怕。」他對她做了一個淒涼的微笑，就捧着她的臉狂吻起來。

熊智君所說的張太太的遺書已經被她的丈夫燬掉了，除了那人外再沒有第二個人看見。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仁民——我愛過你，但我並不是爲你自殺的呀！我自殺因爲我不想活。我覺得活着真沒有意味。我起初還以爲你是我理想中的男子，本來你是和一般人不同的，你比他們要好一點。但是我如今才知道在男女關係這方面，你還是不比別人高明！至於其餘的人就完全和我的丈夫一樣了。世間沒有一個我理想中的男子，我把愛情給誰呢？所以我要死了。我的丈夫，這蠢驢，他完全不會得過我的愛情。他不過當初把我騙到了手。至於你呢，你這可愛的蠢人，你永不懂得愛情，你

也永不會得着我的愛情。我現在要死了。自己割斷自己的生命，我究竟是個勇敢的女子！藥水的顏色倒是很鮮豔的，我服了牠，牠會把我帶到另一個世界。從此誰也不配來佔有了我。

玉雯。×月×日

可惜吳仁民是沒有機會讀到這信了。

## 十六

張太太死後半個月的光景，吳仁民帶了蒼白色的面孔去訪問李劍虹。

他和李劍虹坐在書桌的鄰近的兩邊。他拿出了一封信給李劍虹看，信是短短的，細小的字跡佈滿了一頁信箋。

「先生——我現在跟她的丈夫去了。我答應嫁給他，因為要救你，而且免得他以後再想法害你。他這個人什麼事情都做得出！爲了使你安全，我犧牲這身子，我也沒有什麼遺憾。況且我知道

我是活不長久的，我和他在一起至多也不過半年！這幾天我又在吐血了，心口也時常痛，不過我不會讓他知道。我現在不會再流淚，也許我的眼睛已經乾枯了。先生，我去了。想起你待我的恩情，就好像做了一場夢。只有夢景才是美麗的呵！只有夢景才是值得人的留戀的呵！

先生，我去了。不要再記念我了，也不要為我的命運悲傷。我是值不得人憐惜的。我想，我去了，免得拿我的垂死的身子來累你，這也是很好的事情。

不要找尋我了。我希望你在事業上努力，從那裏你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這種安慰才是真正  
的安慰呵！

我祝福你，我到死都會記念着你。

你的永愛的智君 ×月×日

他等李劍虹讀完了信，又把信遞給坐在靠背椅上面的李佩珠。他一面用悲苦的聲音把過去的事跡毫不遺漏地敘述出來。說到後面他的眼淚也就掉了下來。他並不揩拭牠們，只嘆息了幾聲。最後他悲憤地用下面的話結束他的故事道：

「這個人，他兩次把我的愛人奪去了！」

他捏緊拳頭，眼睛裏射出強烈的憎恨的光，牙齒用力咬嘴唇。

李劍虹沈默着，李佩珠也沈默着，她還在埋頭讀那封信。一種沈悶的空氣窒息着他們。

「我一定要到C地去找他，和他拚一個死活！」吳仁民煩躁地說，復仇的念頭咬着他的頭腦和他的心。

「可憐這一個好女子，又多了一個現社會制度的犧牲者了！」李劍虹嘆息地說。他的面容是很嚴肅的，使別人看不明白這時候他心裏究竟在想些什麼。

「我不能夠！我寧願讓自己粉身碎骨，不肯讓他得意地活着。我不能夠讓她就嫁給他做妻子！」  
吳仁民漲紅着臉大聲說，像在和誰爭論。

「仁民，我覺得你沒有理由再去找尋她，」李劍虹用明朗的聲音說，樣子很莊嚴，就像在開始一篇演說。「我們誰都沒有權利隨意毀掉這個身子。我們應該留着牠來對付那真正的敵人。那是制度，不是個人。我們的仇敵是制度。那人只是你的情敵。你沒有權利爲愛情犧牲性命，許多朋友都期望着你。我也許誤解過你，但我現在很願意了解你，這情形只有佩珠才知道。」他掉過頭把李佩珠看了一眼，便又繼續說下去：「只有她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她知道我的弱點，也知道我的——好處。我也許是個書獃子，我也許犯了許多過失，不過你們有時也誤解了我。譬如你們攻擊我不該庇護小川，其

實我也知道小川現在改變了，但我還希望他有一天能夠恢復從前的樣子。你們攻擊我的話，我也知道一些，自然你們也有理由，只恨我不曾做出一件事情來解釋你們的疑惑。我是一個知道改悔的人。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夠把真面目顯露給你們看，我也希望你留着這身子來做日後的我的一個裁判者……總之，我希望你忘掉熊智君，這也許對你是一個大的打擊，但你應該像一個強硬漢子那樣把牠忍受下去。你一定知道愛情只是生活裏的一個小點綴，我們沒有權利來享受牠。做一個革命者，一生是得不到個人的幸福的……你還應該記着她的最後幾句話，那纔是她對你的真正的期望。」

吳仁民埋下頭，不作聲，他的心痛楚着，眼裏淌了淚，各種思想在他的腦裏戰鬥。一個淒涼的面孔似乎從雲裏現出來。

李佩珠站起來把信遞還給他。她溫和地、感動地對他說：「爹的話是對的，吳先生，你應該相信他。你也用不着傷心了。她去得很好。她叫你不要找尋她，這是很合理的。她的最後的話說得很不錯：事業上的安慰纔是真正的安慰。吳先生，我希望你在事業上努力，我想你一定不會使她失望的。」她微笑了。這笑容裏面充滿了善意。

吳仁民聽見這幾句話就抬起頭看她。他驚奇地發見她的眼角嵌得有淚珠。她因了同情他的不幸的遭遇而哭了！他突然有了一種異樣的感覺。他感動得半晌說不出話。後來他感激地說道：「是的，

你們說得不錯。我也知道應該鼓起勇氣做出一點事情，纔免得辜負她這一番好意。」這聲音有些像嘆息。但是他還禁不住要想：「我怎麼能夠就把她忘記呢？」

李劍虹接着又說了一些鼓舞他的話，李佩珠也說了些。在這時候這些話很容易進他的耳朵，尤其是李佩珠的話。

晚上吳仁民在家裏。書桌上放着熊智君的最後一封信和她的照片。外面落着大雨。

他不能睡覺。房裏變得太冷了。他的頭痛得太厲害。寂寞壓迫着他，那寂寞，那難堪的心的寂寞！他需要的是暖熱，是活動。他不要死亡。

「智君，」他不能自主地用那交織着愛情和痛苦的聲音呼喚起來，一聲，兩聲，三聲……沒有一點回應。她顯然是去遠了，而且永遠地去了。於是在他的眼前出現了她的淒哀的面孔，那上面綴滿了淚珠。他這時彷彿看見她怎樣苦痛地和那個官僚在一起過活，他又彷彿看見她靜靜地躺在棺材裏，臉上嘴唇上滿是血跡。於是這又變成了玉雯的面孔，依舊臉上嘴上滿是血跡。他的心突然感到一陣劇烈的痛楚。他半昏迷地把兩手蒙住了臉，坐倒在沙發上面。

後來他把手放下來，好像從一個長夢裏醒過來一般。房裏是一片黑暗，電燈已經被二房東關了。

外面還落着大雨。

他拭了拭眼睛，噓了一口長氣，無力地站起來，摸索到窗前，打開一扇窗戶，把頭伸到外面去讓雨點飄打在他的頭上、臉上，他的頭腦漸漸地清醒了。

街堂裏是很靜寂的，沒有蟲在叫，只有雨滴在石板上的聲音，非常清楚，就像滴在他的心上，洗滌他的心。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他看不清楚對面的花園。這時候在他的記憶裏那花園已經不復存在了。他的眼睛開始模糊起來。雨滴還在他的臉上流着。他並不把頭縮回去，卻把兩手緊抓着窗台，好像害怕跌倒一般。

雨漸漸地變小了，一個女人的面孔披開雨絲現出了，接着又是一個，還有第三個。但這些又都消滅了。他的眼前第二次出現了那一根長的鞭子，那是一連串的受苦的面孔做成的，他第一次看見牠是在前一個月裏他在兩個女人的包圍中演着愛情的悲喜劇的時候。如今這鞭子卻顯得比那一次更結實，更有力量了。

這是他不能夠否認的：這個黑暗的世界裏的確潛伏着一個如此巨大的力量。這根鞭子決不是一個假象。痛苦把那無數的人團結起來，使他們把自己鍊成一根鞭子，這鞭子將來有一天會打在整個的舊社會制度上面把牠打得粉碎，這是可能的，而且在現今他更覺得是必需的了。他應該起來做

一個舞動這鞭子的人。

「打呀！一個激情鼓舞着他。他拂了拂額上的雨珠，用憎恨的眼光四處看，看那個沈睡的都市。他把他的全部憎恨都集中在牠上面，好像他所經歷的一切苦痛和不義都是牠所給與他的。沈睡的都市，不，半醒的，他知道就在這時候還有一部分人在作樂，另一部分人在受苦。

「打呀！」他把手死命地抓住那窗台，他覺得他已經把鞭子握在手裏了，不能夠放鬆牠。他應該把牠揮動起來，先向着這個大都市打下去。

於是在他的想像中這個大都市的面孔被打了他看得清清楚楚。一根長的鞭子打下去，黑暗中現了一道光亮，接着是一陣迷眼睛的煙霧，煙霧散了，那一片黑暗的景象沒有了，黑暗裏的建築也都消滅了。眼前是一片海洋般顏色的藍空，那裏面漸漸現出了兩個女性的美麗的面孔，對着他悲苦地微笑。他很清楚地認識她們，他的手不覺有些戰抖起來。但就在這時候那一根結實的鞭子從上面打下來，打在這兩個面孔上，面孔碎了，馬上成了兩塊肉餅。

他的心劇烈地痛楚着，他不能自主地發出一聲呻吟。他這一次並不把臉蒙着。他分明地知道那兩個面孔已經碎了，而且是他親手下的鞭子。現在已經是無法挽救了。

「打呀！」激情繼續在鼓動他。他彷彿覺得他把全個黑暗的社會都打碎了。於是……他注意地



看着遠處，他不曾看見黑暗。他只看見一片藍空。藍空中漸次湧現了許多臉，許多笑臉，那些臉全是他所不認識的，牠們完全沒有一點痛苦的痕跡。在那些臉上只有快樂。牠們表現着另一個未來的幸福時代，也許就是他所說的黎明的將來。

這幻象很使他感動，他彷彿就得着了他所追求的東西，他突然被一陣感情佔有了。他伸出兩隻手向那遠處，好像要去擁抱那幻象。這時候他嘴裏禱告般地喃喃說了幾句話。話語是不成句的，意思是以後甘願犧牲掉一切個人的享受去追求那黎明的將來。他不再要求什麼愛情的陶醉，把時間白白浪費在愛情的悲喜劇裏面了。

第二天早晨他立在窗前，雨後的陽光照着他的上半身，看見這燦爛的陽光，他感到一身的輕快和暖熱，他自由地抖動他的身子，好像要摔去這許多天來的肩上的愛情的重壓似的。

「我現在是完全自由了。愛情本來是有閒階級玩的把戲，我沒有權利來享受牠。只怪這些日子裏我被愛情迷了眼睛，白白給自己招尋了許多苦惱，」他寬慰似地噓了一口長氣，這樣地自語道。

他把頭埋下去，往術堂裏看。地面上是濕的，雨跡還沒有被太陽完全晒乾。看見這個他就不禁要想到昨夜的事情。他沒有一點疑惑。他覺得這幾個月來的苦惱都被昨夜的大雨洗去了。